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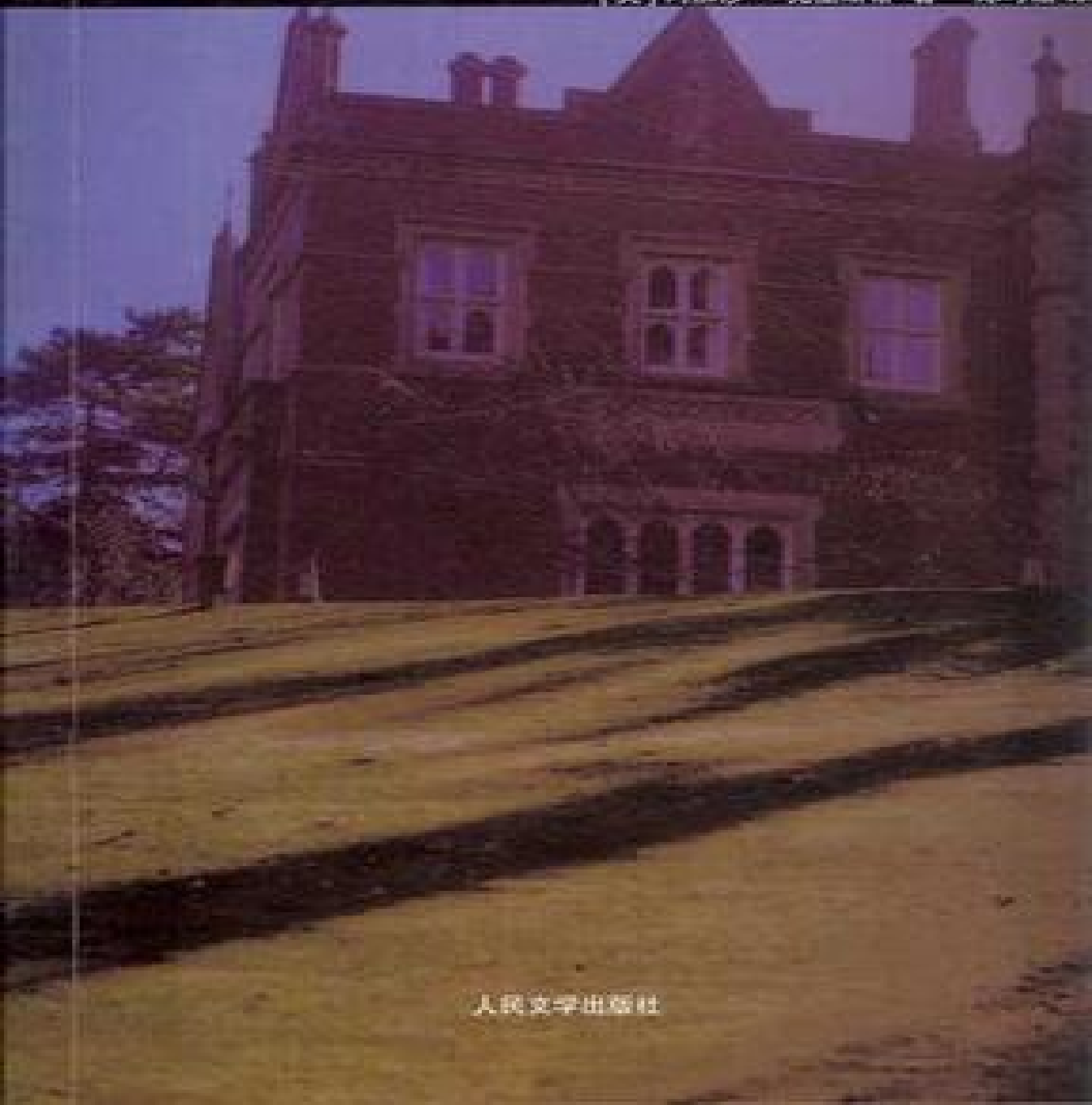
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
侦探推理系列

Endless Night

无尽长夜

[英] 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 陈巧晴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第一章

“终了也就是开始”……这句话我常常听见人家说。听起来挺不错的——但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？

假如有这么一处地方，一个人可以用手指头指下去说道：“那天一切一切都是打从这开始的吗？就在这么个时候，这么个地点，有了这么回事吗？”

或许，我的遭遇开始时，在“乔治与孽龙”公司的墙上，见到了那份贴着的出售海报，说要拍卖高贵邸宅“古堡”，列出了面积多少公顷、多少平方米的细目，还有“古堡”极其理想的图片，或许正是它在极盛时拍照的吧，再怎么总说在八十到一百年以前了。

当时我并没有半点事情，只在京斯顿区的大街上溜达，这处地方并不出名，只是为了消磨时间，一下就看到那份海报了。为什么看见了？命运的下作手段吗？还是伸出了招财进宝的手？你可以随便从哪一方面看。

或许，你也可以这么说吧。这码子事的开始，是遇到桑托尼，同他那天而引起的。现在我闭上眼睛，都见得到他红通通的一张脸，好亮晃晃的一双眼睛，那只结结实实却又精精致致手儿的动作，画出了那幢巨邸的平面图和正面图来》。这是一幢很独具一格、漂漂亮亮的邸宅，会成为我们神仙境界的住宅！

我好生想真美幢房屋啊，一幢精致美丽的的邸宅，从来都不敢指望过一幢这样的住宅，当时就在生命中灿烂盛开了。那是我们共同有的一个快乐幻想，桑托尼会替我们盖好——如果他的命还活的久一点的话……

那是一幢我梦寐以求的住宅，我会和自己热爱的女孩同住那就象傻兮兮的童话故事中的邸宅，我们会住在一起“从此以后就快快乐乐地生活着”。这完完全全是异想天开，是胡思乱想，但却说明我内心渴望的汹涌念头——渴望一些我从来不可能有的东西。

或者，假使这是个爱情故事的话——这却真是爱情故事，我可以发誓——那为什么不从那里说起呢？在吉卜赛庄那些黑森森的枞树下，我一眼望见站在那里的爱丽。

吉卜赛庄吗？不错，或许最好从那里开始说起吧，就在我转身离开那块出售牌时，打了个小小的冷颤，因为一片黑云遮住了太阳，真是太不留心得到了家，竟向一个当地人问了个问题，那个人就在附近修剪树篱，东一剪西一剪的样子。

“这幢邸宅是什么‘古堡’，像是吗？”

那老头侧眼瞟着我，现在依然看得见他那副尊容，他说道：

“俺们这里的人，可不那么叫，那是种什么叫法？”他不满意地嗤之以鼻：“打从有人住那里面，管它叫‘古堡’，到现在可有好多年了。”他又嗤嗤鼻子。

我就问他了，你称它什么呢，他那张满是皱纹的老脸上眼珠子又转开去，乡下人就是用这种古怪办法，不直接同你答腔，就象望着你后面，或者望着一个角落里，很象是他们见到了些你见不到的东西似的，他说了：

“在这儿吗？管他叫‘吉卜赛庄’。”

“为什么这么称呼呀？”我问道。

“传说下来的吧，俺不太清楚；有的说是这，有的说是那。”然后他又说了：“反正，就是出祸事的地方吧。”

“车祸吗？”

“一应的祸事俱全，这年头多的是车祸了；看得到吗？那角落上可是处阴险地方。”

“唔，”我说道：“如果那是处阴险的急弯，无怪乎会发生车祸了。”

“镇公所那里竖了块危险牌，可是没有啥用处，没有用，还是照样有车祸。”

“为什么是‘吉卜赛’呀？”我问他。

他一双眼睛又溜到我身外，回答也是含含糊糊。

“这是那个传说嘛，他们说，这儿曾经是吉卜赛人的土地，他们给撵走了，就在这念了毒咒。”

我哈哈笑了起来。

“哼，”他说道：“你还能笑吗，有好多地方确实挨过毒咒，你们这些城里精明强干的大官人，对这些一点也不知道。但的确有些地方挨过咒，而这处地方真有咒语，石矿场里运石头盖房子的人就死掉了，老裘德有天晚上从那边边儿上摔下来，脖子折断了。”

“喝醉了吧？”我提醒提醒。

“也许，他喜欢往下跳，就跳了，可是好多醉鬼也跌下来——跌得险——他们却没什么大不了的伤，可是裘德，却把脖子折断了，就在那儿，”他手指着满是松树的山冈上：“就在吉卜赛庄里。”

对了，我想这件事就是如此开始的了，只不过当时我并不太在意，只是凑巧还记得。仅至于此了吧，我想——那也就是，我想得很周到——在我内心里有了点底。自己也说不上是事前还是事后，我问过那里还有没有吉卜赛人，他说现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很多了，警方一直撵他们走；我问道：

“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吉卜赛人呀？”

“他们是一伙偷鸡摸狗的，”他说的很不以为然，然后更仔细点盯着我：“没准儿你也有吉卜赛人的血统吧？”他绕着弯说话，凶狠地望着我。

我说知道自己并没有呀，不错，的确我的长相有点象吉卜赛人，或许就因为这个，使我对“吉卜赛庄”这个名称有兴趣吧。我站在那里，含笑背向着他，心中想到我们的对话有点意思，或许我有点吉卜赛人的血统吧？

吉卜赛庄，我走上那条弯弯曲曲的公路，出了村庄，又盘旋着经过那片黑压压的树林，终于到了山冈顶上，可以见到大海和船舶，景色真美极了。我现在想，就象人人真正在想很多事情一样：“如果吉卜赛庄是我的，不知道事情会怎么样？”——就象这一类的想法，这只不过是一种荒唐想法罢了。到我再经过剪树篱的那里，他说道：

“如果你要找吉卜赛人，有位黎老太太在。当然啦，少校给了她一户农舍住。”

“少校是谁呀？”我问道。

他说话的声音像大吃一惊，“费少校呀，当然。”看起来我竟那么问他，使他很狼狈。我揣测着这位费少校是当地一霸，黎老太太是

他什么亲戚，我想，才这么供养她。似乎费家好几辈子都住在这里，多多少少，还管理这个地方吧。

我向这位老哥道了再见，转身走开。他说道：

“她住的地方就是这条街尽头最后一片农舍，或许你会看见她在屋子外面。不喜欢在屋子里面嘛，她们这些吉卜赛人不喜欢。”

所以我就走了，在路上晃晃荡荡的，一面吹口哨，一面想看看吉卜赛庄，以至于我几乎忘记刚才告诉我的话了。这时我看见一位高高大大黑头发的老太太，隔着一道花园树篱望着我，我一下就知道这是黎老太太了，便站定了和他说话。

“我听说了，你能把上面吉卜赛庄的一切事告诉我听呢。”我说道。

“哈，原来如此，你要是买了就更是傻瓜了。”

“谁可能买下来呢？”

“有个建筑商人盯着要买，不只一个呢，会卖的便宜，你等着瞧吧。”

“为什么会卖得便宜呢？”我好奇地问道：“这是处好地方嘛。”

她对这句话没有回答。

“假如一个建筑商便宜买了下来，他会怎么办？”

她自个儿笑起来了，是那种心怀恶意、并不愉快的哈哈。

“当然，推平那幢又破又腐的邸宅重盖呀，盖二十户——或许三十户吧——统统挨了毒咒的住宅。”

我故意不用她这句话的后半段，我说话了，自己来不及就说了出来。

“那真可惜了，太可惜了。”

“哈，你用不着担心，他们也不会有什么乐子，那些买房子的，那些砖砌墙上泥灰都不会有。到时候楼梯脚上会打滑，装的材料一手车一手车会撞碎，屋盯上石板往下掉，准保打个正着。还有那些树，也会的，突如其来的狂风，也许就哗哗啦啦倒将下来。哈，你等着瞧吧，没半个人会在吉卜赛庄有什么好处，他们最好就是别打扰那里，

你等着看，等着瞧吧。”她起劲点着头，然后细声细气自言自语：

“在吉卜赛庄瞎搅和的，没有一个人行时走运，以前也从来没有过。”我哈哈笑了，她厉声说道：

“不要笑小伙子，在我看来，你就要在这几天笑自己的嘴巴笑错方向了。在那里从来没有过好福气，宅里也好，地里也好。”

“宅子里又出了什么事啦？”我问道：“为什么它空空如也了这么久？为什么就让它垮塌下来？”

“最后住在那里面的人死了，死得一个不留了呢。”

“他们怎么死的？”我觉得好奇，便盯着问。

“最好就不要再说什么子事了，但是以后就没有人要来主在那里，就让那房屋发霉变烂，现在已经忘记了，最好以后也要忘掉。”

“不过你可以把故事告诉我呀。”我就用好话哄她：“你对它的一切都知道吗。”

“我不闲聊吉卜赛庄的事。”然后，她把嗓门儿底得像个叫花子骗人的哼哼声：“漂亮小伙子，如果你乐意的话，现在我算算你的命吧。钱放在我手掌心里，我就会把你的命说出来，你在最近这些日子里，会是很行时走运的一个呢。”

“我才不信什么算命不算命的胡说八道呢，”我说道：“我也没有钱，再怎么算，也不花这个钱。”

她挨近来，用讨好的声音说道：“现在半角钱好了！半角钱好了！我算你的命只要半角！怎么样？根本没多少吗；我算你的命只要半角钱，因为你是个英俊的小伙子，嘴巴又伶俐，真服了你，也可能就是这样，你会行时走运呢。”

我在口袋里摸出个半角银币来，倒不是因为我相信了她那套蠢迷信，而是觉得又什么原因，虽然我还没看透，但喜欢这个老骗婆。她把银币一把抓了过去，说道：

“那么把你的手伸出来吧，两只手都要。”

她那干瘪瘪的爪子抓住我两只手，两眼望住我摊开的手掌心，沉默了一两分钟，再盯盯看。忽然，她把我两只手一放，几乎是从她身边推开去，后退了一步，厉声说道：

“如果你要知道什么事情对你好的话，那就是现在滚出这处吉卜赛庄，再不要回来，这是我对你的金玉良言了，不要回来！”

“为什么吗？为什么我不应该回来呀？”

“因为如果你回来的话，就会伤心，就会损失，或许还有危险。有麻烦事情，黑漆漆的麻烦事情再等着你。我警告你，连见到这处地方的经过都一股脑抛开吧。”

“这个，就所有的……”

可是她一转身就走回去了，进那户农舍里去了，砰然一声把门带上。我并不迷信，但是信命，当然啦，谁不信？但关于这毒咒过的废房屋，却不信那一串迷信的胡说八道，然而却有些惴惴不安，这个老丑八怪在我手上见到了什么东西了吧。我把两只手掌心摊开在身前，仔细望下去，一个人怎么会在别人的手掌心里见得到呢？算命是一种臭名在外的胡扯八搞——从你手里弄钱的招数——从你那种傻兮兮的轻信中搞钱嘛。我仰望天空，太阳已经溜进了云彩里，现在这一天似乎都变的不同了，一种阴沉沉的暗影，一种威胁。只不过一阵欲来的暴风雨吧，我想，风儿刮起来，看得见树木叶子的背面了，我吹着口哨替自己提神，沿着穿过村落的公路走去。

我又望望那份贴着拍卖“古堡”的海报，我真正把日期都记了下来，一生中还没参加过房地产销售呢，但我想要来参加这一次。要是看到有谁买下了“古堡”那该多有趣——那也就是说，很有兴趣见到谁会成为“吉卜赛庄”的所有人。对了，我想这就是故事真正开头的地方了……我心里有了个异想天开的主意。我要来假装成是要出价标购“吉卜赛庄”的人！要和当地的建筑商打对台！他们会打退堂鼓，死了这条拣便宜的心！我就把它买下来，到桑托尼那里，跟他说：“替我盖一户吧，我替你把地点买下来了。”而我要去找一个妞，一个貌若天仙的妞，我们以后就快快乐乐地生活在一起了。

我时常有这一号的梦，自然它们从来没有实现过，不过却很够味儿，当时我就这么想的。有趣嘛？有趣！我的老天！如果早知道就好了！出品：阿加莎·克里斯蒂小说专区

第二章

纯粹是机会，那天才使我到的“吉卜赛庄”附近的地区，我开了一辆租来的汽车，从伦敦载了人去参加拍卖——这次拍卖不是拍卖房子，而是卖里面的东西。这是幢大宅子，就在镇区郊外，其丑无比的一幢。车上坐的是一对老夫妇，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听的出来，他们对收藏混凝纸有兴趣，无论什么混凝纸用具都可以。我以前唯一听到混凝纸的时候，是妈妈谈到和洗盆有关，她说过，任何时候混凝纸的洗盆都比塑料洗盆好得多！而有钱的人却要亲自下乡来买这种东西来收藏，似乎是件怪事。

然而，我在心里把这件事收了起来，只想到要翻翻字典，或者在什么地方看看书，看混凝纸究竟是什么；这种东西竟会有人认为值得租一辆汽车，到乡下的拍卖场出价来买。我喜欢了解不同的事情，那时我年方二十二岁，各方面所得到的知识相当多；对汽车知道的不少，是一个很好的机械师和小心的驾驶员。有一阵子我在爱尔兰管过马匹，几乎同一帮毒贩缠上了，但我还算聪明，及时抽了身。做一个出租车司机，倒是也不赖，光小费就可以挣好多钱，也不用费好大力气，不过这个工作却很枯燥烦闷。

我有一阵子在夏天帮人摘过水果，那拿钱并不多，但我乐在其中。我也试过好多事情，当过三流大饭店的侍应生；夏天海滩上的救生员；销售过百科全书和吸尘器，以及其他一些东西；还有一次在植物园里，做过园艺工作，对花儿学到了一招半式。

我从来没有固定在任何工作上过，为什么要那样？我发现我对做过的事几乎样样都有兴趣。有些工作比别的做起来难些，但我真的并不在乎那点，也并不是真正懒惰，我认为自己真正是没法安儿定，要到每一处地方去，见识每一件东西，做做每一件事情。我想找点了不起的事。

打从离开学校起，我就要找点了不起的事，然而却又说不上，了不起的事会是件什么。也就是这件了不起的事，使我徒劳无功地、在不满意的办法上寻寻觅觅。它在什么地方？迟早我会碰到它。或许是个妞儿吧……我喜欢妞儿，但是到如今我所遇见的妞儿，都没有一个重要的……我喜欢她们没错，可是还是总想继续找其他的；她们就象

我的职业一样。有一点点满意，但是和她们又腻味够了，又要离开去找另外一个。自从我出校门后，找了一个又一个。

很多人不赞成我的生活方式，我想他们就是你们所谓的好心人士，那是因为他们一点也不了解我。他们要我找一个好点的女孩，别三心二意的，存俩钱，跟她结婚，然后在一件稳定的好工作上安定下来；就那么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没有个尽头的世界，阿门。那可不是我的生活！一定有比这更棒的生活，决不是这种平平淡淡的安宁，这个善良老大的福利国，还在没经验的道路上一瘸一拐的走呢！的确我就是这么想的，在这个人能把卫星发射上太空，大家大谈特谈去其他星球访问的世界上，一定会有了不起的事情会激发你，使你的心扑扑跳；那才上值得搜遍全世界来找寻的啊！我记得，有一天，我在彭德街上走，那时我在干侍应生。就要上班了，我遛遛哒哒，望着一家商店橱窗里的皮鞋。它们的样子可真够潇洒的，正和广告上说的一样：“今天的机敏人士所穿的皮鞋”。通常还配有一位可疑的成功人士的照片。以我的词儿来说，总是看起来獐头鼠目，时常引起我哈哈大笑，广告就是那样做的。

走过皮鞋店到了第二家的橱窗，那是一家油画店，橱窗内仅有三张油画，做了艺术性的摆设，用一方色彩天然的柔软天鹅绒，覆盖在金色相框的一角上。真娘娘腔嘛！如果你们懂我的意思的话。我并不是一个对艺术很有兴趣的人，有一次出于好奇，我进了“国家画廊”，展览会使我冒火，这儿的确如此。好大一幅幅色彩明亮的图画，画的是两军人马在高山峡谷里血战；或者，憔悴的圣徒周身中箭；还有的画的是贵妇或淑女，坐在那里假笑、痴笑，身上穿的是丝绸、天鹅绒和带花边的衣服。我当时就决定了，艺术不是为我而有的。可是现在我看的这幅油画，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，却有些不同。橱窗里有三幅油画，一幅风景，画了一点点我每天都能看到的漂亮景色。还有一幅是女人，画的古古怪怪的，完全不成比例，根本没法看的出她是女人，我想这就是所谓的“新艺术”吧？真说不出个所以然。第三幅那是一——我该怎么形容一番呢？那是一幅简简单单的画。画像中一大片空白，只有那么寥寥几个圆圈一个套一个，如果你能那么说话，全都是不同的颜色——从来没料到过的古怪颜色，这一下那

一下，东描西涂的片片彩色，似乎什么都不是，居然它们还表示有了了不起的意义呢！我对形容并不行。

我站在那，周身发毛，就象我出了什么极不寻常的事情似的。那些又新奇又昂贵的皮鞋，现在我很想穿了，我的意思是说对自己的衣装，相当有点麻烦了。我喜欢衣着讲究，来加深别人的印象；但我一生中从没认真想过，要到彭德街来买一双皮鞋。我知道在这他们开的那一号特别价钱——这些皮鞋也许要十五镑一双。他们说这些皮鞋精工手制什么的，总有个理由，价钱值得开那么高。那根本就是浪费钱吗。不错，上等式样的皮鞋，不过你也得为上等式样多付不少钱。

可是这幅油画，我心中琢磨，会是什么价钱？假如我要买这幅油画呢？你神经病了，我对自己说。你不能去弄油画，不能象普通人一样。可是我要这幅油画呀……喜欢它属于我所有，就可以把它挂起来，随自己高兴坐下来看，要看多久就看多久，知道它是自己的了！买画像！这似乎是发了神经病的主意，我又望了望这幅画。我要这幅画并没有道理，再说，八成也出不起价钱。这幅画也许估价要一大笔款吧！二十英镑？二十五英镑？反正，问问价钱也不会死人，总不能吃了我吧，是吗？我就走了进去，觉得相当气势逼人，就采取了守式。

这间店里面非常寂静，却又十分豪华，有一种默默的气氛，自然色彩的墙壁，有一张丝绒的长靠椅，可以坐下来欣赏油画，有一个长的有点象广告里那个服饰讲究的人的家伙，走过来招待我，一口相当低低的嗓门，和环境倒是很相配。有意思的是，他不象彭德街高级店面一般店员那样的神气十足；他听了听我说的话，从橱窗里把油画拿出来，靠着墙为我展示，手里拿着画，随便我看多久就拿多久。当时使我想起来了——有时候你知道很多事情的确实情况，他们对其他事情的规矩，不能运用到油画上来。也许有那么个人，走进这处地方，就象这位一般穿着一套并不体面的旧衣服，领子都磨破了的衬衫，却原来是位百万富翁，要来添点收藏品。或者，他可能进来，看看便宜、耀眼的东西，或许就象我一样，不晓得为什么有了这么大劲找一幅油画，他会用些厉害的办法把钱凑齐。

“是这位画家作品中非常好的代表作。”拿着这幅油画的家伙说道。

“多少钱？”我问的简单干脆。

回答的这句话断了我的气。

“两万五千英镑。”他斯斯文文的声音说道。

我板起一副死硬面孔相当成功，神色纹丝不动，至少我认为并不显得失色。他又说了位人士的名字，听起来好象是外国人。是画家的姓名吧，我想。这幅画刚刚从乡间的一座宅第里出来到了市场上，主在那宅第里的人对这幅油画是什么，一点都不知道呢。我一直都断着气，然后叹了一声。

“这可是笔大价钱啊。不过这幅画值得，我想。”我说道。

两万五千英镑，真是开玩笑！

“是呀，”他说道，也叹了口气：“不错，的确确实值得，”他非常斯文地把画放了下来，摆回橱窗里。他望着我微微笑了，“您法眼很高嘛。”他说。

我觉得在某些方面，他和我都彼此了解，我谢过了他，出了油画店走上了彭德街。出品：阿加莎·克里斯蒂小说专区

第三章

我对落笔为文知道的不多——不多的意思，就是用一位普通作家写作的办法。举例来说，关于我所见到那幅油画的小品文。那幅画真正和任何事都没关系，我的意思是，它没有什么意义，也不会使人想起任何事情；然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它很重要，在什么地方有地位。发生的这件事，对我来说很了不起；就象“吉卜赛庄”对我来说，也是件不得了的事；也象桑托尼般，对我很重要。

我还真没有多多说到他，他是个建筑师，当然，你们也已经猜到了。建筑师是另外一件和我没关系的事，虽然我对建筑这一行，还真懂那么一点点儿。我在晃晃荡荡途中，遇到了桑托尼。那也就是说我干司机的工作，替阔佬开车时，有一两回开车出国，两回到德国——我略懂德语——法国去过一两次，我对法语也是半吊子——葡萄牙去过一次。坐车的通常都是上了年纪的人，他们钱财数量和他们的身体的衰弱程度，大概成正比。

你开车拉着这种客人到处跑，就会发现钱真的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了。有了初期的心脏病，就得随时带着一大堆装着许多小药片的瓶子，对大酒店的餐饮和服务，脾气也就大了。我所认识的有钱人，大多都很凄凉，他们有自己的担心和费神的事，比如说纳税和投资就是。听听他们在一起时和朋友的谈话吧，苦恼啊，也就是苦恼宰掉了他们的一半；他们的性生活也并不那么热乎乎儿的起劲。他们不是娶了个腿儿长长、风骚十足的金发妞儿做太太，她们却陪了个小白脸在什么地方，挥霍丈夫的钱财；就是娶了个唠唠叨叨的婆娘，讨厌的要命，不住告诉老公在什么地方下车。免了，我可宁可自己一个人——洛佩克，看看这个世界，只要觉得喜欢，就同漂亮妞下车。

当然，每一件事情都有一点过一天算一天，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得寻找快乐，生活有乐趣我就会满足地过下去。不过再怎么说，我想自己会享受生活。因为我还年轻，当我的青春快要逝去时，就不再有这样的快乐了。

我认为，在人的、生中还有另一件事——需要什么人和什么事……然而，接着说我刚才讲的事吧。有位老哥，我经常开车送他到利维拉去。他在那建造了一幢房子，桑托尼就是那房子的设计师我真

不知道他是哪国人。起先我以为他是英国佬；他又有点象北欧人，我猜。他有病，我一眼就看得出来；人很年轻，长的挺帅，很瘦，一张古怪的脸——不晓得为什么竟是歪的，脸的两边都不对称。他对客户的脾气可够坏的，你一定以为打从他们付钱后，就颐指气使，气势汹汹吧？事实上却不是这样，而是桑托尼对他们气势汹汹，他一向认为自己有把握，而别人没有。

尤其我这位老哥气得直冒泡沫，我还记得，他一到工地就观察每件事是怎么干的。通常我以司机和打杂的身份站在旁边准备帮忙时，听到他的抱怨，我都害怕这位康斯坦先生要犯心脏病、或者中风。

“你没照我的话做，”他厉声尖叫着：“花的钱太多了！太多太多了！当初我同意的不是这样的，这样下去会使我花的钱要比预算的要多的多吧？”

“你说的绝对没错，”桑托尼说：“但这钱非花不可呀！”

“决不能花！决不能花！你一定要在我规定的限额之内完成，懂吗？”

“那你就得不到你想要的那种房屋了，”桑托尼说道：“我知道你想要什么，我盖的房子就是你心里所要的，这点我可以保证。别把你那套中产人士的精打细算用在我身上。你要的是一幢够水准的房子，要是这幢房子盖好了，将来你可以跟你的朋友大吹特吹，他们也会羡慕你。我可不替随便什么人盖房子，这我早告诉过你了，除了钱以外还有更多东西，这幢房子不会和任何人的房子一样！”

“不行，那可不行。你的毛病就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；或者至少别人这么想。但你的确知道自己要的是是什么，只是对这一点看不清楚，但我知道，我一向都晓得——人所追求的是是什么，要的是是什么。在你心中有感觉要一所有档次的房子，我就给你盖个有档次的。”

他时常说这一类的话，而我就站在旁边静听。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，我自己看的出，这幢要在松林中盖起来俯瞰大海的房子，不会是一幢寻常的住宅，它的一半并不以惯常的方式向海面望去，而是望着内陆，快到山峰的一处急弯，能瞥见山冈间的天空了。这幢房子古古怪怪，非比寻常，而且非常刺激。

我下了班时，桑托尼经常和我聊天，他说：

“我只给我愿意为他盖房子的人设计房子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有钱的人吗？”

“他们一定得有钱要不然就没法子付钱盖房子呀。但是我所计较的不是钱。客户一定要有钱，因为我要替他们建造的是那种花大钱的房子；你也明白，光是房屋并不够，还得要有好风水。就像一颗红宝石或者翡翠，漂亮的宝石不过就是漂亮的宝石，不会更进一步，它丝毫不能表达什么，除非它有做工精细的镶嵌衬配，而好的镶嵌首饰也一定要有一块相配的宝石。你明白吗？我在一片山水中恰倒好处的所在，决定了盖这幢房子的位置，这地段并没有什么意义可言，直到我所造的房屋傲然屹立，宛如最美的宝石。”他望着我哈哈笑了：“你不懂吗？”“我想不怎么懂，”我说的很慢：“然而——有些地方——我想自己懂了……”“也许吧。”他好奇地望着我。最近我们又到利维拉来，这时房子差不多快要完工了。我不打算要描写一番，因为我没法子叙述的恰当；但是着幢宅子——这个——很漂亮，一眼就看的出来。这是幢使人得意的房子，可以向别人炫耀一番。有一天桑托尼突然对我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可以替你盖一幢房子。你要的是哪一种房子，我早就晓得了。”我大摇其头。“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呢。”我老老实实说了。“或许你不知道，我却替你想到了。”然后他又补上一句“你没钱，这才是最大的遗憾。”“将来也绝不会有的。”我说道。“你雄心不够嘛，你的雄心还没睡醒，但它就在那，你知道的。”“呵，好了，”我说道：“有朝一日我唤醒雄心，我就会赚很多钱，然后到你这来，说道：‘替我盖幢房子吧！’”这时他又叹了口气，说了：“我不能等……不行，我没工夫再等下去，从现在起我只剩很短的一段路可走了，再盖一幢——两幢，再没有了。人不愿意年轻时就死掉……有时却有不得不……我想，说真的也不要紧。”“那我可得抓紧把雄心唤醒落啦。”“不必了，”桑托尼说道：“你身体很壮实，现在又乐趣多，别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吧。”“如果我试过的话，就没法子不改了。”当时我所要的都事实在在，我喜欢自己的生活方式，自得其乐，身体结实没有丁点毛病。我开车载过很多人，他们大赚其钱，他们辛勤工作，由于辛辛苦苦，结果得了 溃疡啦，动脉血栓形成啦，和很多很多其他毛病。我也能象别人一样把一件工作做得好，那种事情不过如此罢了。而我没有什么壮志雄心，或者我并不

认为自己有。我想桑托尼雄心勃勃吧；我可以看见设计房屋啦，建造房屋啦，画平面图啦，以及别的许多我根本摸不着边的事情，全都是他弄出来的。他身体本来就不怎么强壮，我有种异想天开的想法，他为了策动雄心而展开的工作，总有一天会要了他的命。我可不要去工作，事情就是那么简单，我不喜欢工作，我认为工作是件非常烦人的事情，人类的不幸都是因为自己发明了这玩意。我时常想到桑托尼，他引起我的好奇心，几乎超过我认识的任何人。我认为，人生中最最古怪的事情就是记的起好些事情；我也猜想，一个人得选择回忆。这是人一定要挑选的事啊。桑托尼和他的房子就是这种事情之一；彭德街的油画啦，去看“古堡”的废墟啦，听听“吉卜赛庄”的故事啦——所有这些都是我挑出来回想的事情。有时候嘛，也回想回想那些我遇见过的妞，载了客人开着汽车，到外国去时一路上的经过。坐车的客人统统都一模一样——沉闷。他们老是呆在类似的饭店里，吃那些千篇一律、不可想象的饭菜。我内心中依然有那种古怪的感觉，要等待了不起的事情，等待专为我准备的了不起的事情，或者因为我而发生，我也说不上用哪种方式最好。我猜想，自己在寻寻觅觅的是一个妞，反正对了胃口的妞——这可不是说什么端庄贤淑的女孩子，就此安定下来，那可是妈妈的意思，也是约翰伯伯、或者一些朋友的意思。那时我对爱情可是一窍不通，我所知道的就是云雨巫山、鱼水缱绻这一套，大概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这样。我想、我们谈这码子事谈的太多了、也把它太认真了。我们可说不上——随便我哪位朋友或我自己——那件事，我的意思上说，爱情发生的时候，真会是什么情形。我们年纪轻轻、精力旺盛，遇见妞就从头看到脚，欣赏她们的曲线、大腿，还有那瞟过来的眼神，这时就心里问自己：“她们愿意呢？还是不愿意？我该不该多耗点时间？”你泡过的妞越多，越觉得自己该是一表人才，更以为自己真是一表人才了。我还真的不知道，这件事不过如此罢了。我以为每个人迟早都会碰到的，而且暮如其来。你并没想到，就象想象中自己会这么想：“或许这就是我的妞吧……这个妞定会是我的。”我可没那种感觉。我并不知道，事情一发生就变的突如其来，我会这么说：“那就是我属于她的妞，我是她的，属于她，完完全全的，因为一向都是她的啊。”不，我做梦都没想到会是那样，不是有个老丑角说过这么一次——那不是他现成的插科打诨之一吗——“我恋爱过一次，如果要我再来一次的话，告诉你

们吧，我就要办移民了。”在我也是一样，如果我早知道，要是知道它带来的一切后果，我也移民了！就是说，假使我聪明的话。出品：阿加莎·克里斯蒂小说专区

第四章

我并没有忘记要去参加拍卖会的计划。

拍卖会还有三个星期， 弯腰到欧洲大陆去跑两趟——一趟到法国，一趟到德国。我到了汉堡时，事情到了紧急关头。只因为一件事，我极不喜欢坐车的这个汉子和他老婆，他们代表了我极不喜欢得一切事情，没有教养、毫不体谅别人、面目可憎，我想在他们心中形成了一种感觉，那就是对这种溜沟子拍马屁的生活，再也受不下去了。不过告诉你，我还是小心翼翼，我觉得再也受不了他们一天，但并没有告诉他们。同我的雇主闹的不愉快，对我可没什么好处。所以我就打电话到他们住的饭店去，告诉他们我病了；又打电报到伦敦，跟他们撒同样的谎；我说我这并也许还要隔离，最好还是另派司机来接替我吧。没有人能为这件事而责怪我吗，他们也不挂念我，连问都没多问，大概以为我发烧太高，不会再有什么消息了。到后来我会又回到伦敦去，编他一个故事，说我病的多么厉害吧！不过我想自己不会那么做，因为我对开车这个工作可实在腻味透了。

我这回造反，是我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。因为这件事和其他的事，在拍卖那天，我到了拍卖会场里。原来的海报栏上横贴的“除非另有私人议价，本宅出售”的帖子还在上面呢，看来是还没私人议价而卖掉，我很兴奋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

正如我所说的，生平还从来没有到过一处公开的财产拍卖会，一脑门子里还以为挺刺激呢，其实一点儿也不刺激；这是我所看过的最死气沉沉的表演了，在一种半明半暗的气氛里，只有那么六七个人。主持拍卖会的那个人，和我所见过的那些主持拍卖家具的那些人——一口好笑的嗓子，精神饱满，一肚子笑话——大不相同。这一位用他那半死不活的腔调，夸奖这片地产，说了说建筑面积和其他的一些事情，然后便有气无力的开价。有人出价五千英镑，拍卖人恹恹的笑了笑，就象一个人听到了不怎么有趣的笑话似的。他说了几句话，又有了几次开价，站在四周围的，好象大都是乡下人。有一个看神色好象是庄稼人，有一个我猜是参与竞争的建筑商，那两个是律师吧，我想；还有一个看上去就像是伦敦来的，衣着讲究，一幅专家神色。我想他并不是真在开价，也许已经开过价了。如果他出过价钱，一定是

很轻很静用的手势出的。无论如何，这次竞标渐渐变少得停止下来，拍卖人用凄凄凉凉的声音宣布没有达到底价，这次拍卖便流标了。

“这码子事没什么意思嘛。”我走出会场时对身边的一位神色像是庄稼人的说道。

“大部分人还和往常一样嘛，”他说：“参加过很多这种拍卖会吗？”

“没有，”我说道：“实际上是破天荒头一次呢。”

“出于好奇，是吗？我没看见你开过价嘛。”

“我只是想看看拍卖是怎么进行的。”

“这个，还是和平常一样吗。你知道的，他们只想知道谁有兴趣。”

我大惑不解地望着他。

“我可以说，这次拍卖只有三个人在竞争，”这位朋友说：“一个赫明斯特人威特拜，建筑商，你知道的；还有戴克汉和柯比，替利物浦一家公司开价；我知道，还有伦敦的一匹黑马，可能是个律师。当然，竞标的人可能不止这些，但在我看来，这几个人是主角，大家也都这么说。”

“因为这处地段的名声不太好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呵，你也听说过‘吉卜赛庄’了，是吗？那仅仅是乡下人的说法。镇公所多年以前就该把那条公路改造了——那是条枉死路。”

“可是那处地方的名声可不太好吧？”

“我告诉你吧，那根本就是迷信。再怎么说，我刚才说过的，现在真正的交易却在幕后呢，你知道的。他们会再去出价钱，我想。利物浦那家或许会得标。我看威特拜不会出的太高，他喜欢拣便宜。最近，多的是地皮进入市场等着开发呢。话又得说回来了，能出的起价买这块地方的人并不多，要把那幢废宅子推倒，原地再造一幢宅子，他们办的到吗？”

“这年头儿里似乎不常有。”我说。

“太困难了，税金呀，这个那个的，在乡下还找不到做活的人。这年头儿里，人人宁可花几千块钱，到城里买套豪华公寓，住在一幢

现代化的十六楼上。乡下这种又大又不方便的住宅，在市场上是个累赘。”

“但是你可以自己造一幢现代宅第，”我争执说：“节省点开支的。”

“可以的，只不过这很贵，大家又都不喜欢孤零零住在里面。”

“也许有些人喜欢吧。”我说。

他哈哈笑着我们就分手了。我一面走，一面皱起眉头，对自己也莫名所以，信步走去，沿着夹道树木的公路，也没认真注意，走到了什么地方，沿着公路上坡，到了公路的急转弯这里，在路两边的树木中，这条路一直逶迤到沼泽地。

所以我走到公路中这处地方，在这我头一次见到了爱丽；我前面已经说过了，他就站在一棵好大的数旁，她的神色，如果我能解释的话，就象一个人一刹那前还不在，却突然出现了，就像是从这棵树里出来的。她身穿一身暗绿的苏格兰呢料衣服，头发象秋天树叶的那种柔柔淡淡的棕色，好象有点儿梦想气质似的。我一见到她就站住了。她在望着我呢，嘴唇张开着，神色有点惊慌；我想我有点慌张，想说点什么，又不知该说什么好。

“对不起，我……我并不想吓你一跳，我不知道这里有人。”我说。

她说话了，声音非常斯文，真是个小妞的声音，但并不完全是。她说道：

“不要紧，我也不知道这会有人。”她略略向四周望了望说道：“这儿——这儿是个幽静的地方。”

这天下午的风有点寒意，但或许不是风的缘故吧，我也说不清，又走近了一两步。

“这是那种相当吓人的地方，”我说“我意思是，那幢宅子成了那样一堆废墟。”

“叫‘古堡’吧，”她若有所思地说道：“那是它的名字，只不过——那里看上去根本没有过什么城堡。”

“我想那只是个名称罢了，”我说：“有些人就是喜欢给自己的住宅起个什么‘古堡’之类的名称，使它听起来好象高贵些吧。”

她只浅浅笑了一下，“我想是吧，”她说：“你大概也听说了，他们今天要把它卖掉，举行了拍卖会吧。”

“是啊，我刚从拍卖会场来。”

“啊，”她吃了一惊：“你早就有……你有兴趣吗？”

“我不可能买一幢费宅和一百多公顷林地的”我说：“我还没那个想法。”

“卖掉了吗？”她问我。

“没，出的标都没到底价。”

“哦，我明白了。”她的声音里如释重负。

“你想买它？”我问。

“啊，不想。”她说：“当然不想。”一说到这她就紧张兮兮的。

我迟疑了一下子，然后，到了嘴边的话就脱口而出：

“我是假装的，”我说：“当然，我买不起，因为我一文钱也没有，但是我很有兴趣，想买，将来我会把它买下来的。如果你高兴的话，就笑我吧。但我真是这么想的。”

“可那地方已经那么老旧了——”

“哦，是啊。”我说：“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要它象现在是的样子；我要把它推平，把一切都运走。那是幢难看的房子，我想一定也是一幢悲伤的房子！但这个地方既不难看，也不悲伤。你看这里，到这边一点点，从树林里穿过去，望望这片景色，那条路上山到沼泽地那边。这清除掉一排树，然后你到这个方向来——”

我拉着她的胳膊，到边上的一个地方，我要把自己所见到的指给她看。

“这儿，”我说：“你可以直接看到海和岩石，那边和我们中间有一个城镇，不过我们看不到，因为远一点下坡的地方，鼓出了许多丘陵。然后你可以看第三个方向，往那边隐隐约约的山谷看过去，现在你明白了吧？如果砍掉些树，开出一条路来，再把宅子附近清理出来，你会见到这有幢多么漂亮的房子，它不会在原来房子的旧址上建，会向右挪五十到一百米，就在这可以建一幢房子，一幢漂亮的不得了的房子，由一位天才建筑师设计建造的宅第。”

“你认识什么天才的建筑师吗？”她很怀疑的问道。

“我认识一位。”

然后我就把桑托尼的一切告诉她，我们就在一棵躺倒的树下并排坐下来，聊起来。不错，就向这个我从没见过的亭亭玉立的女孩谈起来，把自己所听到的一切都告诉她，说了我的梦想。

“虽然我知道，它不可能发生。但想想吧。这个梦想，我在梦里想的，我们砍倒树木，开出一片地方，然后种上杜鹃花什么的，我那个朋友桑托尼就会来。他咳嗽的太厉害，我想他可能得了肺病，人快要死了，但还能做到。能在死之前把房子盖好；他会造一幢最最了不起的房子，你不知道这幢房子会是什么样子。他替最有钱阔佬的建造房屋，还非得是那些要好房子的人。我说的好房子并不是一般的意思，是那种让人感觉美梦成真的房子，最漂亮的房子。”

“我也想要幢那样的房子，”爱丽说道：“你让我看到了感觉到了……不错，这儿会是一个安家的好地方，一个人美梦中的一切东西都变成真的了，可以住在这里，自由自在，没有什么碍手碍脚，没人把你关起来，逼着你做每一样你不爱做的事，使你远远离开那些讨厌的事。唉，我对自己的生活。以及四周的人和每一件事都讨厌死了！”

事情的开头就是这样，爱丽和我在一起，我有我的梦想，她要反抗自己的生活。我们不说话了，她凝视着我，我也望着她。

“还没问你尊姓大名？”她说。

“洛佩克”我说，又补充了一句：“斯维勒。你呢？”

“爱丽，”她迟疑了一下才说道。她望着我，表情相当烦恼。

彼此知道姓名似乎并没使我们了解的更深一点，但是我们继续相互望着。两个人都想再见到对方——只是当时并不知道如何着手。

出品：阿加莎·克里斯蒂小说专区

第五章

唔，这就是爱丽和我两个人如何开始交往的，我想，说实的话，进行得并不十分快速，因为两个人各有各的秘密，都有事情要瞄住对方，所以就没法儿像应该的那样儿，把自己的事情多多倾听了；所以一直使我们很机警，对抗着一重阻碍。我们没法子把事情公开提出来：“下次我们什么时候见面？在什么地方见到你？你住在哪儿？”因为，你也见得到，如果问别人这些问题，别人料到你也会把同样的事情说出来呀。

华妮把姓名告诉我时，神色上很不安，不安的程度便琢磨了一阵子，这或许不是她的真名实姓，差不多想到或许是她杜撰出来的！但是当然也知道，这是不可能的事，便把自己的真实名姓告诉她。

那天我们真不知道彼此如何分手，尴尬得很。天气变冷了，我们都要从“古塔”徘徊下山——可是下山以后呢？我试探着说话，还是局局促促的。

“你就住在这儿附近吗？”

她说她住在查德威市场，那处市场离小镇并不多远；我知道，那里有一家大饭店，很高级，我猜想她是住在那里吧。她向我说，话里面还是同样的支支吾吾。

“你住在这里吗？”

“没有，”我说：“我不住在这里，仅仅今天才到这里来。”

这时又是一阵局促的沉默，她隐约哆嗦了一下，起了一阵小小的寒风了。

“我们最好走走，”我说：“使自己热呼点儿。而你——自己有车呢？还是要搭公车？搭火车？”

她说她的汽车留在村子里。

“但是我不要紧。”她说。

“看上去她有点紧张，我想或许她要摆脱我，却不知道要如何才办得到，我说了：“我们走下去，一直走到村子那里，好吗？”

她以感谢的眼神望了我一下，我们就在这条频传车祸的盘旋公路上走下去。正当我们兜过一个角落时，一个人倏地从一株枫树的隐身处走了出来，由于冒出来得太突然，爱丽吃了一惊，“哇！”了一声。出来的是个老婆子，就是先一天我在她农舍花园里见到过的一黎老太太，今天看起来可粗野得多了，一绺黑头发在风中吹动，一件深红色的斗篷披在肩上；她那种主宰人的气势，使她看上去要高大得多。

“我的好孩子，你们在做什么呀？”她说道：“是什么使你们到吉卜赛庄来的？”

“呵，”爱丽说道：“我们并没有侵入私宅呀，是吗？”

“那也许就是侵入私宅了，这处地方一向是吉卜赛人的土地，吉卜赛人的地方，而他们却把我们撵了走。你们在这里没有好处，在吉卜赛庄踱来踱去，你们不会有好处的。”

爱丽并没有斗志，她并不是那一型的人，说得很斯文很客气。

“假如我们不应该到这里来的话，我很抱歉；我原来以为这处地方今天就要卖掉了呢。”

“谁要是买上了，一定会倒霉！”老太婆说道：“你听我的话吧，我的俏姑娘，因为你够俊俏的了，不论谁买这片地方，谁就会倒大霉。这儿挨过毒咒的了，好久以前，就有过毒咒，多少年的事了。你给我离得远远的，对吉卜赛庄没有半点儿什么好动的，只会替你带来死翘翘，还有危险。过海回国去吧，别再回到吉卜赛庄来，不要说我没警告过你。”

爱丽说话了。带着隐隐约约的气懣火花。

“我们又没做什么恶事呀。”

“得得得，黎老太太，”我说了：“别吓唬这位小姑娘了。”

我转身向着爱丽说明道：

“黎老太太住在这村子里，她有幢农舍，能算命和预卜先知呢。全部都会，是吗？黎老太太。”我用开玩笑的口吻向她说。

“我有天赋，”她说得坦坦白白，使她那吉卜赛人的身材挺得更直一点：“我有这份儿天赋，是天生的。我们的人统统都有。小姑

娘，我可以替你算命，把钱放在我手心里吧，我就把你将来的一生说给你听。”

“我并不要人算命呀。”

“算命才聪明呢，知道将来会如何如何，怎么趋吉，怎么避凶，哪怕你不在乎，现在来吧，你口袋里多的是钱嘛，多的是钱。我知道很多事情，你知道了就会变得聪明了。”

我相信要人道出自己的命运，几乎每一个娘们都有这种冲动，谁都不例外。以前我早就见过了，每逢我带了妞儿去参加什么展览会啦，赶集啦，一向都得我掏钱，让她们到算命摊里去。爱丽打开手提袋，放了两枚五角银币在老太婆手里。

“哇，我的俏姑娘，这就对了嘛，你听听黎家老奶奶告诉你的话吧。”

爱丽把手套脱下来，把一只秀秀气气的手掌心放在老太婆手里。老太婆俯头看这只手，嘴里喃喃说：我看到甚么了？我看到甚么了？”

蓦地里，她把爱丽这支手猛然抛开。

“如果我是你的话，就离开这里。去吧——别再回来了！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些了，而且句句真言。我又在你手拿心里见到了，把吉卜赛庄忘记掉，把你所见到那地方的一切都抛开；那里并不只是一幢废宅子，那片土地遭过毒咒的呵。”

“你对这件事真是有毛病了，”我说得很难听：“再怎么说吧，这位小姐对这片地方根本没有关系；她今天在这里仅仅是散散步；对这一带根本没有关联呀。”

老太婆根本不理我，说得很执拗：

“我的俏小姐；告诉你吧，这是警告你。你将来一生福气很好——但是一定要避凶躲祸。千万可别到一处有危险的地方，或者挨过毒咒的所在，一定要使自己安安全全的，记住好了，否则——否则的话——”她打了一个冷噤：“我真不忍看，我真不忍看你手掌心里的情形。”

忽然一下子，她用古怪利落的手势，把这两个银币塞回爱丽手心里，絮絮叨叨说些我们都听不出来的话。好像是：“惨呵！这要出的

事情，惨呵！”她一个转身，脚不点地急急忙忙走了。

“这老太婆真吓死……真吓死人呵。”爱丽说道。

“别理她，”我粗声粗气说道：“无论如何，我总认为她脑袋瓜儿里一半不对劲，只想把你吓走。我想，她们对这片地方有一种特别的感情。”

“这里出过很多意外吗？发生过不幸的事情吗？”

“一定会出意外呀，瞧瞧这条公路好窄好窄，急弯又多，镇公所对这条公路都不理会，真该枪毙；当然这里就会车祸多多呀。”

“只有车祸吗？——或者还有别的？”

“瞧瞧你，”我说道：“人都幸灾乐祝。也一向多的是七灾八难供人说，这处地方的传说就这么着传开了。”

“他们说这处地皮会卖得很便宜，这是不是一个原因呢？”

“这个嘛，也许吧，我想。卖给当地人，那就是说。不过我想不会卖给当地人吧。预料会有人买来盖社区。你在打寒噤了，”我说：

“别哆嗦，来吧，我们走快点儿，”我又加上一句：“你要我在你回进镇里以前离开吗？”

“不，当然不呀，我为甚么要这样？”

我鼓足了勇气开口。

“你看看，”我说：“明儿个我要到查德威市场来，我……我想……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在这里……我意思是，会不会再有甚么机会一见到你？”我脚步慢吞吞拖拖拉拉的，头转向一边，脸相当红吧，我想。不过，现在我不说的话，这种情形又怎么能继续下去呢？

“呵，好呀，”她说：“不到明儿晚上，我不会回伦敦去！”

“那么或许……你肯……我意思是，我想这话相当冒失……”

“不呀，不冒失呀。”

“这个，或许你会来到咖啡室，‘蓝狗’咖啡室，我想是那么个名称，喝杯茶好吗？那里挺不错的，”我说：“那里……我意思是，那里……”我没法儿止住自己要说的这个词儿，我用上了它，因为听见妈妈用过那么一两次：“那里十分温柔呢。”我说得急急忙忙。

这时爱丽笑起来了，我想这个词儿在这年头儿里听上去很古怪吧。

“我保险那里会很不错！”她说：“好吧，我会来，大约在四点半钟，那时间好吗？”

“我会到那里等你，”我说：“我……我很高兴。”可没法为了什么事儿高兴。

我们走到了公路最后一个转弯的地方，打这儿起房屋多了。

“那么，再见吧。”我说：“明儿见。还有一别再想那老巫婆说的话了，她只是想吓唬人；我想，她并不是时时在那里的。”我又补充了一句。

“你觉得那地方吓人吗？”爱丽问道。

“吉卜赛庄吗？不呀，我并不觉得，”我说道，也许我说那是废话太断然决然，但并不认为那里吓人。我以为，也和从前一样的以为，那是处美丽的地方，盖一幢漂亮宅第的风水所在……

唔，这就是我和爱丽头一次相遇的经过。第二天，就在查德威市场的‘蓝狗’咖啡室里等她，她来了。我们在一起喝茶、聊天。我们对自己依然谈得不太多，我意思是说，并没有谈到我们的生活。大部分谈的是我们想到的、感觉到的；到后来爱丽看看手表，说她一定要走了，因为她要搭五点三十分的火车去伦敦。

“我以为你有辆汽车在这里呀。”我说。

她神色上略略带着惭愧，说不不，昨儿个那并不是她的车：昨天她倒也没有说是谁的车，忸忸怩怩的阴影又掠过我们身上。我竖起一根手指头把咖啡室的女侍应生召来，会过了帐，然后就开门见山对她说：

“我——我还能再见到你吗？”

她并没有望着我，人俯望着桌子，说道：

“我还要在伦敦住上两个星期呢。”

我说了。

“在什么地方见面？如何见面呢？”

我们定下了时间，三天后在瑞琴公园见面。那天天气晴朗，我们在露天餐厅吃了饭，又到玛丽皇后公园里散步，坐在两张帆布躺椅上谈起来了。从这次起，我们开始谈到自己了，我告诉她，自己受过良好教育，但实际上上过的学校并不多；又告诉她自己干过的工作，总而言之，有几种工作干过；我又是如何绝不安于现状，一向总是安定不下来，到处飘游浪荡，试试这个又试试那个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一切一切她听得人神得很呢。

“太不一样了，”她说：“不一样得出奇呵。”

“和什么不一样呀？”

“和我不一样。”

“那你是富家千金喽？”我说。

“不错，”她说：“我是个可怜的小小富家女。”

这时，她就以零零落落的方式，谈到自己的背景，有钱啦，舒服得闷死人啦，厌烦啦，不能真正选择自己的朋友啦，决没做过自己要做的事啦——有时望见别人似乎都自有盎然的乐趣，而她却没有，她还在襁褓时期，母亲就过世了，父亲后来又结了婚；以后没有多少年，父亲也死了，她说。我推测得出她对继母并不太理会。她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美国，但也有相当长的时间在海外旅行。

在我来说这似乎是异想天开嘛，静听她的谈话，像她这种年龄、这种时代的女孩子，竟能活在这种隐蔽、限制的生活里。不错，她参加舞会和娱乐活动，但在我看来，从她谈话的方式上说，那或许是五十年前的事儿了。似乎竟没有半点儿亲密、半点地乐趣呵！她一生与我大不相同，犹如白垩有异于干酪。在一方面说，听起来倒是挺引人入胜，但在我听起来却有些难以置信。

“那么，你真个儿的还没有自己的朋友吗？”我说得很怀疑：“男朋友呢？”

“他们是为了我而挑选出来的，”她说得相当讥讽：“一个个其笨无比。”

“就像坐牢一样嘛。”我说。

“看起来就像那样子了。”

“你自己真没有朋友吗？”

“现在我有了，有了葛莉娜。”

“葛莉娜是谁？”我说。

“起先她来时是一个作伴的女孩——不，或许并不完全那样。不过反正我有过一位法国女孩，同我们住过一年，教法语嘛。然后，德国来的葛莉娜，教德文。葛莉娜不一样，自从她来了后，每一件事情都不同了。”

“你很喜欢她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她帮我的忙，”爱丽说道：“是我这一边儿的。她来安排，所以我可以做许多事情，到很多地方，她就替我说谎话。如果葛莉娜没去过吉卜赛庄，我也没法儿离开到那里去。她陪着我，在伦敦照料我，而我继母在巴黎。我如果要到什么地方去，就写上两三封信，葛莉娜就每隔三四天寄那么一封，每封信上都有伦敦的邮戳。”

“然而，你为什么要去吉卜赛在呢？”我问道：“为了什么？”

她并没有马上答复。

“葛莉娜和我安排的，”她说：“她真是好极了，”她继续说下去：“你知道吗，她各种事情都考虑，建议很多。”

“这位葛莉娜长得像甚么？”我问道。

“呵，葛莉娜可美着啦，”她说：“身体修长，金头发，任何事情都能做。”

“我想我不会喜欢她。”我说。

爱丽哈哈笑了。

“呵，会的，你会喜欢她，有把握你会；她也非常能干。”

“我不喜欢能干的女孩子，”我说：“也不喜欢高高的金头发女孩子；我喜欢的是小妞儿，头发就像秋天的树叶。”

“我相信你嫉妒葛莉娜。”爱丽说道。

“或许我嫉妒，你非常喜欢她，不是吗？”

“不错，我非常喜欢她，她使我生活中一切都截然不同了。”

“也是她建议你到这儿来，为什么，我很奇怪，世界上这处地方，没什么好看，也没什么好干的，我发现那里相当神秘。”

“那是我们的秘密呀。”爱丽说道，神色上有些腼腆。

“是你的呢，还是葛莉娜的？告诉我吧。”

她摇摇头：“我一定要有些自己的秘密呀。”她说。

“你那位葛莉娜知道你和我会面吗？”

“她知道我在和一个人会面，仅止于此了。她不问我，只知道我很快乐就是了。”

打那过了一个星期，我都没有见到爱丽，她继母从巴黎回来了，还有一个甚么人，她称为傅南克姑父的，几乎是在偶然的交谈中，她才说出来她过生日的事，他们要为她伦敦举行一个盛大的生日宴会。

“我没法子离开，”她说：“下星期不行，但是再往后一再往后去，那又不同了。”

“再往后为什么就不同了？”

“那时我就可以做自己所喜欢的事了呀。”

“也像往常一样，葛莉娜帮忙吗？”我说。

我一谈到葛莉娜的口气，常常使得爱丽哈哈发笑：“你吃她的醋真没道理嘛，有天你遇见她，就会喜欢她的。”

“我不喜欢颐指气使的女孩子。”我说得很顽固。

“为什么你想到她颐指气使呀？”

“从你谈到她的方式上就知道，她总是忙着安排什么事情。”

“她效率很高，”爱丽说道：“事情都安排得非常好，这也就是继母这么信赖她的原因。”

我问到傅南克姑父是何许人。

她说道：“我对他的认识，说实在话并不很深，他是我姑姑的先生，并不是真正的关系。我一向认为他毋宁是块滚石，出过一两次纰漏。你也知道人们谈到某一个人和一些暗示事情的方式把。”

“社会上不接受的一型人吗？”我问道：“坏人吗？”

“呵，我想，实际上没有一点儿坏，但是他惯于搞得周转不灵，我相信，是财务方面的。于是董事啦，律师啦和一般人总是得把他弄出来，付很多帐。”

“那就是了，”我说：“他是这一家子里卑鄙的人，我料到自己和他相处，会比起那位标准美人儿葛莉娜还要好些。”

“他高兴起来，也能使自己很有人缘，”爱丽说道：“他是个有趣的朋友。”

“但是你并不真正喜欢他吧？”我突然问道。

“我想我喜欢他……只不过是有时，呵，我也说不明白；我只是觉得，并不知道他想些什么，策划些什么。”

“我们这个世界的计划人员之一，是不？”

“我说不上他真正是何许人。”爱丽又说道。

她从没有提议过我该见一见她家里的任何人，我也纳闷儿，好几次都想自己应不应该谈谈这件事，也不知道她对这个主题的感想如何，到最后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问她了。

“爱丽，听我说，”我说：“你认为我应不应该一见见你家庭成员？或者你认为宁可不见？”

“我不要你和他们见面。”她立刻就说。

“我知道自己并不太……”我说。

“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半点儿都不是！我意思说他们会搞得大惊小怪，我可受不了这种无谓的纷扰。”

“我有时候觉得，”我说：“我们这是相当偷偷摸摸的事，使得我在一种不正经的状态，你不这么想吗？”

“我年龄大得可以有自己的朋友了，”爱丽说道：“快二十一岁了。一到二十一岁，就可以交自己的朋友，谁也干涉不了。可是现在，你明白吗——这个，就和我刚才所说的，就会搞得鸡飞狗跳，他们就会把我装车送到个什么地方去，使我没法儿同你相会。那就……呵，就让我们现在这样儿下去吧。”

“如果你认为合适，那我也就合适，”我说：“我并不愿意，这个……，太了解每一件事情。”

“这并不是了解不了解的问题，而是要有个朋友可以谈谈可以聊聊很多事情，这是一个人可以——”她突然微微笑了：“信得过的人，你可不知道这是多么棒呵。”

不错，就有好多这种事情——假装！我们在一起的时间，越来越变成那种方式。有时候是我，而最常常说的是爱丽：“我们来假定假定，已经把吉卜赛在买下来了，我们在那里盖一幢房屋。”

我已经把桑托尼的好多事情、以及他所建造的房屋都告诉过她了；又想把那些房屋的种类，以及他对各种事情的想法叙述给她听。我并不认为自己叙述得好，因为叙述事情我并不在行，爱丽，毫无疑问，有她自己的幻想在这幢宅第里——我们的房屋里，我们并没有说过“我们的房”，但是我们都知道那正是我们的意思……

因此，有一个多星期我不能去见爱丽，我便取出仅有的一点储蓄（为数并不太多，买了一只小小酢浆草绿色的戒指，是一种爱尔兰沼石所制的饰物，送给她作为生日礼物，她很喜欢，神色非常快乐。

“多漂亮呵！”她说。

她没带过多少珠宝，而她戴上过的，我没有疑惑，都是真正的钻石、宝石，以及这一类的东西，但是她却喜欢我的爱尔兰绿戒指。

“它会是我喜欢的生日礼物。”她说。

然后我得到她一张匆匆写就的便条，要同家人出国，生日过后立刻到法国南部去。

“不过别着急，”她写道：“两三个星期以后我们会回来，这一回路过到美国去。不过无论如何，到那时我们会再见面的，我有特别的事情要和你谈谈。”

“没有见到爱丽，又知道她出国到欧洲去了，使得我坐立不安，心神不宁。也得到了一点点儿关于吉卜赛庄地产的消息，显然，那里已经在私人议价中卖掉了，不过是谁买了，资料并不太多；很明显买主是经由伦敦一家律师事务所出面买下来，我想多得到点消息，但是却办不到。这个成问题的律师事务所非常狡猾。当然我也接近不了其中的主要人士；同他们一个办事员泡厌了，也只得到一点点地隐隐约约的消息；说是由一位很有钱的客户买了下来，作为一种很好的投资保值，乡间一部份土地开发起来时，地皮就会涨价了。

同这种真正不公开的机构打交道，要找出事情真相来极其困难。每一件事情就像是情报局五处或者其他什么机关一样，全都是最高机

密。每一个人都是为了别人而工作，那些人的姓名既不能提出来，也不能说一说！收购的价钱也不在里面！

我没有见过妈妈有好长一段时间了。

第六章

母亲还是住在那条街，已经整整住了二十年。这条街上的房屋都很单调，虽还有点儿看得过去，却没有什么美、什么兴趣可言。门口的台阶刷得白白的好漂亮，看起来还和从前一般无二。这是四十六号，我按按门铃，妈妈把门打开，站在那里望着我，看起来也和从前一般无二嘛。高高大大，瘦瘦筋筋的，白头发打从当中分开，嘴巴就像是老鼠夹，眼神永远都那么怀疑，看上去身体硬朗得就像是铁钉。可是只要涉及到我的地方，她内心中什么地方却是团柔柔软软的核心了。即令是止不住，她也从来没有表现出来过，但是我却能发觉它的存在。她从来没有停下来过一时片刻，不要求我与众不同，然而她的愿望从来都不会实现。在咱们娘儿俩的中间，永远有一种相持不下的状态存在。

“呵，”她老人家说了：“原来是你呀。”

“是嘛，”我说：“是我呀。”

她后退了一点点儿让我过去，我进了屋子，走过客厅的门进了厨房，她在后面跟着我，站在那里望着我。

“这可是有好长一段时间啦，”她说道：“你都在做些什么呀？”

我耸耸肩头。

“这也做那也做呀。”我说。

“哈，”娘可说了：“像往常一样，是吗？”

“往常一样。”我同意这句话。

“打从上一回我见到你以后，你换了几个工作啦？”

我想了一下，“五个吧。”我说。

“我巴不得你长大了再说。”

“我已经人长树大了呀，”我说：“我已经选定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嘛，您日子过得好吗？”我又加上一句。

“也是像往常一样。”

“一切都相当好，是吗？”

“我可没时间耗在生病上，”妈妈说道，然后突如其来说了：“你回来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我回家一定要有什么特别的事儿吗？”

“你时常是这样的呀。”

“我真不明白，您为什么这么坚决反对我去看看这个世界？”我说。

“开着豪华轿车在欧洲大陆上到处跑！那就是你的想法，去看看花花世界吗？”

“当然啦。”

“就哪么做，你可发不了什么迹啊。要是你只凭头一天通知，就去生起病来，差事一丢，把客人甩在人生地不熟的城里不管，又怎么成得了功呢。”

“您怎么知道那码子事的？”

“你的公司打电话来了，问我是不是知道你的地址。”

“他们要找我做什么？”

“他们要再请你吧，我想，”娘说了：“我可不想为什么。”

“因为我是个好司机，就像我也是好委托人。无论如何，我生病也是没办法，是不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妈妈说。

她的看法很明显，那就是生病应该有办法。

“你回到英国时，为什么不向他们报到？”

“因为我有别的要事呀。”我说。

妈妈的眉毛扬了起来：“你脑袋瓜儿里又有新念头了吗？又有那些疯疯癫癫的想法吗？打那以后你做的是什工作？”

“加油工啦，修车厂机工啦，临时雇员啦，小夜总会餐厅里洗碗工啦。”

“越干越下坡，根本就是。”妈妈说道，带着一种悲哀的满意。

“根本不是走下坡，”我说：“那些都是我计划的一部份。

我的计划！”

她叹了口气：“你要喝什么？茶呢？还是咖啡？我两样都有。”

我投票赞成喝咖啡，人已经长大得没有喝茶的习惯了嘛。我们坐下来，咖啡杯在身前，妈妈从盘子里拿出个自制的蛋糕来，我们各切了一小片。

“你不同了。”妈妈突然说道。

“我吗？怎么会呀？”

“我说不上，但是你不同了，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啥事都没有呀，为什么一定要出事？”

“你兴奋得很。”她说。

“我准备去抢一家银行嘛。”我说。

妈妈的心情不由得给我逗乐了，仅仅说了句：

“不，我倒不怕你干那个。”

“为什么不嘛？这年头儿里，看上去那可是发财最快的方便办法呀。”

“那种事儿需要太多的工作，”她说：“好多好多的策划，需要动脑筋，比起你喜欢去做的事儿要多得多，那也不安全。”

“您以为对我是完全了解的了。”我说。

“不，我可不了解，说实在话，半点儿都不了解你，因为你和我的差别，就像白垩和干酪一样。但是我晓得你一心要做什么事，就在现在要做什么事。是什么呀？美儿，是个妞儿吗？”

“您为什么想到是个妞儿？”

“有天有这码子事，我一向就会知道。”

“‘有天’是什么意思？我泡过的妞儿一大堆呀！”

“那并不是我说的意思，那只是小伙子无事可做时的路子，你的手一点没离开过妞儿，但是你从来没有真个儿的认真过，除非这一次。”

“妈妈您认为我现在认真了吗？”

“美儿，是个妞儿吗？”

我没有望妈妈的眼光，眼睛看着别处说道：“有几分是吧。”

“是哪一种妞儿？”

“对我正合适的一种。”我说。

“你要带她来见见我吗？”

“不！”我说。

“就像那样儿了，是吗？”

“不是，不是那么回事。我不愿意伤您的感情，不过……”

“你不要伤我的感情，不要我见到她，以免我会说：‘不行’是不是？”

“如果您要那么说，我也不会理会。”

“也许，不过那会使你动摇吧。会使你内心什么地方摇摆不定，因为你对我所说所想的都很注意呵。你有很多事儿我都猜到过——也许猜得很对，你也知道的。我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，可以动摇你内心里的信念的人。是个下作女孩子把你给套牢了吧？”

“下作？”我说道，哈哈笑了起来：“如果您看到她就好了！这话真使我好笑。”

“那你向我要些什么，要些什么东西吧，你一向都是这么做的。”

“我要点钱。”我说。

“你要的我这里可没有。你要钱干什么——花在那妞儿身上吗？”

“不是，”我说：“我要去买一套头等头等的套装穿去结婚。”

“你要同她结婚吗？”

“如果她要我的话。”

这句话可使妈妈吓了一跳。

“每回只要你告诉我什么事！”她说：“总是说些糟事，我明白这件事儿了，我一向就怕的是这个，你选错对象了。”

“选错对象了！活见鬼！”我气得吼叫起来。

我走出房子，砰的一声把门一甩关上了。出品：阿加莎·克里斯蒂小说专区

第七章

到我回得家来，已经有封电报在等着我了。——这封电报的发报地点是法国西南部安替布港。

“明四时卅分原地见。”

爱丽果然不同，我立刻就明白了。我们就像一向那样在瑞琴公园见面，起先彼此还有点儿涩涩生生的。我有点事情要向她说，心境上却有点儿不知道怎么开口，我想任何男人都会是吧——到了他求婚的节骨眼儿上时。

她也好像是有什么事一般怪怪的，或许她正在考虑，要用最客气最和气的办法，向我说“不”吧。但不晓得什么原因，我并没有往那上面想。我生命中的整个信念都奠基在这一点上——爱丽爱我。但是只因为她大了一岁，她就有了一种新的独立，内心中有了新的信念，这些我却根本没有感觉出来。多一次生日，对一个女孩子不可能会有什么不同吧。

她和家人到过法国南部，却几乎没有对我说什么。后来她才颇为怯生生说道：

“我……我见到那里那幢房屋了，你告诉过我，是你那位建筑师朋友建造的。”

“什么——桑托尼吗？”

“对呀，有天我们到那里去午餐。”

“你怎么能那么做呀？你的继母认识住在那里的那个人吗？”

“康宓楚吗？这个——并不十分认识，不过她见到了他……这个……事实上是，葛莉娜替我们安排到那里去。”

“又是葛莉娜了。”我说，通常我加重的语气又在说话中有了。

“我告诉过你呀，”她说：“葛莉娜对安排许许多多事情非常能干。”

“呵，好了，所以她安排了你和你继母……”

“还有傅南克姑父。”爱丽说道。

“一家子人嘛，”我说：“我想，还有葛莉娜吧。”

“这个，没有，葛莉娜并没有去，因为，吁——”爱丽迟疑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可瑞，我的继母，并不像那样儿对待葛莉娜。”

“她不是家庭里的一份子，是个穷亲戚，是吗？”我说：“事实上，只是个做伴的女孩子，这么对待她，甚莉娜有时会生气的吧。”

“她不是做伴的女孩子；性质上是我的朋友呵。”

“一个女伴，”我说：“一个女导游，一个保姆，一个女教师，这种字眼儿多的是。”

“呵，你有完没完？”爱丽说道：“我要告诉你，我现在知道你对那位朋友桑托尼的看法了。那是幢好得出奇的房屋，那完全……完全不同凡响。我也看得出，如果他为我们造一幢房屋，也会好得出奇的。”

她用“我们”这个字眼儿，用得相当不知不觉，说的是“我们”呀。她去了法国利维拉，要葛莉娜安排各种事情，所以去看看我所说过的那幢宅第；因为她要更为清清楚楚见到那宅第，以便我们，在太虚幻境里造一幢房屋来住，而由桑托尼来为我们建造。

“你对那幢房屋有那种感情，我非常高兴。”我说道。

她说：“你一直在做些什么呢？”

“还不是我那份儿无聊工作，”我说：“去过一次赛马会，在一匹没指望的马上押了些钱，三十对一呢，每一个子儿都押上去了，竟以一马身长赢啦。谁说我的福星还没动？”

“我很高兴你赢了，”爱丽说道，但是她说起来并没有什么兴奋，因为把你在人世间的一切都押在一匹没指望的马上，而竟然赢了，在爱丽的天地里并不表示有什么意义，不像在我天地中的那么有意义。

“而我又去看着妈妈。”我又加了一句。

“你从来都不怎么提到令堂大人嘛。”

“为什么我要多提呀？”我说。

“你不喜欢令堂大人吗？”

我想了一下，“说不上，”我说：“有时我认为自己并不喜欢。话又得说回来了，一个人长大了，而且——赶过了双亲，父亲和母亲呀。”

“我想你一定很关心她，”爱丽说道：“否则的话，你谈到她时，不会这么含糊糊糊的。”

“有一方面我真服了她老人家，”我说：“她知道得我太清楚了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最坏的她都知道。”

“总得有人非如此不可呀。”爱丽说道。

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有那么一句说法，是什么大作家之流说的，说在听差的眼睛里，没有人是英雄。或许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听差吧。否则的话，一个人老是活在人家的好话当中，那一定难受死了。”

“吁，爱丽，你的的确确大有见地嘛，”我握着她的手说，“你对我的一切都知道吗？”

“我想知道吧。”爱丽说，语气相当沉静、直率。

“我可从没有告诉过你多少啊。”

“你意思是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任何事情吗？你一向都不开口嘛。那是不同的，但是我对你的个性，你这个人，知道得相当深入。”

“如果你真知道那我就奇怪了。”我接着又继续说下去：“这话听起来相当傻里傻气，我爱你；似乎这句话说得太迟了些，是吗？我意思是，你好早一段时间以前就已经知道了，实际上从我们开头的时候，是吗？”

“是呀，”爱丽说道：“而你也不知道我呀，难道你不知道？”

“这件事情是，”我说：“我们该做些什么？爱丽，这不容易呵，你相当了解我是何许人，做些什么，过的是什么生活。我回去看妈妈，以及她住的那里的那条有点儿看得过去的小街。爱丽，那可不是同你一样的世界，我想我们要能使他们见见面都会办不到。”

“你可以带我去见见令堂呀。”

“是的，可以，”我说：“只不过我宁愿不这么做，我能料到她对你说的话很刺耳，或许还很难听。可是你明白我们得一起过一种奇怪的生活了，你和我。那不会是你以前过的那种日子了，也不会是我从前过的方式。那会是一种新生活，在那种生活里我们有那么一处会见的场地，介乎我的贫穷、没学识和你有钱、有教养、有社会知识的

当中。我的朋友会认为你自以为了不起，你的朋友会认为我上不了台面；所以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
“我就要告诉你，”爱丽说道：“我们要确确实实干什么。

我们要住在吉卜赛庄一幢房子里——一幢梦寐以求的房屋，并由你的朋友桑托尼来替我们盖。那就是我们该干的。”她又补充道：“我们要先结婚，这可是你的意思，不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我说：“那正是我的意思，如果你有把握，这件事对你没有错的话。”

“那很容易嘛，”爱丽说道：“我们下个星期就可以结婚；我到年龄了，你明白了吧。现在我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这么一来一切都不同了。我想，你说关于亲人的看法很对；我不告诉我一家人，你也不告诉令堂，一直到婚事过去，那时他们可以大发雷霆，但已是生米煮成熟饭了。”

“那可是棒极了，爱丽，”我说：“棒极了。不过还有一件事，我很不愿意告诉你听。爱丽，我们没法子住在吉卜赛在了。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盖房子，但是不可能在那里，因为那片地皮卖掉了。”

“我知道那儿卖掉了，”爱丽说，一面哈哈笑着：“美克，你不可不明白，买那片地皮的就是本小姐呀。”出品：阿加莎·克里斯蒂小说专区

第八章

我们坐在溪旁的青青草地上，在我们四周都是水花，还有一条小径和踏脚石。还有好多人都坐在周围，可是我们却视而不见，因为我们也像所有其他的人一样——一对年轻人，在谈他们的未来。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她望着她，简直说不出话来。

“美克，”她说：“我有件事情，那件事情非告诉你不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一件关于我的事。”

“你用不着嘛，”我说：“任何事都用不着告诉我。”

“用得着，我一定要告诉你，好早好早以前就应该告诉你了，但是我不愿意，因为——因为我以为或许那会把你撵跑的。但是这件事，有点儿可以解释解释吉卜赛庄。”

“你买下那片地方了？”我说：“可是你怎么买到手的呢？”

“靠律师嘛，”她说：“很寻常的办法。你知道的，这是十全十美的投资，地皮会涨，我的律师对这件事很高兴。”

这可真是怪怪的，蓦然间听到爱丽，温温柔柔腼腆腼腆的爱丽，说出做买卖生意世界里这种知识、这种信念来。

“你为我们买下来的吗？”

“是呀，我去找自己的律师，并不是我们家里的那一位。

我告诉他要做些什么，要他调查调查那处地方，我便着手办理一切事情、准备妥当。有两个人也在打算，不过他们并不那么真正拼命要弄到手，出价也不很高。这件事情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整个手续都要着手，安排妥当，等到我年龄届满的那一天签字，现在字也签过了，事情也办妥了。”

“可是你事先一定得有些存款或者其他什么的呀，你有足够的款项来办这件事吗？”

“没有，”爱丽说：“没有，我在事前并没有控制足够的钱，但当然也有人愿意先垫钱给你呀。如果你到一家新开的法律事务所去，他们就要你聘请他们，担任生意上的来往，一直到你继承了应分应得

的财产为止；所以他们也欣然愿意冒这个险，因为说不定在你生日以前，或许就一下死翘翘了呢。”

“你说起来可真是有条有理的嘛，”我说：“真使我大吃一惊呢。”

“不要提生意了，”爱丽说道：“我得说回来，谈到我要告诉你的事了。有一些我已经告诉过你了，但我并不以为你知道了。”

“我不要知道，”我说，声音也提高了，几乎是在叫：“什么事都甭告诉我，我并不要知道你做过什么，或者谁谁谁喜欢你，你又发生了些什么事，这些半点儿都不要知道。”

“半点儿都不是那种事儿嘛，”她说：“我真还没有领悟到，你害怕的还是那些事。不是，半点儿都不是那一类的事，没有什么性的秘密；我没有过别的人，只除开你。我要告诉你的事，那就是我很……这个……我很有钱。”

“我知道呀，”我说：“你早就告诉过我了。”

“是呀，”爱丽淡淡笑着说：“那就是你对我说的，‘可怜的小小富家女’，但是比那还多那么一点点儿。家祖父，你知道吗，富可敌国；石油，大部分都是石油，还有其他的产业，他付过赡养费的几位太太都已经过世，在世间的只有家父和我，因为他老人家另外两个儿子也死了，一个在韩战战死，另外一个是一车祸丧生。因此家父突然去世后，全部财产都留下来，好大一笔信托财产全部都归我了。家父生前曾经为继母做过安排，所以她再得不到什么了。财产全部都是我的，美克呵，实际上我是美国最富的女性之一了。”

“老天爷，”我说：“我并不知道……对，你说得没错，以前我不知道是这样的。”

“我并不要你知道嘛，也不愿意告诉你，那也就是为什么我说到姓名时很怕——郭华妮，而我家姓谷，我想你可能只知谷家这个姓，所以就含糊含糊说我姓郭。”

“是呀，”我说：“我影影绰绰见过谷家这个姓。不过即使在那时候，我想也不认得。很多人的姓差不多都像那一样。”

“那也就是，”她说：“我为什么一直都被别人围住，像在里面坐牢似的。一直都有侦探监视住我，甚至年轻人谁和我说话以前，都要

经过检查。无论什么时候我交上一个朋友，他们就一定要相当确定，这人不是个不适当的。你真不知道那真是一种恐怖而又恐怖的犯人生活呵！不过现在那一切都过去了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——”

“当然我不介意呀，”我说：“说实在话，我们可会有好多乐趣了，”我说：“对我来说，你无论怎么富都不够呀！”

我们两个人都哈哈笑了起来，她说：“我所喜欢你的是，你对一切事情都毫不做作，自自然然。”

“除此以外，”我说：“料想你还要付好多税吧，不是吗？像我这一号儿的人，那可是不多的几件好事之一，那就是所赚的每一个子儿都进了我的荷包，谁也拿不走了。”

“我们会有自己的房子，”爱丽说：“在吉卜赛庄上。”就在这个时候，她突然打了个冷噤。

“亲爱的，你不冷吧。”我说，抬头望着阳光。

“不冷呀。”她说。

这天真正非常炎热，我们一直在晒太阳，天气几乎就像是在法国南部。

“不冷，”爱丽说：“只因为那件事——那个老太婆，那天的那个吉卜赛女人。”

“呵，甭想她了，”我说：“反正那是个神经病呀。”

“你想她真的认为那片地方有毒咒吗？”

“我认为吉卜赛人都像那样，你知道吗——一向要什么咒语啦，或者别的事情上唱唱歌跳跳舞的。”

“你对吉卜赛人知道得多不多？”

“绝对绝对一无所知，”我说老实话：“爱丽，如果你不要吉卜赛庄，我们可以在别的地方盖房子呀。在威尔斯境内的山头上，在西班牙海岸边，或者在意大利山麓下，桑托尼也可以在那些地方替我们盖房子呀。”

“不，”爱丽说：“我就要房子在那里，那是我头一次见到你走上公路，突然转过那角落，然后你见到我，停下来望着我的地方，我决忘不了。”

“我也不会忘掉。”我说。

“所以，房子就要盖在那地方，而由你那位朋友桑托尼来盖。”

“我希望他还在世，”我说时有些不自在的痛苦：“他有病在身。”

“呵，他还在，”爱丽说：“好生生的，我去见过他。”

“你去见过他吗？”

“对呀，那时我在法国南部，他在那里的疗养院里。”

“爱丽呀，你所做的、所处理的这些事情，每一分钟每一分钟似乎越来越使人吃惊了。”

“我认为，他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人物，”爱丽说：“不过相当吓人。”

“他吓着了你吗？”

“是呀，一定有什么原因，他吓得我很厉害。”

“你和他谈过关于我们的事吗？”

“是呀，呵，谈过，我把我们的一切，以及吉卜赛庄，关于房子的事都向他说了。当时他告诉我，我们请他就不得不冒一次险了，他病得很厉害，不过他说他认为依然会有剩余的日子，去察看地形，画出平面图，使房子轮廓成形，拟定兴建计划。他说，如果房子还没有盖成他就魂归道山，一点儿也不会不在乎。不过我告诉他，”爱丽又加上一句：“在房子没盖好以前，他一定不能死，因为我要他看见我们住在里面。”

“对这句话他怎么说？”

“他问我知不知道和你结婚是在做什么？我说当然知道呀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他说‘我奇怪你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’”

“我知道呀，没错。”我说。

“他说了，‘谷小姐，你一向会知道往什么地方去？’”他说道：“你们要去的地方，总是你所要去的，而且因为是你所选择的途径。”

“‘不过罗美克嘛，’他说：‘也许走错了一条路，他还没有长大得能知道自己往什么地方去。’”

“我就说了，”爱丽说：“他同我在一起十分安全呀。”

她有超群绝伦的自信心，然而，我对桑托尼所说的话，却十分光火。他就像我妈妈一样，总是似乎对我比起我自己还要知道得多些。

“我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，”我说：“走的是我要走的路，而我们一起走。”

“他们已经开始把‘古堡’废墟推平了。”爱丽说道。

她谈起现实的事情来。

“平面图设计一完成，那就会是急急忙忙的工作了。我们一定得快，桑托尼说的，我们下个星期二结婚好吗？”爱丽说道：“那个礼拜有好日子呢。”

“谁都不要在场。”我说。

“只除了葛莉娜。”爱丽说道。

“见她的大头鬼，”我说：“我们结婚不要她来，就只你和我，没有别的人。必要的证人嘛，我们可以在街上拖来几个好了。”

我现在真正想起来，回头过去，那天真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。出品：阿加莎·克里斯蒂小说专区

第九章

所以，如此这般，爱丽和我结了婚，这么说听上去突如其来，不过您也看得出，事情实际上就这么发生的吧。我们决定结婚，便结婚了。

这是整个事情的一部分——并不是一部爱情小说或者童话故事的大团圆。“所以他们就结婚了，以后便过着幸福的生活。”毕竟，你可没法子在以后过着幸福生活的当中，演出一幕大事来吧。我们结了婚，两个人都快乐，在任何人理解我们，开始制造寻常的困难和骚乱以前，那真是一段好时光，我们对这许许多多已经拿定了主意。

整个事情真正非比寻常地简单。爱丽希望自由，对她的行迹，掩饰得十分聪明，一直到现在。那位得力的葛莉娜，采取了一切必需的步骤，而且总是在她的后面担任警戒。不用多久，我就已经领悟出，事实上没有一个人，是真正关怀爱丽，以及关切她在做些什么的。她那位继母热衷于自己的社交生活和谈情说爱。如果爱丽不愿意陪了她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点，就没有必要跟了去。她有所有正正当当的家庭女教师啦，使女啦，以及学校各种方便，倘若她要去欧洲，为什么不去？如果她选定了要在伦敦过二十一岁生日，同样一句话，为什么不可以？而现在她继承到了这份庞大的财产，只要开销金钱，家庭中大权在手，假如她要在法国利维拉有幢别墅；在西班牙的布拉瓦海岸来一幢古堡；或者一艘游艇；或者任何其他东西；她只要提到这件事，那些环绕在百万富豪四周围的清客蔑片，便可以办得咄嗟立至。

我推测，在她家庭中，把葛莉娜当成了一位很欣赏的丑旦；她精明能干，能办好一切的安排和筹备事项，有极高的效率，毫无疑问，她对爱丽的继母、那位姑父、还有几个古古怪怪到处漂游的表兄妹，能应付得妥妥贴贴，深得欢心。

爱丽自己聘的律师不下三位，她时加指示；在她四周还有庞大的财务网，有许许多多银行家、律师和信托基金会的行政人员。我时时瞥见这一片天地，大部份都是在谈话中，爱丽漫不经心中所说出的事情。当然，她心中没有想到过，我会不知道所有这些事。她从小就在这些人中间长大，自然而然就断定，整个世界都知道他们是什么人，做些什么工作，以及所有的一切一切。

而事实上，在我们新婚燕尔期间，见到了彼此生活中特殊的癖性，没有料到竟是我们最乐在其中的事。说得露骨点吧——我对自己说的话就十分露骨，这也就是习惯于我的新生活的唯一办法——穷小子根本不知道有钱人是怎么生活的，阔佬也不晓得那些苦哈哈如何过日子，要知道知道，对双方面都真正引人入胜。有一回我不安地说道：

“喂哎，爱丽，在所有这一切上，我的意思是，在我们的婚姻中，竟会有这么分歧错杂得可怕的事情吗？”

爱丽想了一下，我注意到她并不太有兴趣。

“呵，是呀，”她说：“这些事可能很讨厌，”她又加上一句：“我希望你不会太介意吧。”

“我不会介意的——为什么要呢？——倒是你，他们会在这些事上欺负你吗？”

“我也料到会，”爱丽说：“不过我们用不着理会，问题是他们不能做任何事情。”

“但是他们会试试吧？”

“呵，是呀，”爱丽说：“他们会试试。”然后她若有所思地加上一句：“八成儿他们要试试把你收买呢！”

“收买我吗？”

“别那么大惊失色的呀，”爱丽说，微微笑着，就像个小妞儿快乐的笑容：“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，”然后加上一句，“他们起先收买了汤咪妮，你知道吧。”

“汤咪妮？就是人家说的那位女石油商继承人吗？”

“不错，就是她，她逃离家庭在海滩上和一个救生员结了婚。”

“喂呀，爱丽，”我说得很不安：“我在小溪旁也做过一阵救生员呵。”

“呵，真的吗？好有意思噢！永久性的吗？”

“没有，当然不是，只一个夏天，仅只于此了。”

“我希望你用不着发愁了。”爱丽说道。

“汤咪妮的事情如何了？”

“我想，他们不得不提高到二十万美元，”爱丽说道。

“他少一个子儿也不行。咪妮是个男人疯，也真是个低能。”她补充上一句。

“爱丽呀，你真吓了我一跳，”我说：“我不但到手了一位太太。而且还是顶了不起的，随时可以拿来调头寸的。”

“对呀，”爱丽说：“找一个本领高强的律师，告诉他你愿意打开天窗说亮话。然后他就替你安排离婚和赡养费数字。”爱丽说，继续进行对我的教育。“我继母就结过四次婚，”她加上一句：“从这上面可真捞了一大笔。”然后她又说道：“呵，美克，别那样，看上去好像吓坏了一样。”

有意思的是，我真吓坏了，对现代社会在走向更富足阶段中的腐败，有一份儿自负的厌恶。爱丽有点儿小女孩儿气，态度上很天真，几乎使人感动，但是发现她对人世间的的事情十分熟悉，还有很多视所当然，地使我吓了一跳，然而我也知道，她在本质上很不错，像爱丽这种可人儿也知道得很清楚。她天真、纯情、自然而然的妩媚，但那并不意味着她一定就会对世事无识无知。她所知道而认为视所当然的事，只不过是人性中相当有限的片段。她对于我的世界，关于骗取工作的世界，赛马场上的帮派，吸毒贩毒的集团，生活中乱七八糟的危险，以及我在他们中间过活的一生中，认识得非常清楚，门槛很精，衣着很帅的那一伙人，她却不知道。对于在规规矩矩、正正当当中教养长大，却一向愁钱；做妈妈的专凭一双手，在受人尊敬的名声下，辛辛苦苦工作，决心要使自己的儿子一生正派，省吃俭用，每一个子儿都存起来；而做儿子的却快快活活，把各种机会都抛开，或者在一个什么好消息上，倾其所有赌下去，等等，这许许多多，她也不知道。

她对听听我的一生，十分有兴趣，也像我听听她的一生一样，我们两个人都在探索一片陌生的天地。

回顾回顾，我就明白了，和爱丽的新婚生活，是多么快乐得出奇；当时我认为理所当然；她也一样，我和她在普利芳斯的婚姻登记所结婚。谷字并不是一个普通姓氏，记者也好，其他人也好，没有一个知道谷家家族的女继承人在英国。偶尔报纸上有那么隐隐约约的几行，说她在意大利或者什么人的游艇上。我们在婚姻登记所所长的办

公室里结婚，由他一个办事员和一个中年的打字员作证人。所长向我们作了一段小小的认真训话，训的是结婚生活的严肃责任，祝贺我们幸福。然后我们出去，这就自自由由结过婚了。罗美克先生和太太啊！我们在海滨一家大饭店里住了一个星期，然后便出国去。只要想到好玩儿的地方，我们便旅行到那里去，费用在所不计。那三个星期真是畅快极了。

我们去了希腊，到了意大利的翡冷翠，访威尼斯，倘佯在利都海滨胜地，然后赴法国的利维拉，再去多罗迈特，有一半的地名我现在都忘记了。我们坐客机，包一艘潜艇，或者在又大又漂亮的汽车。我们在逍遥自得时，也从爱丽那里猜测到，葛莉娜依然在家里的战线上做她自己的事情。

我们一面旅行，一面寄信，一面把所有爱丽留给她的形形色色的明信片 and 函件都转寄。

“当然，将来会有结帐的一天，”爱丽说道：“他们会像一片兀鹰云一般朝我们身上扑下来，但在到了那个时候以前，我们还不如享受享受吧。”

“葛莉娜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他们发现了真相，不会很生她的气吗？”

“呵，当然会呀，”爱丽说道：“不过葛莉娜不会在意，她很坚强的。”

“那不会使她丢掉差事，而不得不另外找工作吗？”

“她为什么要另外找工作做？”爱丽说：“她会来和我们一起住呀。”

“不行！”我说。

“不行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美克。”

“我们不要任何人住在一起。”我说。

“葛莉娜不会有妨碍的，”爱丽说道：“而且她很有用处。

说实在的，没有她我真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，样样事情都由她经管着啊。”

我蹙紧眉头：“我可不喜欢那样儿，再说，我们要自己的房屋——梦想的宅第。毕竟，爱丽——我们要这幢房屋是我们的呀。”

“不错，”爱丽说道：“我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。但那还是一样的一一”她踌躇了一下：“我的意思是，葛莉娜没有地方可住，那对她太刻薄了吧。何况，她跟我一起，样样事情都在替我办，到现在都四年了。只要看看她是帮了我多大的忙，结了婚以及所有的事情。”

“我不要她的影子随时都在我们中间！”

“美克呵，她可根本不是那样儿的人啊，你还根本没有见过她的面呢。”

“没有，没有，我知道还没见过，不过一一这跟喜不喜欢她一点儿关系也没有，爱丽，我们只要自己自自在在的。”

“美克，亲爱的！”爱丽轻轻说道。

这件事我们暂时搁下了。

在我们的蜜月旅行期中，会到了桑托尼，那是在希腊，他住在海边附近的一户没人住的小屋子里。看上去他病势沉重，比起一年前我见到他时恶化了很多，这使我吃了一惊。

他热烈地欢迎了爱丽和我两个人。

“你们两个，举行过婚礼了”他说。

“是呀，”爱丽说：“现在我们要请人盖房子了！”

“我已经在这里替你们画好了平面图，”他对我说：“她告诉过你，不是吗？说她如何来的，又如何把我打听出来，对我下了——命令，”他说道，这个词儿是他想了想后说出的。

“呵！这可不是命令，”爱丽说道：“我只是恳求恳求而已。”

“你知道我们买了那块地皮吗？”我说。

“爱丽打电报告诉过我了，寄了好几十张照片给我。”

“当然，你得先来看一下，”爱丽说：“也许你会喜欢那个地方呢。”

“我不喜欢那里。”

“除非你见过，就不会真正知道喜不喜欢吧。”

“孩子，我已经见过了。五天前我坐飞机到那里去过，在那里会过你们尖脸律师中的一位——那个英国佬。”

“克劳福先生吗？”

“就是那位仁兄，事实上，工程已经动手了；推平地面，清除旧宅的瓦石、地基——排水——你们回英国去时，我会在那边接你们。”然后他拿出平面图来，我们就坐下来看这幢要起造的房屋。除开建筑的立体图和平面图以外，甚至还有一份水彩的写景图呢。

“美克，你喜欢吗？”

我深深吸了口气。

“喜欢，”我说：“正是这么一幢，绝对就是这么一幢。”

“美克，你时常谈这个都谈够了。我在心境异想天开时，总想到那片地区遭人厌恶、挨过毒咒的。你是个爱上了房屋的人，也许你赢不了，也许根本见不到，乃至根本盖不起来。”

“但是这幢房屋就要盖起来了，”爱丽说：“就要盖起来了，不是吗？”

“如果老天爷愿意，或者阎王爷愿意的话，”桑托尼说道：“那由不得我啊。”

“你一点儿都没有——没有好一些吗？”我怀疑地问道。

“你那个大脑袋瓜儿里记住吧，我再也好不起来了，那是不可能的事了。”

“胡说人道，”我说：“人随时都能发现治病的特效药，医师都是些阴沉沉的人，他们放弃病人，当成死定了，到后来病人讥笑他们，看不起他们，又活了五十来岁呢。”

“美克，我欣赏你的乐观，不过我的病不是那一种。他们把你送进医院，给你换了血，你又活过来，能活下小小一阵子，得到了那么一小段时间，等等，每一回身体却越来越衰弱。”

“你很勇敢。”爱丽说。

“呵，才不呢，我并不勇敢。一件事情已经定了，就没有什么勇敢可言的了。所能做的，就是找到自己的安慰。”

“盖房子吗？”

“不，不是那个。我的元气一定越来越少，你明白吧，因此盖房子就越来越困难，而不是更容易；力气不断消失。

不，但还是有安慰，有时候是非常古怪的安慰。”

“我真不了解你。”我说。

“对，美克，你不会了解我，我想爱丽也不真正了解，只或许会吧。”他继续说下去，与其说是向我们，毋宁是对自己说：“两件事情并驾齐驱，衰弱和力气，元气日消的衰弱，挫折掉的力量。你明白吧，现在你所做的并没有甚么紧要！反正是要死了，所以你可以选择任何事情来做。没有半点儿事情能够吓阻住你，没有甚么能勒住你，我可以在雅典的大街上走，朝那些面孔不讨我喜欢的男男女女，开枪把他们打死，想想这一点吧。”

“警察也一样要把你逮捕呀。”我指出这一点。

“当然他们办得到，但是他们还能做什么！充其量要我的命吧。可是，我这条命在很短期间内，就会被比法律更大的力量要去了呵。他们还能有什么旁的办法吗？把我送进牢里关二十年——三十年吗？那真是好笑了，不是吗？我要服的刑期决没有二十年、三十年。六个月——一年——十八个月充其量了，任何人对我没有一点办法可用。所以在剩下的这段时间里，我就是王，能够喜欢什么就做什么。有时候这是一种非常任性的念头呢。只不过——只不过，你们明白吗，并没有太大的诱惑，因为我所要做的，没有一项是特别外来的或者无法无天的事呵。”

我们离开了他以后，开车驶向雅典。爱丽对我说道：

“他人很古怪，你知道吗，有时我觉得很怕他。”

“怕桑托尼吗——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他与别人不同，又因为他有一种——我不知道——在什么地方有一种残忍和不顾后果。而我以为他想告诉我们，真真正正的，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，增加了他的不顾后果。假定……”爱丽说道，她以激动的样子望着我脸上几乎是一种着迷的激动表情：“假定他替我们造了一座可爱的城堡，我们可爱的宅第，就在那松林中的悬壁边上；又假定我们进来到里面去住。他就在门边，欢迎我们进去，然后——

“爱丽，然后怎样？”

“然后，假定他跟着我们进来，在后面慢慢把门关上，就在门边把我们杀掉，割断了我们喉咙或者什么的。”

“爱丽呀，你想的这些事真把我吓着了。”

“美克，你和我的麻烦，便是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，我们都梦想着那些也许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许多事情啊。”

“可别想到和吉卜赛庄相关的牺牲了。”

“是那个名字啊，我想，以及对那地方的毒咒。”

“那里没有什么毒咒，”我叱叫道：“全都是胡说人道，忘了它吧。”

那时是在希腊。出品：阿加莎·克里斯蒂小说专区

第十章

我想，是那天以后的一天吧，当时我们在雅典。正在城垣的箭楼阶梯上，爱丽向她所认识的一批人跑过去，他们是从一艘希腊游轮上岸的。有一个大约三十五岁上下的女人，离开了团体，急急忙忙从梯级上冲过来，向着爱丽叫了起来。

“哇，我可从没有想到嘛，真是好呀，谷爱丽吗？唔，你在这里干嘛呀？我却不知道呢，随旅行团来的吗？”

“不是，”爱丽说道：“只是在这里待一待。”

“老天，见到你真是好极了。可瑞好吗？她也在这儿吗？”

“没有，可瑞在奥国萨尔斯堡吧，我想。”

“唔，唔，唔，”这个女人望着我，爱丽说得支支唔唔：“我来介绍介绍好了——罗先生，彭太太。”

“幸会，幸会。你们在这儿还要待多久呀？”

“我明天就走。”爱丽说。

“呵，老天，我再不走的话，赶不上队伍了，我们的介绍说明，我可一个字儿都不想错过呢。他们可真有点儿着急忙慌，你知道的，到一天的末了简直就筋疲力尽了。有机会再见，你喝一杯吗？”

“今几个不行了，”爱丽说道：“我们要跟着旅行车走了。”

彭太太赶紧跑去赶队伍，爱丽一直跟着我走上城垣箭楼的阶梯，却转了个身，又向下走。

“这一下可把事情摊开了，可不是吗？”她对我说。

“什么事情摊开了？”

爱丽一两分钟都没有答话，然后这才叹了口气：“今天晚上我一定要写信了。”

“写给谁呀？”

“呵，写给可瑞，写给博南克姑父，我想，还有安德伯伯。”

“安德伯伯是谁，又是位新人物嘛。”

“厉安德，并不是真正的伯伯，是我一位主要监护人，托付人，或者随便你怎么称呼吧。他是位律师——很有名气。”

“你信里面要写些什么？”

“我要告诉他们，我结婚了。刚才我不能贸然就和彭洛娜这么说：‘我来介绍介绍，这是我先生。’那会召来吓死人的一声尖叫，大喊大叫的：‘我从没听说到你结婚了呀，好人儿，把这一切经过都告诉我吧。’等等。只有我继母，傅南克姑父，和厉安德伯伯应该最先听到，那才算公平。”她叹了口气：“呵，好吧，到现在为止，我们已经有过一段可爱的时光了。”

“他们会说些什么，或者有什么行动？”我问道。

“料得到的是，搞得鸡飞狗跳。”爱丽用她那平平静静的方式说道。“如果他们要那么做，也不要紧，过一阵他们就想通了。我也料到，我们一定要开一次会吧。我们可以到纽约去，你乐意去吗？”她探询地望着我。

“这码子事我半点儿也不乐意，我要跟你在一起，只要桑托尼一到那里，望着我们的房屋，一块砖一块砖砌将起来。”

“我们可以办得到呀，”爱丽说道：“话又说回来了，一家人开会也用不了多久。很可能就那么漂漂亮亮一大排就行，一下子就混过去了。不是我们飞到那里去，就是他们飞到这里来。”

“我听你说过，你的继母在萨尔斯堡吧。”

“呵，我刚刚说过，如果我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，那这话就很奇怪了。不错，”爱丽叹了口气说道：“我们要回家去同他们见面。美克，我希望你不会太介意吧。”

“介意什么——你的一家人吗？”

“对呀，如果他们对你别别扭扭的，你不介意吧？”

“我想和你结了婚，那是非付不可的代价吧，”我说：“我会忍的。”

“还有令堂呢？”爱丽真是考虑周到。

“爱丽，看在老天份上，你可别想法子安排你那位穿得华丽、大摆架子的继母，和我那位住在偏僻小街上的妈妈见面吧。她们要是见了面，彼此会谈些什么？你想过吗？”

“假如可瑞真是我妈妈，那她们彼此可就有好多话要谈了，”爱丽说道：“美克，我希望你不要对她们太固执！”

“我吗！”我怀疑地说道：“你们美国人不是有句话吗——我是上错了轨道的人，可不是吗？”

“你也用不着写在纸片上，挂在自己身上啊。”

“该穿什么衣服合适，我不知道，”我说得痛苦：“该用什么恰当的方法来谈事情，我不知道；关于绘画啦，艺术啦，音乐啦，说真的我是一窍不通；我现在刚刚只学到了给谁小费，给多少。”

“你不这么想吗？美克，那不使你更觉得兴奋吗？我想是吧。”

“无论如何，”我说：“你不要把我母亲拖进你家的团体中去。”

“我并不是提议把任何人拖进任何东西里面去，不过我想，美克，我们回到英国后，我应该去见见你母亲。”

“不行！”我爆炸般地吼了起来。

她望着我，神色相当惊诧。

“为什么不呀？美克，我的意思是，除开任何事情不说，不去看是非常失礼的呀。你告诉过妈妈说你结婚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

“为什么不告诉呢？”

我没有回答。

“我们回到英国以后，你告诉她结婚了，带了她来看我，这不是更简单的办法吗？”

“不行，”我说，这次并不那么爆炸了，但依然相当加重语气。

“你不要我同她见面是吗。”爱丽缓缓说道。

当然，我并不是，我以为这件事够明显的了，但我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便是解释，不明白自己要怎么才能解释。

“那么做并不太恰当，”我慢慢地说，“你一定要见面，我敢肯定一定会惹出麻烦来。”

“你以为她不会喜欢我吗？”

“没有一个人能忍得住不喜欢你，但是那并不——呵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，但是她也许会烦恼，为难。毕竟，这个，我意思是我这次结婚门不当户不对，这是种老式看法，她不会高兴的。”

爱丽缓缓摇摇头。

“这年头儿里，真还有人这么想吗？”

“当然他们这么想，在你的国家里，他们也这样想。”

“不错，”她说：“在某些方面来说的确如此，但是……如果任何人在那里有了大……”

“你意思是一个人赚了大钱吧。”

“这个，并不仅仅只是钱呀！”

“就是钱，”我说：“就是钱，如果一个人赚了大钱，就受人敬仰、赞佩，至于他出身是甚么所在，那倒无关紧要了。”

“这个，天下乌鸦一般黑啊。”爱丽说道。

“爱丽，拜托拜托，”我说：“求求你不要去看我妈妈。”

“我依然认为这不合情理。”

“不，这并不会，难道你不认为我知道，什么事情对我母亲最好吗？她会烦会乱，我告诉你她会的。”

“但是你一定要告诉她你结过婚了。”

“好的，”我说：“这点我会办到。”

我心中念头一动，在国外写信告诉妈妈，要容易得多。

那天晚上，爱丽写信给博南克姑父、厉安德伯伯和继母可瑞，我也写了封自己的信，信很短。

“妈妈您好，”我写道：“这是我早就该禀告您的，只是觉得有点儿别别扭扭。三个星期以前我结婚了，这件事相当突如其来，她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儿，性格非常温和，有很多钱，有时候钱多会使很多事情很别扭的。我们要在国内一处地方建造一幢房屋。目前我们正在欧洲旅行，一切都好，儿美克禀。”

这天晚上我们写信的结果，多多少少并不相同。妈妈过了一个星期，才寄了封信来，十足她老人家的典型。

“美克儿，见来信我很高兴，希望你们将来非常快乐。

顺向近好，母字。”

爱丽预言的可一点儿不错，她那一方的可就天下大乱了。我们捅了个马蜂窝，许许多多记者包围住我们，要我们这次诗情画意的婚事

消息，报纸上一则则的新闻，都是关于谷家女公子和她这次悱恻缠绵的离家出走。银行家和律师纷纷来了信，最后安排了正式的会面。我们在吉卜赛庄工地见到了桑托尼，看了看房屋结构的平面图，讨论了很多事情，看了许多在进行的工作，便到了伦敦。在郭里奇大饭店订了套房一间，就像旧世界书里所说的一样，准备承受骑兵的攻击。

头一个来到的是厉安德先生，他是位上了年纪的人，仪容整整洁洁，表情冷冷淡淡，个子又高又瘦，态度温和有礼。他是波士顿人，从他声音里听不出是美国人嘛。通过电话后，他在中午十二点，到我们住的套房来拜访。我看得出爱丽紧张兮兮的，虽然她装得若无其事的。

厉先生吻了吻爱丽，然后伸出一只手来，含笑对着我。

“好了，爱丽乖孩子，你的气色很好嘛，可以这么说，是娇艳异常呢。”

“安德伯伯，您好吗？怎么来的？坐飞机吗？”

“没有，我坐的是‘玛丽皇后号’，这一趟旅行非常愉快。这位是你先生吗？”

“是的，罗美克。”

我演起戏来了，或者以为自己在演戏。“您好吗？”我说。然后问他要不要来杯酒，他愉快地谢绝了。人坐在一把镀金扶手的高背椅上，依然微微笑着，从爱丽望到我。

“好了，”他说道：“你们两个年轻人真把我们给震住了。一切都情意绵绵吧？呃？”

“我很抱歉，”爱丽说：“真的非常抱歉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厉先生说得相当冷淡。

“我认为那是最好的办法。”爱丽说。

“我还不完全明白你的意思，我的孩子。”

“安德伯伯，”爱丽说道：“您知道得清清楚楚嘛，如果我的婚事在任何一种方式进行，那都会是件最吓坏人的大惊小怪呀。”

“为什么会有那么吓坏人的大惊小怪？”

“您知道他们一直是什么情形的吗，”爱丽说：“您也知道的，”她责备地加上一句，又说道：“我接到可瑞两封信，昨儿一封，今儿早上又一封。”

“好孩子，你一定要把滚动打点儿折扣，在这种环境下，那是自然而然的呀，你不这么想吗？”

“我要和谁结婚，怎么结婚，在什么地方结婚，那都是我的事。”

“话虽如此说，但是你就会知道，任何家庭里的女性，都不会同意这么做的。”

“说实在话，我已经替大家省了好多麻烦了。”

“你也可以这么说。”

“但这是真实情形，一是吗？”

“可是你大搞特搞瞒天过海，不是吗？有人帮你的忙，那个人应该知道有更好的办法来做到的。”

爱丽满脸绯红。

“您是说葛莉娜吗？她所做的都是我请她办的呀，他们都对她非常不满吗？”

“当然，她也好，你也好，料到还有除此以外的情形吗？记住，她在地位上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吗？”

“我已经成年了，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。”

“我谈的是你成年以前的那段时间，在那段时候就开始欺瞒起来了，不是吗？”

“您不能怪爱丽，厉先生，”我说：“一开始，我并不知道继续下去的是什么，又因为她亲人都在另一个国家，我很不容易和他们接触接触。”

“我十分了解，”厉先生说：“葛莉娜寄了几封信，寄了一些消息给谷太太和我，是出于爱丽在这儿的要求，如果我可以说什么的话，这件事表现得很有能力。你见过葛莉娜了吗？美克，我也许可以叫你美克了吧，因为你是爱丽的先生。”

“当然可以，”我说：“叫我美克好了。不，我还没有见过葛莉娜小姐。”

“真的吗？在我看起来真是出乎意料以外了，”他意味深长地望了我好一阵子：“我还以为你们结婚时她在场的呢。”

“没有，葛莉娜当时不在。”爱丽说道，她白了我一眼，我改口改得很不舒服。

厉先生的眼光依然若有所思地盯在我身上，使得我很不自在起来，似乎要多说些什么，然后又改变了主意。

“我只怕，”他过了一会儿以后才说：“你们两个人，美克、爱丽，会不得不忍受爱丽家庭很多的责备和批评了。”

“我想他们会一窝蜂般朝我扑下来。”爱丽说道。

“十有八九吧，”厉先生说道：“我一直没法打开这条路。”

“那您在我们这一边儿了，安德伯伯。”爱丽笑着朝他说。

“你可不能要求一个谨慎的律师到那种程度，我已经学到了，在人生中接受既成事实总是聪明的。你们两个已经彼此爱上了，也已结了婚，爱丽我知道你要说，已经在英国南部买了一片地产，已经动工在上面盖一幢房屋。因此，你们打算住在这个国家，是吗？”

“我们打算在这里建立家庭，是的，您反对我们这么做吗？”我说道，声音里有些儿气愤：“爱丽和我结了婚，现在她是英国公民了。所以，她为什么不住在英国？”

“根本没有什么理由嘛，事实上，根本没有什么理由，爱丽不住在她自个儿挑上的任何国家，或者，的确不只在个国家里有房地产。爱丽，记得吗？拿索岛上的那幢房子是你的。”

“我一直都以为是可瑞的呢，她举止上一向就像是她的一样。”

“但是实际上的所有权归你所有，长岛也有你一幢房屋，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去的话；在西部你还有一大批产石油的地产呢。”他的声音很亲切愉快，但我有这种感觉，他的话正以奇妙的方法冲着我来。这是不是他的办法，想在我和爱丽中间，慢慢地插进楔块来？我不敢确定，似乎并不十分合道理，把楔块打进去，那个男人的太太有遍布全世界的财产，富可敌国。如果有什么的话，我应该想到，他会降低爱丽财产权、金钱，以及所有一切的重要性。如果他显然认为我

是一个捞客，那就对我更有利了。但我的确省悟到厉先生是个阴险人物，任何时候要知道他说话的用意何在——在他那平静、愉快的姿态后面，心中想些什么，都很困难。他设法以自己的办法，使我觉得不舒服吗？使我觉得自己差不多会公然挂上捞客的招牌吗？他又向爱丽说道：

“我已经带来了相当多的法律文件，都是一定要你和我办好的，爱丽，这许多文件上很多都要你签字。”

“好呀，当然，安德伯伯，任何时候都行。”

“正如你所说的，任何时候，不过不用着急，我在伦敦还有别的事，在这里大约要待十天左右，”

十天吗，我想，这可是段长长的时间嘛。我倒是巴不得厉先生不在这儿待十天。他对我表面上很客气，然而，你也可以这么说，还显示出他依然对很多地方，保留了自己的判断。不过，当时我还在琢磨，他是不是我真正的敌人。如果他是的话，就不会是那种摊牌的人。

“好啦，”他继续说道：“现在我们已经都会过面了，你也许可以说，谈到为了未来的条件了。我很想和你先生略略谈那么一会儿。”

爱丽说道：“你可以和我们两个谈呀。”她站起身来，我一只手放在她手臂上。

“可人儿，别冒火了，现在，你不是保护小鸡的母鸡啊。”我轻轻把她推到卧室门那里去。“安德伯伯要考量考量我，”我说道：“那在他的权利范围以内嘛。”

我轻轻把她推进双重门，把两扇门都关上，回到这间房里。这是间又大又漂亮的会客室，我回来，端了把椅子坐在厉先生对面，“好啦，”我说：“开枪吧！”

“谢谢你，美克，”他说：“首先我要你放心的是，我并不是像你所认为的敌人，无论哪方面都不是。”

“这个，”我说：“我很高兴听到这句话。”我说话的声音对这一点并不十分有把握。

“我开门见山地说吧，”厉先生说道：“在那个可爱的孩子面前，我既是她的监护人，也好喜欢她，所以我说话很坦白。”

美克，也许你还没有充分赏识，但爱丽是一个最最与众不同的既温柔、又可爱的女孩儿。”

“您用不着耽心，我正爱着她呢，没错。”

“那并不是同一件事情，”厉先生说道，姿态冷冷淡淡的：“我希望你就像爱她一样，也能赏识她，是多么真正可爱，而在有些方面，她也是非常脆弱的一个人。”

“我会尽力，”我说：“我并不以为自己一定要非常努力，她是顶尖人物，爱丽是。”

“所以我就可以把打算要说的话说了下去了，我的牌都摊在桌上，极其坦白。你并不是我希望和爱丽结婚的那一种青年人。我喜欢她，就像她家人一样，喜欢她能和一个门当户对的人结婚。”

“换句话说，花花公子。”

“不，并不只是那一点；门当户对，在我看来，这是婚姻的理想基础。我并不是谈到势利的态度。毕竟她爷爷谷汉曼，也是从码头工人起家发迹，到末了成为美国最大的富翁之一。”

“你也可以知道知道，我也会同样这么干的，”我说：“也许到末了我会成为英国最大的富翁之一。”

“样样事情都可能，”厉先生说道：“你有雄心往那条路上走吗？”

“并不只是为钱，”我说：“我要……要到达一个地位，干一番事情，而且……”我踌躇一下，停了下来。

“你有勃勃雄心嘛，我们可以这么说吗？这个，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，我可以保证。”

“我开头还差得远，”我说：“从零开始，我无名小卒一个，也不打算冒充别的。”

他点点头表示赞许。

“说得很好，非常坦白，我很欣赏。好了；美克，我并不是爱丽的亲人，但是行动上她是她的监护人，也是她爷爷交付的，是她一切事

情的信托人，我经管她的财产和投资。因此，我对那些负有一些责任。所以，我对她自己所选的丈夫，想就能够知道的了解了解。”

“好吧，”我说：“你可以向我提问题，我想，你可以很轻而易举得到所喜欢的任何资料。”

“的确如此，”厉先生说：“这是对取得资料的一种方法，所采取的聪明预防措施。不过实际上来说，美克，我喜欢从你嘴里亲自说出我能知道的一切，很高兴听一听你一直到现在经历。”

当然我不喜欢这一点，料想他知道我不喜欢。在我这种地位上的人，没有一个会喜欢呀。表现自己最好的一面是第二天性嘛。我得把求学和以后，在这种观点的指引下，把事情略略掩盖一点，说些少数事情，把真情实相多延伸一点。

我对这一招并不觉得难以为情，认为这是自然而然。我想如果你要活下去，要做的就是这一码子事情，为自己创造出好形象来。人们以你自己的评价来看你，而我可不愿像狄更斯笔下的小伙子。他们在电视上看那些小说，我得说这是为了自己的好谎话。他的名字叫岳里儿来着吧，老是低声下气，搓着两只手，实际上却在那种委委屈屈的后面想办法定计划，我可不要像那样。

我遇到年轻人在一起，就有充足的准备吹上一番，或者对一个有指望的老板，演出好的表现。话又得说回来了，人都有最好的一面和最坏的一面，显示出最坏的一面反反复复来谈并没有好处。不，我为了自己一向干得很好，叙述自己一直到最近的活动。但却从没有想过，要向厉先生作这一号儿的事情。他相当厌恶向我打听私人事情的念头，但我根本不相信他不会这么做，还不是问了。所以我就把真情实相毫不修饰都告诉他，就像你说的一样。

开端的事实很肮脏，我父亲是个醉鬼，不过我有个贤惠母亲，她拼命工作费尽力量帮助我受教育。我对于自己的频频改变职业，换了一个工作又一个工作的事实，并不隐瞒。

他是个好听众，很有鼓励性，如果你懂我意思的话。然而，我却不时意识到他是多么精明，只插进一点点儿小问题，或者批评，有些批评也许我毫不戒备就冲进去了，既不承认也不否认。

不错，我有点儿这种感觉，最好要小心点。过了十分钟以后，我很高兴，这时他往后靠在椅子上；这次调查庭，如果你能这么称的话

——但却一点儿都不像，似乎结束了。

“罗先生——美克，你对人生有一种冒险进取的态度嘛。

那并不坏，你和爱丽在建筑的这幢房屋，再多说点儿给我听听吧。”

“这个，”我说：“这幢房屋离一处名叫‘查德威市场’的镇市并不远。”

“不错，”他说：“我晓得在什么地方，实话实说吧，我跑过去看了一下，要说得更实在一点，就是在昨天。”

这可略略使我吃了一惊，从这一点看，他可是旁门左道这一号儿的人物嘛，装成不知道的事情远比你想象中的多得多呢。

“那地方很漂亮，”我辩护地说：“我们要盖的这幢房屋也会很美，建筑师那个家伙叫桑托尼，不知道你听说过这个人没有，不过……”

“呵，听说过，”厉先生说：“在建筑界里，他很有些名气。”

“我想，他在美国有过建筑工程。”

“不错，他是个大有才能、很有前途的建筑师，不过倒霉的是，听说他的身体不好。”

“他以为自己命在旦夕了，”我说：“不过我不相信，我认为病会治好，人也会复元，做医师的——什么话都说得出来。”

“我希望你的乐观有见地，你是位乐观人士嘛。”

“我谈的是桑托尼。”

“你们做得很好。”

这老家伙用上代名词“你们”，我认为很好。那就不会让人想到，是爱丽自个儿买的了。

“我已经和克劳福先生商讨过了。”

“克劳福是谁？”我略略皱起眉头来。

“克劳福先生，是英国黎克法律事务所的律师，他经手办这桩地皮买卖，这家事务所很不错，而我揣测这块地买得很便宜，我甚至可以说，对这么便宜的价钱十分吃惊。因为我对英国目前的情况很熟悉，甚至说到这桩买卖，都有点觉得困惑；我想克劳福能用这么低价

买到手，自己也出于意料之外；我想你也根本不知道，这片地皮怎么凑巧这么便宜，克劳福对这件事并没有提出什么意见，事实上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来时，看上去他还有点儿难以为情呢。”

“呵，这个，”我说：“那片地挨过毒咒的。”

“你说什么呀？美克，我没听明白。”

“毒咒，您哪，”我解释道：“吉卜赛人的警告，那一类的事情，当地人都知道那里叫吉卜赛庄。”

“呃，一个传说吗？”

“不错，似乎相当困惑，我不知道是多少人编出来的，又有多少是真的。好久以前，出过一回命案或者别的事情吧。一对夫妇和另外一个男人，有些人传说是做先生的开枪打死那两个，然后又自杀，至少裁决书是那么说的。可是所有形形色色的传说满天飞，我想没有一个真正知道出了什么事情，那已是好久好久以前了。打那以后，那块地产转了四五次手，但是没有一个人在那里待得久。”

“呵，”厉先生恍然大悟地说道：“不错，地道的英国民间传说嘛。”他若有所思地望着我：“而你和爱丽不怕那种恶咒吗？”他说得很轻松，微微含笑。

“当然不怕啦，”我说：“爱丽也好，我也好，都不信那种邪门。实际上，那是件吉祥事呢，因为有了那个，我们才买得便宜啊。”我一说过，心中马上想到，在某方面说是吉祥，可是想到爱丽所有的金钱和财产，以及其余的所有一切，买了一块地皮，便宜也好，最高价也好，那都当不得一回事呀。后来又想到，不，我错了！话又得说回来，她爷爷由一个码头工人变成百万富翁，像那样儿的一个人，一向都巴不得低价进高价出呢。

“这个，我倒并不迷信，”厉先生说道：“从你们的财产上来看，这处地方相当壮观，”他打了一下顿：“我只希望你们将来搬进那幢房屋里住下来时，不要让爱丽听到太多的这一类传说。”

“我会尽自己的力，每一件事都不让她听到，”我说：“我并不以为会有什么，会向她说些什么。”

“住在乡下的人，非常喜欢翻来覆去说那一号儿的传说，”厉安德说：“美克，可得记住，爱丽可并不像你一样的坚强，她很容易受

人影响。仅仅在某一方面，可使我……”他将所要说的活停了下来，一只手手指头敲着桌子：“现在我要同你谈一件很困难的事，你说过到现在为止，还没见过葛莉娜。”

“没有，我刚才说过了，到现在还没见过。”

“奇怪，非常稀奇。”

“这个？”我探询地望着他。

“我原来几乎可以断定你已经见过她了，”他慢吞吞说道：“你对她知道有多少啊？”

“我知道她和爱丽在一起有过一段时间了。”

“爱丽十七岁时起，她们就在一起了，她的职务有责任也有信托，初来美国兼有秘书和女伴的身份，可瑞，谷太太，也就是爱丽的后母离开家时，她又是一位女伴，而可瑞离家，我得说是经常会有事。”他说到这一点特别冷冷淡淡的：“我推测，她是个出身很好，各方面都出色的女孩，一半瑞典人，一半德国人，爱丽自然而然就变得依恋上她了。”

“我推测也是。”我说。

“我想，在某些方面，爱丽几乎太依恋她了，我这么说你不要介意。”

“不会，为什么我要介意呀？”就事实上来说，我已经——这个，我自己已经想到过一两次，这也是葛莉娜，那也是葛莉娜。我弄得——这个，我知道不关自己的事，但有时实在是腻味透了。”

“直到现在她还没有表示过，要你见见葛莉娜吗？”

“这个，”我说：“要解释起来不容易。不过我想，不错，我想她或许温温和和地暗示过那么一两回，但是，呃，我们需要彼此交往。除此以外，呃，这个，我想我自己并不要同葛莉娜会面，我的爱丽，不要同别人一起共有。”

“我明白，不错，我明白，爱丽没有提议要葛莉娜参加你们的婚礼吗？”

“她倒是提议过。”我说。

“但是——但是你却不要她来，为什么？”

“我说不上一——真格儿的也说不上。只觉得这个葛莉娜，这个从来没见过的女孩或者婆娘，一向在样样事情里横插着一杠儿。你知道的，替爱丽安排生活、寄明信片啦、寄信啦、填文件啦、安排整个行程啦、把行程告诉家庭啦。我觉得爱丽有点儿依赖葛莉娜，让葛莉娜管理她，而她去做葛莉娜所要求做的每一件事。我——呵，我很抱歉，厉先生，或许我不应该说这些事；可以说我完全是嫉妒。反正，我当时就冒火，说不要葛莉娜参加婚礼，婚礼是我们两个人的，是自己的事，与别人无关。所以我们就去了婚姻登记所所长办公室，由他的办事员和打字员作了两位证人，我敢说，那是我的意思，不肯让葛莉娜到场，而要爱丽属于我。”

“我明白，不错，我明白了，而且我想，假如我能说一句的话，美克，你很聪明。”

“你也不喜欢葛莉娜吧。”我说得很机灵。

“美克，如果你连葛莉娜都还没有见过一面的话，可不能用‘也’这个字眼。”

“是呀，我知道，不过，这个，我意思是如果你对一个人听说了好多关于他的话，自己就可以形成对他的一种印象，一种判断吧。呃，这个，就叫它吃飞醋吧，为甚么‘你’不喜欢葛莉娜呢？”

“这并没有偏见，”厉安德先生说：“不过，美克呀，你是爱丽的先生，而我心中总是以爱丽的幸福为重，我想葛莉娜对爱丽的影响力并不理想，她自己负担的太多了。”

“你想她会不会在我们中间挑拨是非？”我问道。

“我想，”厉安德说：“我没有权利说任何那一类的话。”

他坐在那里，小心翼翼望着我，眨巴着眼儿，就像一只千年老龟。

我丝毫也不知道下面该说什么了，他先说了，每一句话都字斟句酌。

“那么，没有什么建议，说葛莉娜会择定和你们住在一起吗？”

“如果我不答应，就不会的。”我说。

“呵，这就是你的感觉吗？这个主意还没有决定吧。”

“爱丽确实说过这种话，不过，厉先生，我们刚刚燕尔新婚，我们要自己的房屋——我们的新家——是我们两个人的。我想，当然她会来待一段时间，那是自然而然的事。”

“据你这么说，那只是自然而然的事；但是，你或许也意识到这一点，要是就以以后的聘雇上来说，葛莉娜的处境多少有点儿困难了。我意思是，这并不是爱丽对她的想法是什么，而是雇用她、信托她的人对她的感受了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你或者谷什么名字的太太，不会建议她再待在这一个职位上，是吗？”

“他们不可能这么做，除非这方面履行了纯粹是法律上的要求条件。”

“而你认为她会来英国，靠爱丽生活？”

“我并不要使你有太多的私心去反对她，毕竟，这些事大部分都在我心里，我对她所做过的事，以及做那些事的方法。有些我不喜欢。我想爱丽最慷慨，我们可以说，在各方面摧残葛莉娜的前途，她一定会很难过。她也许很冲动任性，一定要葛莉娜来和你们一起住。”

“我想爱丽不会坚持吧，”我慢吞吞说道，但还是有点儿担心，想必厉安德也看出来了。“可是，我们——我的意思是，爱丽——就不能够发年金资遣她吗？”

“我们可不应该用那种字眼儿来说，”厉先生说：“要用年金资遣任何人，就会联想到年龄，而葛莉娜是个年轻的女人，而且我可以说是很妩媚的年轻女人，实际上，漂亮。”他用不以为然的口吻补充上一句：“她对男人也非常有吸引力的。”

“这个，或许她会结婚吧，”我说：“如果她是那么好，为什么在这以前还没有结婚呢？”

“我相信有好些人追求，但是她却从不考虑他们。然而，我想，你的建议非常有见解。可能实施一点点，而不会伤及任何人的感情。也许看起来，在爱丽这方面，这是件很自然的事，她已经达到了岁数；她的婚事又得到葛莉娜办公室的帮忙——送她一笔钱，作为适当的感谢吧。”厉先生说到最后这句话，声音就像是酸柠檬汁。

“这个……，倒是很好嘛。”我高兴地说。

“我又看出你是个乐观派来了，我们希望葛莉娜会接受这份送她的东西吧。”

“她为什么不会接受？如果她不要那才真是神经病呢！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”厉先生说道：“我所要说的就是，她如果接受了，那才是非比寻常呢。当然，她们还会保持友好关系的。”

“你想——你怎么想？”

“我很乐于看到她对爱丽的影响力烟消云散，”厉先生说，人站了起来：“我希望你会帮我的忙，竭尽一切力量，达到这个目的吧？”

“这一点可以打赌，”我说：“我最不愿意的一件事，就是随时都有葛莉娜来注意摆布我们。”

“到你一见到她时，也许就会改了主意。”厉安德先生说。

“不会的，”我说：“我不喜欢管理事务的女人，不管多么能干，多么俏多么娇。”

“谢谢你，美克，这么耐烦听我的话，希望你们两位能赏光，我们一起吃个便饭，下星期二可以吗？可瑞和博南克那时候说不定到伦敦了。”

“那我非得同他们见见面的了，我想。”

“那是当然啦，少不得要见的呀，”这一回他向我微微笑了，比起以前的笑容似乎实在得多。“你一定不能太放在心上，”他说道：“我料得到，可端对你一定会很厉害，博南克也会完全不通人情，鲁朋在目前这段时候也消不了这一股子气。”

我不知道鲁朋是谁，我想，大概是另外一个亲戚吧。

我走到那两扇连结的门边，把门打开，“来吧，爱丽，”我说：“审讯完毕！”

她回到客厅里，很快望望厉安德和我，走过去亲了亲他。

“好安德伯伯，”她说：“我看得出你对美克很好。”

“哇，我的好孩子，我不对你先生好的话，将来我对你就没有多大用场了，是吗？我总有权利随时向你们贡献贡献点儿意见的吧。你

知道，你们两个都非常年轻呵。”

“好的，”爱丽说：“我们会洗耳恭听。”

“现在，我的好孩子，如果可以，我想同你说一句话。”

“现在轮到我这个多余的人退场了。”我说，也走进了卧室里。

表面上我把两扇门都关上了，可是到我进去以后，又把里面那一扇打开；我可不像爱丽所受的教养，所以我急于想知道，这个两面人的厉安德究竟是个何许人也，可是实际上却半点儿都没有什么用得着去听的，他向爱丽提供了一两句聪明话作劝告，说她一定要省悟这点，我可能会发觉一个小子娶富家小姐的困难；然后又继续谈到如何替葛莉娜安顿。

她热切同意这一点，说她正要亲自问问她呢。他还建议她对可端也要再作安排。

“你应当这么做，原本一点儿也用不着，”他说：“她靠几个先生的赡养费，就能生活得很好。而她也知道，她从你爷爷留下来的信托基金中，有收入但要付所得税，虽然并不 很多。”

“但是你认为我还应当多给她一些吗？”

“我认为就理与法上来说，你都用不着。但是我想到的是，如果你这么做，就会发现她的讨厌和阴险并没有减少。

我可以用一种所得增加的方式来办。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加以取消。如果你发现她存心不良散布谣言，说美克或者说你、乃至你们一起生活的坏话。她知道你能做得到的事，就会使她的舌头不致放出这种有毒的倒刺了，而这都是她最拿手的事。”

“可瑞一向恨我，”爱丽说：“我早就知道。”她又颇为怯生生地问道：“安德伯伯，你的确喜欢美克，不是吗？”

“我认为他是个极其吸引人的年轻人，”厉先生说：“而我也相当明白了，你为什么会上嫁于他。”

我想，这可真是我巴不得的一句好话。而我并不真正是这一类人，自己也知道。我把门轻轻推上，一两分钟内，爱丽就来找我出去。

我们两个人正站在那里，向厉安德道别时，就听有人在敲门，一个侍应生拿了份电报进来。爱丽接过来拆开，惊喜地叫了起来。

“葛莉娜打来的，”她说道：“今儿晚上她就到伦敦，明天就会来看我们，太好了！”她望着我们两个。“不是吗？”她说道。

她只见到两张板着的脸孔，听见两种客客气气的声音。

一个说：“是呀，的确，我的好孩子。”另外一个说：“当然！” 出品：阿加莎·克里斯蒂小说专区

第十一章

第二天早上我就出去买东西，直到比我预订回来的时间更晚才回到大饭店。只见爱丽坐在中央的休息室里，她对面是一个个子高高的金头发小姐，果然就是葛莉娜了。两个人正在叽叽喳喳，说个没完没了。

对于描写人物我素来都不行，但是对于形容葛莉娜倒是要试试看。最先要说的，你不能否认这一点，诚如爱丽所说过的，非常之美；也如同厉安德勉强承认的，非常妩媚。这两件事实际上并不相同。如果你说一个女人妩媚，那并不指你自己确实赞赏她。我料想，厉安德并不赞赏葛莉娜。但也还是一样，一到葛莉娜走过休息室进了一家大饭店或者餐厅时，男人都掉转头来望着她。她是北欧典型的金发美人儿，纯金黄色头发，并没有伦敦高级住宅区的传统——一直直地垂落在脸部两侧，而按照当时的流行——高高卷起在头上。看得出她是哪一国——瑞典，要不就是德国北部。

事实上，插上一对飞翼，她可以到化装舞会里，变成神话中的一员女飞天了。她的眼睛亮晶晶明晃晃，身材轮廓真叫人艳羡。我得承认了，她真是天生尤物！

我走到她们坐着的地方，同她们一起，向两个人都打了招呼，希望自己的举止自自然然和和气气，虽则止不住觉得有点儿笨手笨脚，因为我演戏不在行嘛。爱丽立刻说道：

“终于见到了吧，美克，这位是葛莉娜。”

我说话了，猜想到这毋宁是一种滑稽，却不是非常快乐的姿态。

“葛莉娜，我很高兴，终于见到你了。”

爱丽说道：

“你也知道得非常清楚的，要不是葛莉娜，我们决计不可能结婚的噢！”

“那还是一样吧，反正我们要想办法的呀。”我说。

“如果我家中人像一吨煤一样，落在我们头上，想办法也不行的吧；他们反正会设法把婚事搅垮的。告诉我，葛莉娜，他们是不是很

生气？”爱丽问道：“你既没有写信，也没有告诉我们半点儿这方面的事。”

“对一对蜜月期间燕尔新婚的人，”葛莉娜说：“我知道有比写信更好的方法。”

“但他们不是对你很生气吗？”

“当然啦！你还能想到别的什么吗？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早准备认了！”

“他们说了些什么，又做了些什么？”

“尽他们办得到的，一应俱全。”葛莉娜说得高高兴兴：“当然，一开始就是开除我。”

“不错，我料想那一定免不了。不过——不过你做了些什么？话又得说回来，他们可不能不给你一封证明函吧。”

“当然他们可以，而且，从他们的观点上说，毕竟派我的是一种托付职位，却可耻地糟蹋了，”她说：“还乐于糟蹋呢！”

“可是你目前做什么呢？”

“呃，我找了份工作，立刻就可以上班了。”

“纽约吗？”

“不，就在这里，伦敦，秘书工作。”

“不过你没事吧？”

“好爱丽啊，”葛莉娜说：“一有个风吹草动时，你就料到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，寄给我那张可爱的支票，我怎么还能有事。”

她的英语很不错，根本听不出外国味儿来，只是她用了很多俗语，有时用得并不对头。

“我看了点世界，自己在伦敦安顿下来了，又买了好多的东西。”

“美克和我也买了好多东西吃。”爱丽说，含笑着回忆。

“这倒是真的，我们在欧洲大陆上买东西，可真是过瘾；有钱可花，甭操心财务上的限制，实在玄妙极了。为我们那幢房屋，在意大利买织花锦缎和布料；在那里、还有在巴黎，也买了油画，付的钱数其是难以相信。从来梦想不到的世界，豁然在我面前展开了。”

“你们两个人的神色都好快乐嘛。”葛莉娜说。

“你还没有见到我们的房子呢，”爱丽说道：“那才真叫好呢，就像我们所梦想的一样，不是吗？美克。”

“我已经见到了，”葛莉娜说：“我回到英国的头一天，就雇了辆车开到那里去过了。”

“好吗？”爱丽说。

我也说：“好吗？”

“这个，”葛莉娜考虑着说，头从这一边摆到那一边。

爱丽的神色大变，恐怖地大吃一惊；但是我不了解，却立刻看出来葛莉娜有点儿和我们开玩笑。我心中有电光石火般一动的想法，觉得她这种玩笑并不厚道，但这念头却没有在心中生根。葛莉娜忽然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得非常好听，使得很多人都掉转过头来望着我们。

“你们真该看看自己的脸孔，”她说：“尤其是你，爱丽，我只是稍稍地逗你们玩一下嘛。那真是一幢了不起的宅第，好漂亮，那建筑师真是天才。”

“不错，”我说：“他可真是出类拔萃，等你见到了就知道了。”

“我已经见过了，”葛莉娜说：“我去那天他人就在那里。”

的确，出类拔萃的人，或许应该说有点吓人，你们不这么想吗？”

“吓死人？”我说，出乎意料以外：“在哪一方面？”

“呃，我可说不上，那就像他望穿了你——这个，一直看穿了你的另一面似的，那真叫人狼狈不堪。”然后她又加上一句，“看起来他病得很厉害啊。”

“他有病，很重的病。”我说。

“真可怜，他是什么病，肺结核吗——像这一类的病？”

“不是，”我说：“我想不是肺结核吧。是什么关于——啊，关于血的病。”

“噢，我明白了。这年头，医师几乎什么事都办得到的，直到他们把你治死以前。起先总是设法子治你的病，可不是吗？不过我们别

想那个了，想想那幢房子吧，什么时候交屋？”

“从外表上看，我想，该快了吧，我可从来没有想到过，一幢房子能造得这么快。”我说。

“嘿，”葛莉娜漫不经心地说：“那是钱嘛。双班制再加工作奖金——以及其他等等。爱丽，你还真个儿的不知道自己？你有那么多的钱，这是多么棒啊。”

但是我却十分知道，我一直都在学，最近这几个星期里学到了好多好多。结了婚，结果使我一步跨进了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世界里，这一片天地可不是我在外面所能想象到的那种。就我一生来说，这件幸福的双打，过去一直是我富裕的最高知识，那就是一份儿钱进来，又快快把它花费掉，快得就像自己所能找得到的大请客一样。浅薄，当然啦，我这种阶层人士的浅薄、可是爱丽的天地却截然不同了，那并不是我以前所想的那样，只是更多的超级奢侈。并不是什么大型浴室，巨宅广厦，更多的照明灯器，一顿顿的盛筵，和飞快的汽车。也并不是为花钱而花钱，在极目所及的人群间出风头。相反，这种生活出奇地简单——是超越了为轰动而轰动境界以外而来的那种简化。你不会要三艘游艇或者四辆汽车，一天吃饭也没法子多于三顿，而你买了一幅真正高价的油画，却发觉哪一间房里都不需要这么一幅，就像这么简单。

你无论有的是什么，都是此中佼佼的货色，倒不因为它是最好，而是因为你喜欢；或者要某一样东西时，为什么不应该有最好的，那简直毫无道理。你根本没有这种时刻，说什么：“我只怕没法子买得起一件。所以在一种奇怪的方式里，有时形成了一种出奇的简单，使得我没法子了解。我们以前考虑过一幅印象派的油画，一幅塞尚的画，我认为是的，可得把画家的名字仔细记住。一向总是把它和塞刚——我想是个吉卜赛乐队吧——混在一起。后来我们在威尼斯街上散步时，爱丽停下来看看那些人行道上的画家。大致上来说，他们画的那些恐怖到家的油画，在观光客看起来，全都一个样儿。很多画像都有好大一排排闪闪发亮的牙齿，金黄头发总是拖到了他们脖子上。

然后她买了幅小不点儿大的油画，只是一幅对一条运河小小一瞥的油画。画画的那个人，料准了我们的神色，她就用六英镑的汇兑价

买了下来。这件趣事我十分了解，爱丽对这幅六块钱的油画，渴望的心情和对那幅塞尚的画完全一样。

有天在巴黎，也是同样的方式，她突然向我说：

“我们去买一条真正又新鲜又脆的法国枕头面包吧，就着奶油，还有卷成一叶叶的乾酪吃下去——那岂不快哉！”

我们真这么做了，而我认为，比起先一天晚上，我们所吃的那一顿盛筵——大约花了二十英镑——爱丽更加吃得津津有味。起先我完全不懂；然后就明白起来了。现在我能明白的一件别扭事儿，那就是和爱丽结婚，并不仅仅只有乐趣和娱乐；你还得做家庭作业，还得学习如何进一家餐厅，以及点菜啦，小费给得恰到好处啦——有时另有理由，你得给得比平时多一点啦，这一类事情；还得记住，吃什么菜就喝什么酒；这些事儿大部分我都靠观察，可不能去问爱丽，因为这些事情，她用不着了解的。她曾经说过：“不过，亲爱的美克呀，你喜欢什么就吃什么；要紧的一点就是，侍应生想到你吃某一道菜，就应当有某一种酒。”这在她并不要紧，因为她生来就是如此，而我就要紧了，因为我没法儿做自己所喜欢的事。我并不十分简朴，衣服嘛，也是如此，在这方面爱丽就能帮很多忙了，因为她懂得多。她只领我去那些合适的地方，告诉我，让他们费脑筋去。

当然，目前，我的神色不合适，谈吐也不合适，但那都无关紧要，只要懂得点窍门，而且懂得够多的话，就能够在老厉这些人面前过关；爱丽的后母和姑父来，短时间料想也过得去；不过实际上到将来半点儿都不要紧。房子落成，我们搬了进去，就会远远离开每一个人。那就会是我们的王国了。我望着坐在对面的葛莉娜，心中琢磨不知道她对我们的房屋真正想些什么。反正，那正是我所要的，使我非常满意。我要开车下去，穿过一条私人车道，在树林中驶过，驶下去到一处杳无人迹的小小海湾，那儿有我们自己的海滩，不可能有人从陆地那边过来。我以为，那要比在那里下海游泳要好上一千倍，比起沿着海滩展开一片公共游泳场，上千的人体躺在那里，也要好得多。我并不要所有那些有钱人毫无道理的东西。我要——我想出来了，用我自己的话——我要……只觉得所有的感觉在内心涌起。我要一个美得出奇的女人和一幢美得出奇、别人从来没有过的房屋，要在这幢房

屋里，装满了各种极美好的东西——属于我的东西，每一件东西都属于我。

“他在想我们的房子呢。”爱丽说道。

似乎她已经向我抗议了两次，现在我们应该到餐厅里去了，我无限柔情地望着她。

那天的后来——已经是晚上——我们都穿好衣服出去吃晚饭时，爱丽试探地说了：

“美克，你的确——你的确喜欢葛莉娜，不是吗？”

“当然我喜欢呀。”我说。

“你要是不喜欢她，我可受不了。”

“但是我喜欢呀，”我抗议说：“是什么使你想到我不喜欢？”

“我也说不上，只觉得你根本不看她，甚至你和她说话的时候。”

“这个，我想那是因为——这个，因为我紧张兮兮的。”

“对葛莉娜紧张吗？”

“是的，她会让人生起一种肃然感，你知道吗？”

而我又告诉爱丽，我自己对葛莉娜的想法，认为她毋宁有点儿像是神话中的一员女飞天。

“可不像歌剧中那种胖墩墩的角色。”爱丽说，哈哈笑了，我们两个人都哈哈大笑。

我说：“在你一切都很好，因为你认识她有多久了。但她就是有点点儿——这个，我意思是说她有效率、实际和精于世故。”我挣扎出一串字儿来，似乎都用得不怎么恰当，突然间我说了：“我觉得——我觉得跟她在一起很不利。”

“呵，美克！”爱丽的良心不安了：“我知道方才我们有好多事情要谈谈，老笑话啦，发生过的往事啦，一切一切。”

我想——不错，我想也许会使你觉得相当不好意思。不过你们不久就便会变成朋友；她喜欢你，非常喜欢你，她告诉过我的。”

“听我说吧，爱丽，或许她无论如何都要那么告诉你的呀。”

“不，不是，她才不会呢，葛莉娜说话非常坦白，你听到过的，今几个地所说的那些话。”

这话倒是当真，在吃中饭时，葛莉娜说话并不吞吞吐吐，她对我说话而不是对爱丽说。

“你有时想想，一定会觉得这件事很奇怪，我甚至连你人都没见到，就支持爱丽了。但是我非常气愤——极其气愤他们所造出来要爱丽过的那种生活，以他们的钱、他们传统的观念，把一切都捆在一个茧里。她从来没有一次机会自己享受一下，自己到什么地方走走，做自己要做的事。她想造反，可是都不知道怎么个造法。因此，不错，好吧，我来怂恿她；我提议她应该看看在英国的地产；然后我又说了，她到了二十一岁时，可以自己买一块地，对纽约所有哪些家伙说声再见。”

“葛莉娜一向都有了不起的主意，”爱丽说道：“她想到的许多事情，我自己就从来没有想到过。”

厉安德向我说过什么话来着？“她对爱丽的影响力太大了。”我心中奇怪这话究竟是真是假。也真是怪事，我认为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。我觉得在爱丽内心里有一种东西，是她从来没有充分感觉到过的，但她知道葛莉娜非常清楚。我敢保证，爱丽对她自己原来就有的构想，一向都肯接受。葛莉娜说动爱丽造反，而爱丽自己就想造反，只是不知道如何着手而已。不过这时我对爱丽有了更深的认识，觉得她是最纯朴的一个人，具有料不到的保留。原以为她只要有相当能力，只要愿意，便可以采取本身的一种立场；问题在于她并不时常愿意这么做；当时我就想到，要了解每一个人是多么困难呵，哪怕就是爱丽；甚至是葛莉娜，甚至就是我的妈妈……！她那种用带有惧色的眼睛望着我的方式。

“我对厉安德很奇怪，”我说道。我们正在削一些特大号桃子的皮。

“说真格的，厉安德先生对我们婚事的良好态度，真让我出乎意料。”

“厉安德先生吗，”葛莉娜说道：“是只老狐狸。”

“你一向这么说呵，葛莉娜，”爱丽说道：“但是我认为他人倒是蛮好的，很严格，很得体，以及所有那一套。”

“好吧，如果你要那么想，就那么想下去吧，”葛莉娜说：“我自己，可是半点儿都不相信他。”

“不相信吗？”爱丽说。

葛莉娜摇摇头，“我知道，他是可敬可靠的擎天柱一根，信托人和律师所具备的条件一应俱全。”

爱丽哈哈笑道：“那你的意思是他侵吞了我的财产吗？别糊涂了，小姐，有的是成千上万的银行家啦，查账员啦，核对啦，一切这一类的事情。”

“呃，说实在话，我预料得不会错，”葛莉娜说：“还是一样，那些人也就是侵吞财产的人，都是信得过的人。到那时，个个事后都说：‘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张先生或者李先生，卑鄙的人。’不错，他们就是这么说的。‘卑鄙的人’。”

爱丽若有所思地说，她认为，博南克姑父最可能干贪污的勾当，她对这个想法，看起来并不过度担心或者有什么诧异。”

“嗯，这个，他看起来像个歹人。”葛莉娜说：“所有那些温和亲切的人，一旦动手就不得了；但像他那样的，一辈子也不可能干出那种大买卖来。”

“她是你的舅舅呢？还是叔叔？”我问道，过去我没有时间来多想爱丽的亲戚。

“他是我的姑父，”爱丽说道：“姑姑离开了他，和别的人结了婚，六七年前过世了。傅南克姑父就多多少少插在家庭里了。”

“叔叔辈有三位，”葛莉娜帮忙，说得很亲切：“三条缠住人不放的蚂蝗，你可以这么说。爱丽的两个亲叔叔都已经死了，一个死在韩战，一个出了车祸，所以她所有的，就是一位备受赔偿的后娘，一位博南克姑父，这位和蔼可亲缠在家里的先生，还有她表兄鲁朋，而她管他叫表叔；是她唯一的表兄，还有的就是厉安德和劳斯坦。”

“劳斯坦又是谁？”我问道，吃了一惊。

“呃，另外一号儿的理事吧，爱丽，是不是？这么说吧，他管理你的投资和类似的事项是吧。那种事说真的并不是非常困难，因为你要是有爱丽那么多的钱，用不着她做什么就有钱可赚。主要包围集

团就是这几个人。”葛莉娜又加了一句：“毫无疑问，不久你就会遇见他们了，他们会到这里来瞧瞧你。”

我呻吟了一声，望着爱丽，爱丽说得甜甜蜜蜜轻轻巧巧的：

“美克，不要紧，他们马上就会走的。”出品：阿加莎·克里斯蒂
小说专区

第十二章

他们的确来了，没有一个人待得很久。不是这个时候——不是头一次拜望的时候。他们来瞧瞧我，而我觉得很难了解他们，因为当然啦，他们都是美国佬。是那种我并不十分熟识的一类人，有的还很愉快；举例来说，傅南克姑父，我同意葛莉娜对他的看法，半点也不会相信他。在英国，我遇见过这一号的人物，他块头很大，挺着个大肚皮，眼睛下面两大泡，我认为，这使他有种逍遥浪荡的神色，和真实情况相去不远。能想象得到他是一只眼睛找娘们，另一只眼睛觊觎着，要大捞一票。他向我借过一两回钱，数目相当小，使他能度过一两天。我认为，与其说是他需要这笔钱，毋宁说是他要试探试探我，看我借钱痛不痛快。这码子事相当烦人，因为我不敢保证采取哪一种办法最好。直截了当地来一个爱理不理，告诉他我是个小气鬼好呢？还是表面上装成若无其事出手豪爽好呢？而后一项却不是我的意愿。不由地心中想：该死的博南克。

爱丽的后娘可瑞，对我有兴趣，她已经年逾不惑了，衣着华丽，红色头发，装腔作势的举止。对着爱丽可是甜得不得了。

“爱丽呀，我写给你的那些信，一定不要记在心里啦，”

她说：“你也要承认，那可真是一次恐怖的震撼啊，你的婚事就像那样儿的，太秘密了吧。但是，当然我知道这是葛莉娜教唆你的，用上那种办法，哼。”

“你千万不要怪葛莉娜，”爱丽说道：“我也无意使你们大家都不舒服。我只想……唔，少一些大惊小怪……”

“这个嘛，当然啦，好爱丽呵，你可真了不起呢，所有那些管事的人全都面色发黑——劳斯坦啦，厉安德啦，我想他们以为会被大伙儿怪罪，说没有好好照看你啦，当然他们也不知道美克是个什么长相。一点都不知道他竟是这么讨人喜欢，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呀。”她冲着我笑笑，笑得好甜，却也是我所见过的最假的笑法！我想如果要有个女人痛恨男人，那就是可瑞恨我了。想到她对爱丽那份亲密劲儿，就够明白的了。厉安德已经回到美国，毫无疑问，向她说过一些小心谨慎的话。爱丽正在把美国一些财产卖掉，因为她已拿定了主意

要住在英国，但要给可瑞一大笔津贴，让她可以住在她自己选择的地方。没有人会多提可瑞的老公，我猜想他业已远走高飞到世界别的地方去了，孤零零一个人去了那里吧，十有八九。而我猜想，另外一次离婚也正在审理中吧，这一回不会有好多赡养费了。她最后这次结婚，那男的比她年轻了好多，引诱力在生理方面而不是在头寸上。

可瑞想要这笔津贴，她是个奢侈成性的女人。毫无疑问，老历明明白白指点过，如果爱丽选择的话，这笔钱任何时候都会打折扣，假如可瑞目前忘记了自己的身份，批评得爱丽的新婚夫婿太刻薄的话。

鲁朋表哥，或者鲁朋表叔吧，这次旅行并没有来，却给爱丽写了封高高兴兴、毫无拘束的信，希望她非常幸福，但不相信她会喜欢住在英国。“爱丽，如果不喜欢的话，就立刻回到美国来吧；不要以为得不到欢迎，因为你自会有人欢迎，至少鲁朋表叔会欢迎你。”

“他说起来倒挺好听的嘛。”我向爱丽说道。

“是呀，”爱丽沉思着说，看上去，她对自己这句话并不太有把握。

“爱丽，你喜欢他们中任何一个吗？”我问道：“或者，我不应该问你这句话吧。”

“当然，任何事情你都可以问呀。”但她有一阵子没有回答，然后这才说话了，带着些最后定局和决定的口气：“不，我想我并不喜欢，看上去古怪，但我认定这因为他们并不真正属于我，而仅仅由于环境，由于亲戚关系。他们没有一个是一血肉至亲。我爱父亲，还记得他，我想他身体很差，爷爷对他很失望，因为他并没有多少做生意的头脑，也根本不想进商业界，他喜欢到佛罗里达州去啦，喜欢钓鱼啦，诸如此类的事。后来同可瑞结了婚，我根本不喜欢可瑞——或者，就因为这样，可瑞也不喜欢我。当然，我的亲娘，已经记不起来了，我喜欢亨利叔叔和卓伊叔叔。他们很风趣——有些地方比父亲更加风趣。我想，父亲在某方面，是一个沉默而相当忧郁的人，而两个叔叔，却能自寻乐趣。我认为，卓伊叔叔有点儿野，那种野劲儿是因为有很多钱；反正，开汽车时撞车失事的就是他；另外一个叔叔在作战中阵亡。打从那时候起，爷爷就成了个病人，三个儿子都死了，对他真是恐怖的打击。他不喜欢可瑞，也不太理会远房的什么亲人；举例来说，鲁朋表叔。他说过，谁也不知道鲁朋要干什么。这也就是为

什么他作了安排，把自己的钱交给信托董事会；一大笔钱捐给了博物馆和医院；留下给可瑞生活的足够多的钱，还有给女婿的一份——那就是博市克姑父。”

“但是大部分都归你？”

“不错，我想这也使爷爷有一点点担心，他竭尽了全力为了我，而要这笔钱有人监督。”

“靠安德叔叔和劳斯坦吗？一个是律师，一个是银行家？”

“是呀，我想爷爷认为我自己没法儿照应得很好。奇怪的事，他让我到年满二十一岁止，——而不是像很多人的做法，要到二十五岁——这笔钱就不归信托董事会保管了。我想那因为我是个女孩子吧。”

“那可真是奇怪，”我说：“在我看起来，应该反过来才对嘛？”

爱丽摇摇头，“不，”她说：“我想爷爷认为年轻的男人总是很野，寻欢作乐的，就会有那种邪门女人千方百计把他们套牢；如果让他们有时间去逍遥浪荡——这是你们英国人的说法吧？——玩个够，倒是件好事。但有一次他对我说：‘假如一个女孩子要懂事，基本上二十一岁就行了，让她再多等四年，并不会有什么两样。除非你很笨，二十五也还是一样的笨。’”爱丽望着我微笑道：“而他并不认为我笨，他说：‘你对人生也许认识得不多，爱丽，不过你很通情达理。

尤其是对人，我想你以后也会永远这样。’”

“我想他不会喜欢我。”我若有所思地说道。

爱丽为人相当实在，倒没有想要使我安心而说上些什么，毫无疑问这是真情实况吧。

“不会！”她说：“我想他在开头时，大概吓得要死，习惯了也就好了。”

“可怜的爱丽。”我突然说道。

“你为什么说这句话呀？”

“以前我对你说过一次，还记得吗？”

“不错，你说过可怜的小小富家女，这句话也说得相当正确呢。”

“这一回倒不是有同样的意思。”我说：“我并不是说因为你富所以可怜，我想意思是……”我迟疑了一下：“你有太多的人，……算计你，围在你周围；想问你要东西的人太多了，但是却并不真正关心你。这是事实，不是吗？”

“我想安德伯伯真心关怀我，”爱丽说得有点点儿怀疑：“对我一向很好，很同情。别人嘛——才不呢，你说得很对，他们仅仅只是要东要西的。”

“他们来勒索你，不是吗？向你借钱，要好处；要你救他们脱离困境，像这一类的事情。他们吃定了你，吃定了你，吃定了你了！”

“我想这倒是相当自然的事，”爱丽沉沉静静说道：“但是现在我和他们做了个了结，我到了英国住下来，以后就不常常见他们了。”

当然，这一点上她错了，没有能把握住事实。到后来劳斯坦自己来了，带了一大堆文件、纸张和其他东西，要爱丽签字，要她同意投资。他向她谈到关于投资，她拥有的股份和财产，以及信托基金的处理。这些在我听起来都莫测高深，既没法子帮她的忙，也不能提供意见；更不能阻止住劳斯坦欺骗她。我只希望他不会，可是一个像我这种外行人又怎么能够保证呢？

关于劳斯坦的事，几乎是好得不像是真的。他是个银行家，派头神气也像个银行家，人倒毋宁说是挺帅气，虽则已经不年轻了。他对我非常客气，虽则看我不起，却装成若无其事。

“好了，”他终于走了以后，我说道：“他是这批人中的最后一个了。”

“你对他们一个人都不看重，是吗？”

“我认为你那位后娘可瑞，可真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口是心非的贱货；抱歉，爱丽，或许我不应该这么说。”

“如果你是这么想，那为什么不说呢？我认为你所说的不会太离谱。”

“爱丽，你以前一定很寂寞。”我说。

“不错，过去我很寂寞，认识的都是年纪不相上下的女孩子，念的是一个上流学校，但是我却从来没有真正自由过。如果我同别人交上了朋友，他们总想办法使我分开，把另一个女孩子推给我。你知道吗？样样事情都受到社会登记册的支配，假使我对任何人喜欢得深，就会引起一场大惊小怪——但是从来没有深过，从来没有人让我真正喜欢过。一直到葛莉娜来了，这时一切事情才完全不同了。因为破天荒的有人真正喜欢我，那真是太好了。”她的脸色柔和下来。

“我愿意。”我说道，一面走开去，走到窗户边。

“你愿意什么？”

“呃，我也不知道……我愿意或许你并没有……没有十足依赖葛莉娜。一个人要依赖任何人，那可是一件糟糕的事。”

“美克，你不喜欢她吗？”爱丽说道。

“我喜欢她，”我连忙抗议：“的确我喜欢她。不过你一定要认识清楚这一点，她是——这个，对我来说，她完全是个陌生人，我以为——我们要面对这件事——我有点点儿妒嫉她。妒嫉是因为她和你——唔，我以前并不了解——是如此紧密地连结在一起。”

“别吃醋了，对我好的，她是唯一的一个，她关心我——一直到我遇见了你。”

“可是你已经遇见我了，”我说：“你已经和我给了婚，”然后我又说了一遍，那是我以前说过了的：“我们以后要快快乐乐生活在一起呀。”出品：阿加莎·克里斯蒂小说专区

第十三章

我竭尽自己的本领，虽然说得并不多，把进入我们生活中的人描绘出来。那实际是说，进入我生活中的人，因为，当然啦，他们早已在爱丽的生活中了。我们的错误便是，我们以为他们会走出爱丽的生活以外。但是他们却没有，从没有这种打算。然而，我们当时却一点儿都不知道。

而我们在英国这一方面的生活，发生的第二件事。我们的住宅竣工了，桑托尼拍了封电报来，要求我们一个星期左右不要去；过了不久又来了封电报，电文是：“明日来。”

我们开车到那里，太阳已经下山了。桑托尼听到车声便出来迎接，人站在房屋的前面。我一见到我们的房屋完工，内心中就有什么在跳，跳得就像要从身体里蹦出来似的？这是我的房子——我终于得到了！我把爱丽的手臂抓得好紧好紧。

“喜欢吗？”桑托尼说。

“高级！”我说，像句傻话，但是他知道我的意思。

“不错，”他说：“这是我所建的最好的房子……花掉你们一大笔钱，但是半个子儿都不冤枉！各部分的开支都超出了我的预计。来吧，美克，”他说：“抱起她走过这个门槛吧，这才是带了新娘子进自己房子时要做的事呀！”

我满面通红，然后把爱丽抱了起来——真是身轻如燕——按照桑托尼的提议，抱着走过了门槛。正当这么做时，略略踉跄了一下，只见桑托尼皱起了眉头。

“瞧瞧你，”桑托尼说道：“美克，对她要好啊，小心照料着她，可别让她受到什么伤害，她不能照料自己呀，她还以为自己能呢。”

“为什么我会有什么伤害嘛？”爱丽说。

“因为这是个坏世界，多的是坏人，”桑托尼说：“小姐，在你四周可有好些坏人呢，我知道，都见过一两个了，看见他们到这儿来，钻头觅缝、鬼鬼祟祟得就像只耗子。对不起，我说法语了，但是总得有人说出来呀。”

“他们不会烦我们了，”爱丽说：“已经统统回美国去了。”

“也许吧，”桑托尼说：“你也知道，坐飞机来只要几个钟头。”

他把两只手放在她肩膀上，这时他的手好生细瘦，非常苍白，看起来他病得很重。

“孩子，如果我办得到的话，我要亲自照应你，”他说：“可是我办不到了，现在日子不长，你只有自己独立生活了。”

“桑托尼呵，丢掉那吉卜赛人的警告吧，”我说：“和我们到房子里去看看，我每一寸都要走到！”

所以我们就在屋子里兜了个圈圈，有几间房还空空洞洞的，但是我们买的东西，油画啦、家具啦、窗帘啦，大部分都在里面。

“我们还没有给这幢房屋取个名字呢，”爱丽突然说道：“我们可不能叫它‘古堡’了，这个名字取得岂有此理。你有一次告诉过我叫个什么名字来着？”她对我说：“‘吉卜赛庄’，是吗？”

“我们不要用那个名字，”我说得斩钉截铁：“那名字我不喜欢。”

“这一带一向就那么叫的呀。”桑托尼说。

“他们是一批又蠢又迷信的人。”我说。

这时我们坐在阳台上凝望落日和这片景色，边替这幢宅第想名字，这是种游戏，开始时相当认真，到后来便想到一切可能的傻气名字来了。“旅程尽头庄’啦，“心欣阁’啦，还有些就像公寓的名字——“海景轩’啦，“雅洲馆’啦，“万松楼’啦。这时，天突然又黑又冷起来，我们便进了屋子，也没有拉上窗帘，只把窗户关上了。我们自己带了些吃的来——要到明天才有一批高价雇用的佣人来到。

“他们很可能讨厌这儿，会不会说太孤寂了，统统辞职不干了？”爱丽说。

“那么你就把薪水加倍，把他们留下来好了。”桑托尼说道。

“你这么想？”爱丽说：“每一个人都收买得动的吗！”这句话她是哈哈笑着说的。

我们带了肉来，还有法国面包和红色的大龙虾。就围着桌子坐下来，边吃边谈，甚至连桑托尼看起来都又健壮、又有精神了，眼光中

有着一种狂野的刺激。

这时突然间出了事故，一块石头砸碎了窗户飞进来，就落在桌子上，也打碎了一个玻璃杯，一块玻璃碎片割了爱丽的腮帮。那一下子我们都呆住了，然后我跳起身来，冲到窗户前，把窗栓打开出去，到了阳台上，却一个人也见不到，就又回到了屋子里。

我拿起一块纸巾，俯身在爱丽前，只见腮帮子上有一小滴血在往下淌，便把血拭去。

“有一点儿伤……这儿，亲爱的，一点也不要紧，只是一块玻璃碎片的小小割伤。”

我的眼睛遇到了桑托尼的眼光。

“为什么会有人丢石头？”爱丽说，神色上非常惊惶。

“小孩子吧，”我说：“你知道的，那些不良少年。或许他们知道我们住进来了，我敢说你运气好，他们只丢了块石头，说不定他们还有气枪什么的呢。”

“可是他们为什么要丢石头嘛？为什么！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我说：“只是一种兽性吧。”

爱丽蓦然站了起来，说道：

“我吓死了，好怕啊！”

“我们明天就能查出来，”我说：“我们现在对附近住的老百姓都不怎么认识。”

“是因为我们有钱、他们穷吗？”爱丽说，她没有问我而问的是桑托尼，就像他比我更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似的。

“不，”桑托尼慢吞吞回答：“我并不认为是那么一回事……”

爱丽说道：“是因为恨我们吗……恨美克、恨我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快乐吗？”

桑托尼又摇摇头。

“不，”爱丽说，就像她同意他的意见：“不，是别的事，我们所不知道的事，吉卜赛庄。任何人住在这里就会被人恨，被人迫害。或许要把我们撵走，到末了，会成功的……”

我倒了一杯酒递给她。

“别别，爱丽，”我求她：“别说这种事情了，喝点酒吧，这种事情发生使人很不愉快，但完全是因为他们蠢，一种不上台面的恶作剧而已。”

“我奇怪，”爱丽说：“我奇怪……”她紧紧地望着我：“美克，有人想把我们撵走，从我们所盖的房屋里撵走，就是我们所爱的这幢房子。”

“决不让他们把我们撵走，”我说，又加上一句：“我会照料你，决不让任何东西伤到你。”

她又望着桑托尼。

“你应该知道的，”她说：“盖房子时你就在这里了，有没有任何人向你说过什么吗？有人来扔过石头——干涉房子的起造吗？”

“一个人可以想象出很多事情的。”桑托尼说。

“那么，出过事情了？”

“盖房子一向都有少数的意外，却没有一次很严重、很惨。有佣人从梯子上跌下来；有人扛的东西掉在脚上；有人把一块木片弄进大拇指里，手指头烂了。”

“没有超出以上这些的吗？没有一件事出于有意的吗？”

“没有呀，”桑托尼说：“没有，我向你发誓，没有！”

爱丽转身对着我。

“美克，你还记得那个吉卜赛老太婆吗？那天她好奇怪，严厉的警告我们不要到这里来。”

“她根本就是有点神经病，有一点头脑不正常。”

“我们在吉卜赛庄上盖房子，”爱丽说：“做了她告诉我们不要做的事。”然后她一跺脚：“我决不让他们把我赶走，谁也赶我不走。”

“没有人能把我们赶走，”我说：“我们在这儿会很快乐。”

我们把它当成了是对命运的挑战。出品：阿加莎·克里斯蒂小说专区

第十四章

我们在吉卜赛庄的生活就这么开始了，没有为这幢房屋找到另外的名字，头天晚上，我们头脑里就打定了主意要叫它“吉卜赛庄”。

“我们就叫它吉卜赛庄，”爱丽说：“就是要亮亮相！就像是一种挑战，你以为呢？这是我们的山庄，什么吉卜赛人的警告，见它的大头鬼吧。”

第二天，她又恢复了快快活活的本性，我们马上也就忙着住进来，也对附近和邻居有了认识。爱丽和我走到那吉卜赛老太婆住的农舍那里去，我觉得如果发现她在菜园里挖地，那就会是件好事情。以前爱丽仅仅只见过她一次，就是她道出我们命运的时候。假使爱丽见到她，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太婆——不过是挖马铃薯的而已——可是我们却没有见到她。农舍门关上了，我问邻居她是不是死了，邻居却摇摇头。

“她一定是走了，”她说道：“你知道吗，她时常走。说实在的，她是吉卜赛人呀。那也就是为什么她不能呆在家的理由；她晃晃荡荡出去，又会回来。”她拍拍额头：“有那里不对劲儿。”

不久她又说了，掩饰不住好奇心，“你们是从那上面新房子里来的，不是吗？在山顶上刚刚盖的那一幢。”

“不错，”我说：“我们昨天晚上搬进去了。”

“那房子看起来好漂亮，”她说：“在盖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望着那里；完全不同了，不是吗？看到了这么一幢房子，那地方原来是阴沉沉的树。”她怯生生向爱丽说道：“你是美国小姐，是吗？我们都听说了来着。”

“是呀，”爱丽说：“我是美国人——或者说，以前是美国人；不过现在我嫁给英国人，所以我也成为英国人了。”

“你们到这里来，是要在这儿定居下来过日子了，是吗？”

我们说已经住下来了。

“这个，希望你们会喜欢这地方的。”她说话的声音很可疑。

“我们为什么会不喜欢嘛？”

“呵，那上面寂寞嘛！你们知道吗，人一向都不喜欢住在好多树木中间的、孤孤单单的地方呀。”

“吉卜赛庄吗？”爱丽说。

“噢，你知道当地的名称了，是吗？可是原来在那里的宅子叫做‘古堡’呢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那里什么堡也没有，至少在我那个时候里就没有。”

“我想‘古堡’是个傻兮兮的名称，”爱丽说：“我想我们以后会叫它‘吉卜赛’。”

“如果这么叫，我们一定得告诉邮政局这回事，”我说：“否则我们就接不到什么信了。”

“不，我想不会吧。”

“不过我想，”我说：“爱丽，这件事要紧吗？如果我们什么信都收不到，那不是要妙得多吗？”

“那也许会搞得天下大乱的，”爱丽说：“我们甚至连帐单都收不到了。”

“那这个主意更精彩万分了嘛。”我说。

“不，才不会呢，”爱丽说：“法院的执达员就会登堂入室，在里面安营扎寨了。再怎么说吧，”爱丽说道：“接不到一封信，我可不愿意，我要听听葛莉娜的消息呢。”

“别提葛莉娜了，”我说：“我们继续踏勘踏勘吧。”

所以我们踏勘了京斯顿医，这是处漂亮的乡区，店面里的老百姓人都很好，这地方没有半点儿邪门。我们家中的佣人并不怎么喜欢那里，但是我们马上就作了安排，在他们下班后，让雇用的汽车，载了他们到最近的海滨市镇上去。他们对这幢宅第的地点并不怎么热心，但使他们烦恼的倒并不是迷信。我向爱丽指出说，没有一个人能说，这幢房屋刚刚建好就会有鬼魂作祟。”

“不会，”爱丽也同意：“那倒不是房子，这幢房子一点儿过失都没有，而是房子外面，是穿过树林中那条急弯盘旋的公路，以及那一片有点儿阴森森，也就是那个老太婆站在那里，使我吓了一大跳的地方。”

“好吧，到明年，”我说：“我们也许应该砍伐掉这些树木、种一大片杜鹃花，或者像那一类的东西。”

我们继续定下许多计划来。

葛莉娜来过，在我们家度过一个周末。她对这幢房屋很热心，对我们所有这些摆设、设备、油画，以及房屋的色调都道贺了一番，她真是非常老到嘛。度过周末，她说可不能再打搅蜜月新婚的人了，再说，她自己还得上班呢。

爱丽乐于引着她看房屋，我也看得出爱丽是多么喜欢她。我竭力使自己的行为举止很通人情、非常愉快。但是葛莉娜回伦敦去，我可是十分高兴，因为她待在这里，使得我很紧张。

我们在那里住了两个星期，当地老百姓也接受了我们。

和“天老爷”也交上了朋友。有天下午他来拜访我们，那时我们两个人正在争执，要在什么地方建一个花坛时，我们那位神色正正派派——而在我看起来略略有点儿做作——的佣人，从屋子里出来，宣告说费少校到了客厅里。就在这时，我悄悄地向爱丽说了一声：“天老爷！”爱丽便问我这是什么意思。

“这个，当地人都那样叫他的。”我说。

我们进了屋子，费少校就在那里了。他是一个很愉快而难以形容的一个人，快到六十岁了吧，穿着乡下服装，相当不怎么体面，白头发在当中拔了顶，短短翘翘的胡须。他先道歉说他太太不能一同前来拜访我们，据他说，他太太是个残废似的。他就坐下和我们聊起来；他所说的事情，没有半件儿出色或者特别使人感兴趣的；但有一种诀窍，使别人觉得实实在在。他对很多谈话的题目，都是点到为止；他并不问任何直接的问题，可是我们特别感觉有兴趣的事，立刻进入了 he 脑袋里；他向我谈的是赛马，同爱丽聊的是经营花园，在这片土壤上，种什么东西会长得好；他去过美国一两次，他发现虽然爱丽对赛马并不怎么留意，却很喜欢骑；便告诉她，如果她要骑马，可以穿过松林，从一条特别的小径中走过，出林便是好大一片荒野，可以好好飞驰疾跃一番。

然后我们又谈到这幢房屋，以及关于“吉卜赛庄”的许多故事。

“看来你们知道本地的名称，”他说：“料想对本地所有迷信也都知道了吧。”

“吉卜赛人的警告多得不得了，”我说：“太多太多了，大部份都是那个黎老太太搞出来的。”

“呵，老天，”费少校说：“可怜的老爱瑟，她很烦人，是吗？”

“她这个人颠三倒四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她喜欢把事情说出来时，倒是不见得；多多少少我对她要负点责任，是我让她住在那户农舍里的，”他说。“并不是因为她的感激。因为我喜欢老的事物，虽然有时候她可能很讨厌。”

“算命吗？”

“不，并不特别指的是算命。为什么？她算过你们的命了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称它是，”爱丽说：“毋宁说是一种警告，反对我们到这里来。”

“在我看来，那可怪了，”费少校相当挺的眉毛向上涌起：“通常她算命都是好话说尽：有个俊俏的外地人啦，结婚的钟声啦，六个子女啦，一大堆的财产啦，钱啦。全都在你手里嘛，漂亮的小姐，”倒是没料到，他学起那个吉卜赛人的哼哼叽叽声音来了。“我还是小孩时，吉卜赛人时常在这里结营，”他说：“我想自己就喜欢上他们了，当然，尽管他们是一批贼骨头；但我总是一心向着他们；只要你不指望他们守法守纪，他们倒是不错的。我在学生时代，吃过好多碗吉卜赛的炖肉呢！我觉得我们家欠了黎老太太一点情，我弟弟小时候，她救过他的命，他那时候在结冰的池塘上走过时，落进水里，她把他捞了出来。”

我做了个笨呵呵的动作，把一个玻璃烟灰缸碰出了桌子，砸了个粉碎。

我把碎玻璃片捡了起来，费少校也帮我的忙。

“我想黎老太太决不会害人，说实在的，”爱丽说道：“我那时吓得要死，实在太傻了。”

“吓了一跳，是吗？”他眉毛又向上涌起来，“就有那么坏，是吗？”

“我并不以为她当时吓了我一跳，”我快快说道：“那几乎更像是威胁，而不是警告。”

“威胁！”他说道，声音中相当难以置信。

“这个，在我那时听起来有那种味道；后来我们搬进来，头天晚上就发生了事故。”

我把石头从窗户砸进来的事告诉他听。

“我只怕是最近有好多的不良少年的胡行，”他说：“虽则这一带附近并不太多——我们这里还不像有些地方那么恶劣；但依然发生了这件事，说起来真是万分抱歉了，”他望着爱丽：“万分抱歉，你受惊了，干这件事的真是畜牲，尤其是在你们搬来的头一晚上。”

“呵，现在我总算是克服了，”爱丽说：“只不过，只不过在那以后不久，另外发生了一件事。”

我告诉他，有天早晨我们下山来，发现一把刀子穿过一只死鸟，还有一张纸，写着潦潦草草似通非通的字：“如果你们知道，为了自己的好，就滚开这里。”

这时，费少校的神色真正生气了，他说：“你们应该早把这件事向警方报案。”

“我们并不要那么作，”我说：“那么一来，只有使得那个人更加变本加厉攻击我们。”

“这个，像这种事早就应该加以阻止，”费少校说，一下子他变成了县长。“否则的话，你知道吗，那些人就会继续干这种事。我知道，做这种事是为了玩笑，只是……只是这件事有点儿超出了开玩笑。下作……恶毒……这不是，”他说，倒有点是向他自己说话：

“不是这一带的人，出于妒嫉而反对你们的事，我的意思是，这种嫉妒是反对你们中随便哪一个人。”

“不对，”我说：“不可能是针对一个，因为在地方上来说，我们两个都是外地人。”

“让我来调查调查。”费少校说。

他站起身来一面要走，一面四下里看看。

“你们知道吗？”他说：“我喜欢你们这幢房子，原来我以为不会的，我是个老八股，人家常常喊我是老古板，喜欢的是旧房子旧建

筑。我并不喜欢全国遍地冒起来的工厂，全部是火柴盒，大盒子，蜜蜂窝似的。我喜欢有装饰，有格调的建筑，但我喜欢这幢房子。我认为，它很单纯，却又非常现代：具有本身的形态和光彩。从这里望出去，能见到很多东西——这个，与你以前所看的方式大不相同。有意思，非常有意思。谁设计的？一个英国建筑师还是外国人？”

我把桑托尼的情形告诉他。

“唔，”他说：“想起来了，我在什么地方看过关于他的文字，是在‘房屋与花园’上吗？有照片，还有其他东西。

我说此人颇有名气。

“那么，我很想有天见见，却又不知道该向他说些什么，因为我不是个艺术家嘛。”

然后他要求我们定那么一天去他家，同他们夫妇吃个便饭。

“你们就会见到我的房子，并深深地喜欢上它。”他说。

“是幢古屋吧？我想。”我说。

“一七二〇盖的，好朝代，原来的房屋是伊丽莎白朝的，大约在一七〇〇年光景烧掉了，就在原地盖了户新的。”

“那么，你们一直就住在这里了？”我说，并不是指他个人，当然啦，他也懂。

“不错，自从伊丽莎白朝起，我们就一直住在这儿，有时发达，有时候蹭蹬，家道中落时就把土地卖掉，兴旺时又把土地买回来；能让你们两个人去看看，我会很高兴。”他说道，望着爱丽，含笑又加上一句：“我知道，美国人都喜欢古建，很可能你是不怎么往上想的一个吧。”他向我说道。

“我可不会装模作样，说自己懂得很多陈年旧物。”我说。

他沉沉实实走了出去，在他的汽车里，有一只长耳狗在等着他呢。这辆里七外八的老车，漆都剥落了，不过这时我有了评价，知道了在世界上的这一带地区，他依然是“天老爷。”好了，他已经在我们身上盖了许可的大印了。我看得出来，他喜欢爱丽；却不怎么认为他也喜欢我，虽则我注意到他不时用鉴定的眼光射过来，就像他对从前所没遇见过的什么东西，作了迅速恰当的判断。

我回到客厅时，爱丽正小心翼翼把碎玻璃渣捡回字纸篓里。

“打破了真难过，”她说得很惋惜，“我喜欢这个烟灰缸。”

“我们还可以再买到个像那样的，”我说：“现代的产品嘛。”

“我知道！是什么把你吓着了，美克？”

我考虑了一会儿。

“老费所说的话，提醒了我在小时候出过的一件事，学校里我有个同学，两个人逃学出去，到本地一个水塘里去溜冰，冰还载不起我们，可是我们那时都蠢得像小毛驴一样。

他就溜了过去，到有人把他救出来时已经淹死了。”

“好恐怖。”

“不错，我都完全忘记了这件事，直到老费提到他弟弟的那回事。”

“我喜欢这个人，美克，你不喜欢吗？”

“喜欢，非常喜欢，不知道他太太为人如何。”

过了一个星期，我们早早去费府吃中饭，他们住的是一幢白色的乔治亚式宅第，线条很美，但并不怎么特别使人兴奋。里面破破败败的却很舒适；在那间长长的餐厅里，四壁上挂着画像，我想是费府的祖先。在我看来，大部份都画得很糟，不过它们如果弄干净些，就会好看得多了。其中有一个金头发的女孩子，身穿水红缎子衣服，这幅我倒是相当欣赏。费少校含笑说道：

“你可看上了我们家最好的一幅画了，那是耿斯博罗画的，画得很好，虽则画中的人物在当时掀起了一点点儿风波，有人一口认定，她毒死了亲夫；那也许是种偏见，因为她是个外国人，是费杰佛从国外什么地方看上的。”

还邀请了其他几个邻居和我们见面——肖医师是个老头儿，姿态上很客气，但也很疲惫，我们饭还没有吃完他就得赶紧离开。还有一位韦卡，人很年轻、真挚；一位中年太太，一口威吓的声音，她养育小狗；另外还有一个身材高大、又黑又俏的妞儿，名叫哈劳黛，似乎为马而生，但是她有过敏症，害起枯草热来厉害得很，使得她爱马大受阻碍。

她和爱丽在一起处得很好，爱丽非常崇拜骑马，而她也有过敏症的麻烦。

“在美国时，大部份都是豚草引起的，”她说：“但有时候马也会使我过敏。最近倒是不使我烦恼了，因为他们有了好了不起的药物，大夫能治疗你各种各色的过敏病，我会送几颗这样药丸给你，一颗颗亮亮的橘红色。如果你在开始以前，记得服用一粒，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大打喷嚏了。”

哈劳黛说那可真是太棒了。

“对我惹起敏感来说，骆驼比马更厉害，”她说：“去年我在埃及——在金字塔四周路上兜一圈时，眼泪就从我脸上一直流个不停。”

爱丽说有些人同猫在一起都过敏。

“还有枕头呢。”她们就谈起过敏症来了。

我坐在费太太身边，她个子高高的，身材苗条，在吃这顿可口的饭当中，每逢一停下来，就清一色谈她的健康。她把自己形形色色的病痛，完完全全告诉了我，她的病例又是如何使得医药界很多名医都大惑不解。偶尔她也作了些社交上的转变话题，问问我过去做些什么。我对这个问题是环顾左右而言它，她也有心无心地力求打听我认识些什么人，我原可以实实在在回答：“半个都没有。”不过我以为忍住一下要好些——尤其因为她并不是个真正的势利人，也并不真正要想知道知道。卡吉太太，她的本名我没有记住，她的疑问就周详得多了，不过有些沉闷。

后来，我们就到花园里去作一次杂乱无章的巡行，哈劳黛与我们一起。

她说得突如其来：“我已经听说过你了——我哥哥告诉我的。”

我不禁愕然，简直想象不出我可能会认识哈劳黛的哥哥。

“你这话肯定吗？”我说。

她似乎很开心。

“事实上，他还替你们盖房子呢。”

“你是说桑托尼是你哥哥吗？”

“隔山的哥哥！我对他也认识得不多，很少会面。”

“他很了不起。”我说。

“有些人也这么想，我知道。”

“你不这么想吗？”

“我从来都不敢断定，他有两面，有一阵子他走下坡路……大家都同他没半点关系。而后来——他似乎改过了，在自己那行混出了名堂，而且与众不同；那就像是他——”她停顿了一下找一个字儿——“专心致志了。”

“我想他的确是——就是那样。”

然后我问她看过我们的房子没有。

“没有——自从盖好了以后还没看过呢。”

我告诉她一定要来看看。

“可警告你呵，我不会喜欢的，我不喜欢现代房屋，安妮女王是我最喜欢的朝代。”

她说要去使爱丽参加杆球联谊社，而且要两个人一起去骑马。爱丽要去买一匹马——或许不只一匹。看起来，她和爱丽已经交上朋友了。

费少校把他的马厩指给我们看时，有一两句提到了哈劳黛。

“骑马打猎的一把好手，”他说：“只可惜她把一生都搞糟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嫁了个比她年纪大得多的有钱人，一个老美，名叫劳艾德，根本合不来，几乎立刻就分手了，她就恢复了自己的姓氏。可别以为她还会结婚，她是个反男人派，可怜。”

我们开车回家时，爱丽说：“乏味之至——不过还算好，这些人都不错。我们在这儿会很快乐的，美克，不是吗？”

我说：“会呀，我们会很快乐。”我一只手从方向盘上移下来放在她两只手里。

我们回到家，便让爱丽在房屋门口下车，再把车停到车房去。

当我走回房子里时，隐隐约约听见爱丽弹奏六弦琴的琴弦声。她有一把相当美的西班牙老六弦琴，一定值一大笔钱；她时常就着琴

声，轻轻巧巧柔柔和和地低声唱着，听起来极其悦耳，她所唱的歌，大部份我都不知道。我想，一部份是美国的圣歌吧，还有些爱尔兰和苏格兰的老歌——甜蜜却又凄伤。这些都不是流行歌曲或者那一类的歌，或许是民谣吧。

我绕过庭园，在窗户边停了一下再进去。

爱丽在唱一支我所喜欢的歌呢，我说不上叫什么歌名，她只用柔柔的歌声轻轻唱给自己听，头俯在六弦琴上，在琴弦上轻抚慢拨；这支歌有一种既甜蜜又凄伤、使人难以忘怀的小曲曲调。

人出于欢乐与悲伤；
我们安然走过这个世界，
这才正确知道这一项……
夜夜复朝朝
有些人生而凄伤
朝朝复夜夜，
有些人生而甜蜜欢畅，
有些人生而此夜绵绵无尽期……
她抬头看到了我。

“美克，为什么像那样地望着我呀？”

“像什么？”

“你望着我就像你爱过我似的。”

“当然我爱你嘛，望着你怎么还能有别的呢？”

“那么你在想些什么？”

我慢慢吞吞实实在在回答道：“我在想到你，就像头一次见到你一般——站在一株暗暗的枫树边。”不错，我一直都回忆第一眼见到爱丽的那一刹那，那份儿惊奇，那份儿兴奋……

爱丽含笑望着我，轻轻唱起来：

朝朝复夜夜，
有些人生而凄伤，
有些人生而甜蜜欢畅，

有些人生而此夜绵绵无尽期。

人都认不出自己一生中真正重要的时刻——都不知道，一直到后来才晓得。

我说：“唱那支‘苍蝇歌’吧。”她就改弦弹起那支愉快的小舞曲，唱了起来：

小小的苍蝇
你是夏日的活力，
我那没有思想的手
已经赶掉。
我可不是吗，
像你一样的苍蝇？
你可不是吗，
像我一样的人？
因为我跳舞，
既喝酒，还有歌唱，
直到一只盲目的手
擦过我的翅膀。
如果思想就是生命
而思想的力量、
呼吸、还有愿望，
就是死亡；
那么我就是
快快乐乐的苍蝇，
如果我活着；
或者，我死亡。

呵，爱丽——爱丽呵……出品：阿加莎·克里斯蒂小说专区

第十五章

在这个世界上，很多事情的转变，根本不是你所能预料的，真使人吃惊！

我们已经搬进新房子里住下，完全照了我的愿望、我的计划，同每一个人远离开了。当然只不过我们并没有真的和每一个人远离；许许多多事情越过大洋，以及从其他的路子，又挤回到我们身上。

所有人中间的头一个，就是爱丽那位该死的后娘，她函电交驰，要爱丽去看房地产经纪人的；无非说她为我们的房屋意乱情迷，所以一定要在英国有她自己的一幢房子；还说，她很乐于每年在英国待上两三个月。紧跟着最后一份电报，她人就到了，不得不带了她到附近地区，花了好多日程去看房子。到末了，多多少少地算是安定在一幢房子里了——离我们大约有二十四公里左右。我们很不愿要她在那里，讨厌那种想法——可是却没有办法这么告诉她；如果她要那幢房子，就没办法拦阻她。我们也不能下令她不要来，爱丽也决不能那么做，我知道这一点。然而，她正在等候调查人员的报告时，又有些电报来了。

从这封电报上看来，傅南克姑父出了些什么纰漏脱不了身。我推测是些为非作歹、招摇撞骗的事，那也就是说要大把花钱，才能使他脱身。爱丽和厉先生间来来往往又拍了很多通的电报。然后又转变成厉安德和劳斯坦之间，又有了麻烦事儿。我虽然一窍不通、容易轻信，但觉得在远远距离以外的美国，那些人对投资发生了争吵；我从没有省悟到，爱丽的亲戚和商业上的联系人士，坐飞机到英国来，二十四小时后又飞回去，会是一点儿都不在意。最先，劳斯坦飞来回去了，然后厉安德又飞了来。

爱丽得去伦敦和他们会晤，我对这些财务事的意义并不懂，以为人人都会照自己所说的，在相当小心地从事。但那却是件决定爱丽信托基金的事，有一种阴险的暗示，不是厉安德拖延这件事，那就是劳斯坦扣留了帐目不放。

在这些操心事间的平静期中，爱丽和我发现了自己的“痴舍”。我们到现在为止，还没有真正走遍我们所有的地面呢（仅仅只有房屋

四周围的这一部分)。我们时常顺着树林中的小径走，走到哪儿就看到哪儿。有一天，顺着像是条脚迹小路走，由于草木茂盛，起先根本就看不出来。但我们还是跟着走，走到尽头的地方出来，就是爱丽所说“痴舍”了——一处小小的地方，一所像神舍般古古怪怪的白色亭子，还保存得相当好，所以我们就清理了一番，找人刷了油漆，在里面摆上一张桌子、几把椅子，还放了一张躺椅，一个角橱，在橱里放了磁器、玻璃杯，还有几瓶酒。说真格儿的，那里真有意思；爱丽说，我们要找人把林径清除，以便于更容易攀登，我说不必，如果除开我们以外，没有人知道，那就更有意思了；爱丽也认为这个主意很有情调。

“我们当然不能让可瑞知道。”我说，爱丽也同意了。

也就是我们从那里走下来，不是头一次，而是后来的那一次，可瑞已经走了，我们希望又该是天下太平了吧，而爱丽就在我前面滑了一下，突然绊到了一株树根上，把脚踝给扭伤了。

肖医师来了，说她扭得很厉害，但会在一个星期以内完全恢复原状。爱丽就在这时把葛莉娜找了来，我也不能反对；说实在话，也没有一个人——我的意思是，一个女人——能照料得她那么妥妥贴贴；家里的佣人都不管用，再说，爱丽要葛莉娜呀，所以葛莉娜就来了。

她一来，当然，对爱丽可真是福自天降，对我来说也是差不多。她安排许多事情，把家里一应事情管理得井井有条。现在，我们的佣人都通知说不干了，说这儿太孤寂了——但我想真正的原因是可瑞使他们烦躁吧。葛莉娜便登了广告，几乎立刻又请到了两三个。她照料爱丽的脚踝，逗她开心，知道她喜欢的东西——书啦，水果啦，诸如此类——就替她拿来，而我对这些东西却一点儿都不知道。她们在一起，快乐得要死；爱丽见到了葛莉娜的确非常开心。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葛莉娜也就不再走了……她留下来了。爱丽对我说。

“你不介意吧，是吗？如果葛莉娜住一阵子的话？”

我说：“呵，不会不会，当然不介意喽。”

“有了她真是舒服放心，”爱丽说：“你看，女人家有好多好多事情，是我们不能一起做的；一个人没有另外一个女人在附近，真寂寞得要死呢。”

每天，我都注意到葛莉娜一点点地专权起来，发号施令，君临一切事情。我假装成喜欢葛莉娜在这里，可是有一天，爱丽人躺在客厅里，一只脚举着时，我和葛莉娜却在外面阳台上，我们突然就一起吵了起来。我记不清楚吵嘴时开头的話了。大致是葛莉娜说了些話，惹火了我，就狠狠还她一句；然后这就吵了起来，吵得昏天黑地。声音就越来越大。她可毫不留情，说出来的都是鬼才想得到的狠毒、不客气的话；我也狠狠地就自己能找得到的字眼儿，十十足足给她一顿排头；告诉她是一个太颐指气使、过份干涉的婆娘，对爱丽的影响太过份了，我决不能忍受这整段时间中，爱丽受人家的支配。我们彼此叱叫，就在这时，爱丽猝然一瘸一瘸走出来，到了阳台上，望望这个，又望望那个，说道：

“亲爱的，我很难过，我太难过。”

我回到屋子里，把爱丽又安顿在软椅上，她说道：

“我没有体会到，一点儿都没有体会到，你——你真的那么讨厌葛莉娜在这儿。”

我安慰她，使她安静下来，说她一定不要介意这件事，刚刚我只是脾气发作，我有时候相当爱吵嘴。我说一切一切，都由于这件事：那就是我认为葛莉娜跋扈了一点儿。或许这也很自然，因为她一向习惯如此嘛。到末了，我说实实在在，我非常喜欢葛莉娜，只因为我的暴躁烦恼才发了脾气。所以这件事才告了个了结，实际上我也请求葛莉娜留下来。

我们吵得相当厉害，我想屋子里有好多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吧。我们新来的男佣人和他老婆，当然都听见了。我一发起脾气来，的确就叱叫连天。敢这么说，的确有点儿过份了，我就是那种人嘛。

葛莉娜似乎也有道理，她非常担忧爱丽的健康，说她这也不应该做，那也不应该动。

“你知道吗，她身体真的不很结实。”她向我说道。

“爱丽一点儿毛病都没有，”我说：“她一向身体都健康得很呢。”

“她才不是呢，美克，并不是的，她娇弱得很。”

肖医师又一次来看爱丽的脚踝时，顺便告诉她，脚已经相当复元了，如果要在崎岖地上走过时，只要把脚踝捆捆就行了。我向他说了，我想男人这么说是相当蠢的方式。

“肖大夫，她是不是很娇弱或者有别的什么吗？”

“谁说她很娇弱？”肖大夫是目前很少有的那种开业医师，而且，当地人都知道他是“天然医疗肖”。

“就我所能看得到的，她没有半点儿不对劲，”他说：“任何人都可能把脚扭伤的。”

“我并不是说她的脚，而是不知道她是不是有什么心脏无力或者其他什么这一尖的毛病？”

他从眼镜的上面望着我：“小伙子，可别开始胡思乱想的了；是谁把这个装进你脑袋瓜里面去的？时常为女人的病犯愁，你可不是那一号人啊！”

“只不过是葛小姐说的罢了。”

“哈，葛小姐，她对病知道些什么！不够资格开业吧，是吗？”

“呵，肯定不够。”

“你太太是一位很有钱的女性 / 她说：“反正，本地人都这么说的。当然，有些人根本就以为凡美国人都有钱。”

“内子有钱。”我说。

“唔，那你一定得记住这句话。有钱的女人反而会变得身体糟糕，这个大夫那个大夫一向就给她们药粉啦、药片啦、刺激剂啦、兴奋针啦这一类的东西，大体上说来她们最好就是不要。现在，乡下女人身体好得多，因为没有一个人像这样儿的耽心自己的健康。”

“她的确在吃药丸那一类的东西。”我说。

“如果你乐意，我替她来一次健康检查好了，也许会发现给她吃的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我告诉你吧，以前我时常对人说：‘把那些东西统统扔进废纸篓里’。”

他走以前，对葛莉娜说道：

“罗先生要我替他太太作一次全身健康检查，却查不出有什么地方不对劲；我想在野外多作运动，也许对她有好处，她吃的是些什么

药呀？”

“她有些药片是疲倦时服用的，有些是睡觉睡不着时吃的。”

她和肖医师去看了看爱丽的处方，爱丽微微笑了。

“肖大夫，所有那些东西我都不吃，”她说：“仅仅吃点过敏症药丸。”

肖大夫看看这些药丸，又翻了翻处方笺，说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害处；又翻到一张安眠药片的处方。

“睡不着吗？”

“住在乡下就没有了，打从我来这儿以后，就一颗都没有吃过。”

“唔，这倒是好事情，”他拍拍她的肩膀：“好小姐，你什么毛病都没有。我该这么说，有时候嘛容易操心。这种药丸很温和，最近很多人都服用，对他们没有过半点伤害，继续用吧，不过别理那些安眠药片了。”

“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担心，”我抱歉地对爱丽说道：“我想是葛莉娜吧。”

“呵，”爱丽说道，哈哈笑了，“葛莉娜对我大惊小怪的，她自己什么药都不吃，”她说道：“我们会有一次转变，美克，把这些东西的大部份都扔掉。”

爱丽和我们大部份邻居都处得很好，与哈劳黛走动得很频，偶尔她也和爱丽一起出去骑马。我不骑马，我一生玩的是汽车和机械方面的东西；尽管在爱尔兰时，一度在马厩里清除马粪，做过一两星期，但对马一无所知；不过我自己想过，什么时候我们在伦敦时，我要到一处优雅的骑马训练处去，学习学习如何好好骑马。我不愿意在这里学，十有八九，老百姓会讥笑我。我以为骑马或许对爱丽很好，似乎她也乐在其中。

葛莉娜鼓励她骑马，尽管葛莉娜自己，对骑马也是毫不知晓。

爱丽和哈劳黛一起去了一次马匹拍卖会，在哈劳黛劝告下，爱丽替自己买了一匹枣骝马，名字叫“征服”。我要求爱丽，一个人出去骑马时，一定要小心，可是爱丽却嘲笑我。

“打从三岁起我就骑马了。”她说。

因此她常常出去骑马，一个星期大约骑上两三次，而葛莉娜则通常开车到查德威市场去买东西。

有天在吃中饭时，葛莉娜说道：“你们那些吉卜赛人！今天早上有一个长相难看死了的老太婆，就站在公路当中，差一点就从她身上辗过去了，刚好擦到了汽车前面，我不得不把车子停了下来，还是上坡呢。”

“为什么，她要做什么？”

爱丽仔细听我们两个人说话，却什么话都没有说；不过，我认为她的神色相当烦恼。

“真该死！她还威胁我呢。”葛莉娜说道。

“威胁你吗？”我大声说了一句。

“唔，她告诉我滚开这里，她说道：‘这里是吉卜赛人的土地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你们这班人统统都有；如果你们还想安安然过日子的话，就回到来的地方去。’她还举起拳头对着我晃来晃去，说道：‘假如我对你们施毒咒，你们就再也不会会有鸿运了。买了我们的地，还在上面大盖房子！帐篷就是人住的地方，我们不要有房子……’”

葛莉娜说了一大箩筐，事后爱丽向我说道，略略皱起了眉头。

“这些话听起来太不可能有了，美克，你不是这么想的吗？”

“我想葛莉娜有点儿言过其词了吧。”我说。

“不晓得什么缘故，听起来不太对，”爱丽说：“我不知道葛莉娜是不是添油加醋了一些。”

我考虑了一下，“她为什么要添油加醋呢？”然后又猝然问道：“你最近还没有见过我们那一位爱瑟吧？你骑马出去时没有见过吧。”

“那个吉卜赛女人吗？没有。”

“爱丽，你说话时并不十分有把握嘛。”我说。

“我想瞥见过几眼，”爱丽说：“你知道吧，站在树丛中啦，从那里面向外面偷偷摸摸张望啦，但是从来都没有挨得很近很近，我能有十分把握。”

可是有一天爱丽骑马回来，面如纸白，直打哆嗦。那老太婆从树林里走出来了，爱丽便勒住坐骑，停下来和她谈话。她说那老太婆经摇晃着拳头，嘟嘟囔囔在说话。

爱丽说：“我这一回真冒了火，便向她说道：‘你在这里要干甚么？这块地方又不是你的，是我们的地皮，我们的房子呀。’”

老太婆这就说了：

“这里永远不是你的土地，也永远不会属于你；我警告过你一回，已经警告过你两次，可不会再警告你了。现在时间不远了——我可以告诉你这件事，我见到了死神，就在你的左后面；死神就站在你旁边了，死神就会把你逮了走。

你所骑的这匹马——一只脚是白色；难道你不知道骑这种马是要走歹运的吗？我见到了死神，你们造的那幢宅第崩塌成一堆瓦砾了！”

“这种事情一定要加以制止。”我气愤地向爱丽说道。

这一回爱丽并没有一笑置之了，她和葛莉娜两个人的神色像是心乱如麻了。我立刻下山到村子里去，起先到黎老太婆农舍那里，我迟疑了一下，可是那里没有灯光，我便到派出所去。值班的警员我认识——金思警佐，一个正正派派通情达理的汉子。他听过我的说话后，这才说道：

“我很抱歉你们惹上了这种烦恼，她是个年纪很大的老太婆，也许有点昏馈了；一直到现在为止，我们还从来没听说过她有什么真正的麻烦；我会跟她谈谈，要她休息休息、”

“假如你办得到的话。”我说。

他迟疑了一阵子，然后说道，

“我并不想暗示什么事——不过，罗先生，就你所晓得的来说，这里附近有没有任何人会——那怕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——怀恨你或者怀恨尊夫人吗？”

“我想这是最不可能的事情了。为什么？”

“最近黎老太太钱财滚滚——我也不知道这些钱从什么地方来的——”

“你认为是什么情形呢？”

“可能是有人收买了她——那些要把你们从那里撵走的人。那里有过一回事——多少年以前的事儿了，她从村里什么人那里拿了钱——要把一个邻居吓走；干的是这一号儿的事情——威胁啦——警告啦——咒人啦——村子里老百姓都很迷信，可以这么说，在英国女村巫的村庄数目，会使你大吃一惊。那时她就受到了警告，就我所晓得的来说，打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有试过了——不过也可能是像那种事；那老太婆见钱眼开——有很多事他们都是为了钱而干的——”

但是我不能接受这个说法，便向金思指出，我们在这儿完完全全是生客，我说道：“我们连结仇家的时间都还没有呢！”

我走回家去，心中又愁又乱，我在阳台角落上转过去，便听见爱丽弹奏六弦琴的隐隐乐声；一个身材高大的人；一直站在窗户边向里面张望，他转身朝我走过来。那一下子我还以为是我们那位吉卜赛人呢！当一眼认出来是桑托尼时，我才松了一口气。

“呵，”我轻轻喘了一下说道：“是你啊，打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？我们没听到你的消息有几世纪了吧。”

他并没有立刻答复我，只一把抓住我胳膊，把我从窗户边拖开。

“原来她在这里！”他说：“我倒并不意外，料到她或迟或早会要来。为什么你要让她来？她是个危险人物呀，你应该知道的。”

“你是说爱丽吗？”

“不是，不是，并不是爱丽，另外一个！她叫什么名字来着？葛莉娜。”

我睁大眼睛盯着他。

“你知道葛莉娜是何许人吗？或者，你真不知道？她来了，不是吗？掌握大权呀！现在你没法儿撵走她了，她来了就要一直待下去了。”

“爱丽的脚扭伤了，”我说：“葛莉娜来照料她，她——我想她很快就会走。”

“对这种人你可是一点儿也不知道，她一向就打算要来。

我知道这一点，盖房子时她一来，我就把她料准了。”

“似乎爱丽缺不了她嘛。”我喃喃说道。

“呵，不错，她和爱丽在一起已有一阵子，不是吗？她知道怎么操纵爱丽。”

这正是老厉所说过的话，直到最近我才明白这句话是多么实在。

“美克，你要她在这里吗？”

“我可不能把她扔到屋子外去呀，”我说话很暴躁：“她是爱丽的老朋友，是至交，我有什么办法？”

“不错，”桑托尼说：“我料想你也使不出什么办法，是吗？”

他望着我，一种很奇怪的眼色；桑托尼是个怪人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他的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。

“美克，你知道自己往什么地方去吗？”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有时候，我想你是半点儿都不知道。”

“我当然知道喽，”我说：“我做的是自己要做的，我要去的地方我就去。”

“是吗？我奇怪你是不是真正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；你和葛莉娜相处我很害怕，你知道吗？她比你可强得多了。”

“我可不明白你是怎么揣想出来的？这并不是什么力量不力量的问题呀！”

“不是吗？我认为是；她是那种强人型，一向能随心所欲的一型。你并无意于要她在这里，那可是你说的，可是她却在这里了，我一直都在注意她们。她和爱丽平起平坐，家中也寸步不离，叽叽喳喳的住在里面。美克，你算是什么？外人吗？或者，你不是个外人吧？”

“你说的这些话，真神经病了。你什么意思——我是外人吗？我是爱丽的丈夫，难道不是吗？”

“你是爱丽的先生？或者爱丽是你的太太？”

“你真是夹缠不清，”我说道：“这有什么不同？”

他叹了口气，忽然间，他肩膊向下陷，就像一身的活力都泄掉了似的。

“我没法儿接近你，”桑托尼说：“也没法儿使你听我的话，没法子使你了解。有时我以为你懂了，有时候我想到你對自己或者任何

别的人，半点儿都不知道。”

“我说，桑托尼，”我说道：“我从你那里可得到了很多，你是个了不起的建筑师——不过——”

他脸色又变成了从前的古怪方式。

“不错，”他说：“我是个好建筑师，这幢房子是我起造过最好的一幢。我对它可能接近心满意足了。你要幢这样的房子，爱丽也要幢这样的房子，和你一起住在里面。她有了，而你也有了。美克，把那个女人打发走吧，不要弄得太迟了。”

“可我怎么能使爱丽不高兴呢？”

“那个女人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？”

“我说，我并不喜欢葛莉娜，她使我神经兮兮的，”我说道：“有天我甚至同她吵得天翻地覆，但没有一项是你所想的那么简单。”

“不会！同她一起才不会简单。”

“管这块土地叫吉卜赛庄的人，又说这里遭过毒咒，或许真有两下子，”我气愤地说道：“我们遇到过吉卜赛人从树林后面跳出来，对着我们晃拳头，还警告我们，如果不从这里滚出去，就会有惨事发生。这块地方应该很好很美的呀。”

那最后一句，说出来很奇怪，我却像别人在说一般说了出来。

“不错，它应该像那样子，”桑托尼说：“应该如此，但是却不能够；如果有什么阴险邪门掌握住了它，它能好吗？”

“当然，你不信——”

“有好多古古怪怪的事我都信……我对阴险邪门的事儿都知道。你没有意识到，或者没有时常觉得，我这个人一部份也是很邪的吗？我知道什么时候邪气挨近了我，虽然一向都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……我要自己盖的房子祛除这股子邪气，你懂吗？”他的语气咄咄逼人：“你懂吗？与我有关系呀！”

这时他整个举止态度都改变了。

“好了好了，”他说：“我们别再多扯这些无聊话了，进去看看爱丽吧。”

我们从这扇落地窗里走过去，爱丽极其高兴地和我们打招呼。

那天晚上桑托尼的行为举止，都很正常，没有比那更过火的做唱俱佳了；他又恢复了自我，风度翩翩，轻松愉快。

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和葛莉娜谈话，使人觉得这是他的魅力对她的特惠，而他多的是魅力。任何人都会发誓，他对她有深刻的印象，很喜欢她，而且急于讨她的欢心。这使我觉得桑托尼真正是一个危险人物，他的各方面，我没有见到的太多太多了。

葛莉娜一向对赞美有反应，她竭尽全力来表现自己，总在各种场合隐藏，或者透露自己的美。她含笑望着桑托尼，静静地聆听，就像意乱情迷似的。我对桑托尼这种姿态的用心非常奇怪。你绝对不可能了解桑托尼。爱丽说希望他多留几天，可是他摇摇头，说第二天就非走不可了。

“现在你还在盖房子吗？很忙吗？”

他说不是，人刚刚出院呢。

“他们又一回把我修理好了，”他说：“不过八成儿也是最后一次了。”

“修理了你一番？他们对你作了些什么呀？”

“把我身上的坏血放掉，再把一些新鲜的、红红的好血灌进来。”他说。

“呵。”爱丽打了一个冷噤。

“别害怕，”桑托尼说道。“这种事你绝不会有的。”

“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发生在你身上嘛！”爱丽说道：“真残忍啊。”

“并不残忍，不是，”桑托尼说：“我刚才听到你所唱的人生来欢乐、悲哀，

我们的的确确知道

安然走过这个世界。

我走得安安然，因为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，而你，爱丽，

夜夜复朝朝

有些人生而甜蜜欢畅。

那就是你嘛。”

“我但愿自己能觉得安全就好了。”爱丽说。

“你不觉得安全吗？”

“我不喜欢受到威胁，”爱丽说：“不喜欢任何人对我念毒咒。”

“你谈的是那个吉卜赛人吗？”

“对呀。”

“算了吧，”桑托尼说：“今儿晚上抛开算了。我们且快乐快乐吧。爱丽——这一杯为你的健康——长命百岁——我有一个很慈悲的快速了结——这一杯祝美克洪福——”他停下来，酒杯举向葛莉娜。

“哇！”葛莉娜说：“这一杯要祝福我吗？”

“这一杯祝福你，你将会有的，太好了！或许是成就吧？”他加上一句，疑问的语气里一半儿揶揄、一半儿讥消。

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走了。

“这个人真怪得很，”爱丽说：“我从来都不了解他。”

“他所说的话，我一半都不懂。”

“他对很多事情都知道呢。”爱丽若有所思地说。

“你意思是他能未卜先知吗？”

“不是，”爱丽说：“我的意思不是指那个，他很识人，对人的认识比那些人对自己的认识还要透彻。因为这一点，有时他恨他们，有时候又可怜他们。然而，他并不为我所可怜。”她默默若有所思又加上了一句。

“为什么他要那样？”我紧紧问道。

“呃，是因为……”爱丽说。出品：阿加莎·克里斯蒂小说专区

第十六章

那是第二天下午了，我在树林中最阴暗的地方走得相当快，那一带松树的暗影，比起任何别的地方都更为阴森森；我见到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正站在车道中。我冲动地一个快步跳开了小径，认为这一定是我们那个吉卜赛老太婆了；可是当一眼认出是谁时，我突然退缩回来，是妈妈呀！她老人家站在那里，满头白发，身材高高大大，一脸严肃的表情。

“老天爷，”我说：“妈妈，您可吓了我一大跳了，您在这儿干什么？来看我们吗？我们请您可都请够了，不是吗？”

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请过，我表示过一次相当不冷不热的邀请，仅止于此了。我对那次邀请的方式，是有十分的把握，妈妈不会答应来。我并不要她来这里，也从来不要她到这里来。

“你说得不错，”她说：“我终于来看你们了，看一看你一切都还很好嘛。原来这就是你们盖的深宅大院，也是一幢堂皇富丽的房屋嘛。”她说道，眼光却望在我的身后。

在妈妈的语气中，我察觉到了她那种不以为然的酸溜溜味道。

“对我这一号儿的人太堂皇了，是吗？”我说。

“孩子，我可没那么说呀。”

“但是您是这么想的吧。”

“那不是你生下来该有的东西，脱离了一个人的生活地位，是不会有好处的。”

“假如任何人要听您的话，那么什么地位也到不了。”

“哈，我知道那就是你所想的和你所说的，不过勃勃雄心对任何人有什么成就，我还不知道呢！这一种事情在你嘴里都成了死海水果了。”

“呵，看在老天份上，别尽是不说好话，”我说：“得得，您且来亲自看看我们的堂皇住宅，再对着它翘鼻子吧；来看看您那位堂皇的儿媳妇，如果您敢的话，再对着她翘鼻子吧。”

“儿媳妇？我早已经见过了。”

“您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早已经见过她了吗？”我紧紧逼着问。

“原来她还没告诉你呀，是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我又追着问。

“是她来看我的呀。”

“是她来看您吗？”我惊惶失色地问道。

“对呀，有那么一天，她就站在门外按门铃，神色上有点儿害怕；她是个俊俏小姐儿，十分可人，一身穿着的都是精致衣裳。她说了：“您是美克的母亲，是吗？而我就说：‘是呀，小姐是什么人？’她说：‘我是他太太。’又说：‘我一定得来看看您，我不认识美克的娘，似乎不应该……’我就说：‘我敢赌他不要你来认识我。’她踌躇了一下，我就说：‘你用不着告诉我那一点，我对自己的孩子有认识，他要做什么、不要做什么、我统统知道。’她说：‘您想——或许他为您难以为情，因为他和您都穷而我阔嘛，但是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，他并不是那一种人，不是，说实在的，他并不是那一种人。’我又说了：‘小姐，你用不着告诉我的，我儿子的缺点是什么我全知道；那倒不是他的缺点，他并不以自己的娘而难以为情，对自己的出身也不怎么觉得难堪。’”

“‘他并不是为我觉得难以为情，’我向她说道：‘如果有什么的话，他是怕我；你明白吗，我对他认识得太多了。’这些话似乎把她逗乐了。她说：‘我料到作妈妈的一向有那种感觉——她们对儿子的一切一切都知道；我也料到作儿子的，也就因为这一点而觉得难以为情吧！’”

“我说了，这种说法也许十分确切。当你小时候时，总是假装成向全世界演一出戏。我一直记得，我年纪小时在姑妈房里，我床上的墙壁，有一幅金框的图画，画着一只好大好大的眼睛。上面写着：‘上帝窥我。’每当我睡觉以前，都使我一身发毛，寒到了背脊骨上。”

“爱丽既然见过了您，她应该告诉我才是，”我说：“我真不明白她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当成莫大秘密，应该告诉我的。”

我很火，火得很，以前竟毫不知道爱丽会连这种事都向我保密。

“孩子，她对自己那么做，也许有一点点儿惊骇吧，但决不能说是害怕你。”

“来吧，”我说：“来看看我们的房子吧。”

我不知道妈妈喜欢不喜欢我们的房子，大概不喜欢吧。

一间间房子都看遍，扬起了眉头，然后进入那间阳台房间里，爱丽和葛莉娜正坐在里面。她们刚刚从外面回来，葛莉娜一件深红的毛料斗篷，一半披在肩头上。妈妈望着她们两个一阵子，站定了，就像在那里生根似的。爱丽跳起身走过房间到我们面前来。

“呵，是罗太太，”她说道，转身对着葛莉娜；“这是美克的妈妈，来看看我们的房子和看看我们，这真是太好了呀！这位是我的朋友葛莉娜。”

她伸出两只手来握住妈妈的手，妈妈望望她，然后又望着她身后的葛莉娜，紧紧盯着看。

“我明白了，”她对自己说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

“您明白什么啦？”爱丽问道。

“我一直奇怪，”妈妈说：“奇怪这里的一切一切会是什么情形。”她四面看看：“不错，这幢房屋很好，窗帘好、椅子好、油画好。”

“您一定想喝点茶吧。”爱丽说。

“看上去你们都喝完了茶似的。”

“喝茶这件事决不需要喝完了的，”爱丽说道，然后又对葛莉娜说：“葛莉娜，我不要按铃了，请你到厨房去重新沏一壶茶好吗？”

“当然啦，亲爱的，”葛莉娜说，便出房间去，回头对母亲瞟了锐利的，几乎是害怕的一眼。

妈妈坐了下来。

“您的行李在哪儿？”爱丽说道：“您来住在这儿吗？我希望是。”

“不，小姐，我不住下来，半个钟头以内我就要搭火车回去，我只是要来看看你们。”然后她又很快加上一句，或许因为要在葛莉娜

回来以前说出来：“好孩子，现在你用不着担心，我把你来看过我的那一趟都告诉他了。”

“美克，我很抱歉没有告诉你，”爱丽说得很坚定：“只不过我以为不告诉你要好些。”

“她出于心里的厚道，的确也是，”妈妈说了：“美克，你娶了好女孩，而且漂亮得很。不错，非常漂亮的一位。”然后又轻声轻气说了一句：“我很抱歉。”

“抱歉？”爱丽说了一声，隐隐约约有些儿不解。

“抱歉为了我以前对许多事情的想法，”妈妈说道，神色上也略略呈现了些紧张：“这个，诚如你所说，做妈妈的都像那样子，一向对儿媳妇都有些猜疑。不过我一见到你，我就知道儿子有福气了；在我看来，好得不像是真的，而事实的确如此。”

“太文不对题了嘛，”我说，可是我向她说时却含笑道：“我一向有最优秀的鉴赏力呀。”

“你一向有的是昂贵的鉴赏力，那就是你的意思吧，”母亲说道，望望那些织锦窗帘。

“有昂贵的鉴赏力，我真的认为并不是件坏事唉。”爱丽微微笑着向妈妈说道。

“你偶尔也得要他节省点儿钱，”妈妈说道：“这对他的个性会有好处。”

“我决不肯使自己的个性受别人的改进，”我说：“娶太太的好处，就是太太想到你所做的事情一件件都十全十美，不是那样吗？爱丽。”

爱丽的神色现在又快乐起来了，她哈哈笑着说：“美克，你又自命不凡了，你很自负嘛。”

这时葛莉娜带了茶壶回来了，我们原来的有些儿不自在，刚刚克服了；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葛莉娜一回来，紧张又恢复了。妈妈没有答应爱丽挽留她住下来的愿望，过了一阵子以后，也就不再坚持了。她和我陪着妈妈，沿着盘旋的车道穿过树林向大门口走去。

“这地方你们叫它什么名字？”妈妈猝然问道。

爱丽说：“吉卜赛庄。”

“呀，”母亲说道：“不错，你们这儿附近有很多吉卜赛人，是吗？”

“您怎么知道的？”我问道。

“我来时就见到一个，她古怪地望着我，就那么望着。

“实际上，她不会有什么，”我说：“有点儿颠三倒四的，就那么回事。”

“为什么你说她颠三倒四的，她望着我时，有一种好笑的神色，她因什么苦楚反对你们吗？”

“我想并不是真有其事，”爱丽说：“全都是她想象出来的，说我们把她撵出了她的土地啦，或者像那一号儿的事情。”

“我料想她要的是钱，”妈妈说：“吉卜赛人都像那样儿，有时候大唱其歌、大跳其舞，看他们如何唱、如何跳；可是他们那痒兮兮的手里有了钱，就马上停止唱，停止跳了。”

“您不喜欢吉卜赛人嘛。”爱丽说。

“他们是一伙鼓上蚤，做工作做不长久，对不是他们的东西，总不肯把放开他们的手。”

“呵，好了，”爱丽说道：“我们——我们现在再也不担什么心了。”

妈妈道过再见，然后又加上一句：“同你们住在一起的那位小姐是谁？”

爱丽就解释说，在她结婚以前，葛莉娜就如何同她在一起达三年之久；如果不是葛莉娜，她会有多么凄凉的生活。

“葛莉娜为了协助我们，样样事情都做，她这个人可了不起了，”爱丽说：“如果没有她，我不知道怎么过活下去。”

“她是住在这里呢？还是做客？”

“呵，这个，”爱丽避开这个问题：“她——她目前住在我们这儿，因为我扭伤了脚，总得有个人照料我；不过我现在已经好了。”

“小两口儿结了婚，一开头最好只有两个人在一起。”妈妈说道。

“我们站在宅子大门前，目送妈妈大踏步走下山去。

“她老人家的个性非常坚强嘛。”爱丽说。

我很生爱丽的气，气得真正冒火，因为她竟去找到了我妈妈，拜见过了都不告诉我。可是到她转过身来，玉立婷婷地望着我，一边眉毛扬起了一点点儿，脸上露出一半儿腼腆一半儿满意的那种小姐儿的可爱微笑，我就止不住怜香惜玉了。

“你真是一个哄人骗人的小东西产我说。

“这个嘛，”爱丽说：“你知道吗，有时候我也不得不如此呀。”

“那就像我看过的一出莎剧，当时在我的学校里演出，”我不知不觉地引用了这一句：“‘她已经欺骗了自己的父亲，也许也会欺骗你。’”

“你演哪个角色呀——奥塞罗吗？”

“不是，”我说：“我演那女孩子的父亲，我想，我能记得住那篇演说，就是这个原因；尤其实际上这是独一无二的由我来说的话。”

“‘她已经欺骗了自己的父亲，也许也会欺骗你。’”爱丽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：“何况就我来说，我根本没有欺骗过我父亲；或许后来我该骗一骗。”

“我想他对你和我结婚，处理上一定不会非常厚道，”我说：“不会比你那位后母更好。”

“他不会的，”爱丽说：“我认为他不会不厚道的。”

“现在并没有多大要紧了，”爱丽说：“我敢说那是很好的意见；不过，美克，那对你却并不是什么金玉良言。你不是个安定得下来的人，你也不要平平稳稳，要的是闯四海跑天下，去看、去干——站在这个世界的顶峰上。”

“我只要同你待在这一幢宅第里。”我说。

“或许这一阵子吧……而我想——我想你以后会永远要回到这里来，而我也是一样。我想我们每年要回这里来一次，而我们也会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快乐。但是你还是耍游遍四海、要旅行、要观光、要买东西。或许构想构想新的图样，在这里做一个花园，或许我们到国外去看看意大利花园、日本花园，各形各色的山水庭园吧。”

“爱丽啊，你使得生活看上去是那么的多彩多姿，”我说：“我很抱歉自己蠢得很。”

“呵，你蠢我并不介意，”爱丽说：“我并不怕你嘛。”然后她又加上一句，蹙起了眉头：“你妈妈不喜欢葛莉娜嘛。”

“好多人都不喜欢葛莉娜。”我说。

“连你在内吧。”

“好了，爱丽，听我说吧，你老是那么说，这可不是真的。起先我对她有点点儿醋味儿，仅只于此了，现在我们相处得很好。”我又接着说：“我想或许是她弄得别人都是采取守势所致吧。”

“厉先生也不喜欢她，是吗？他认为葛莉娜对我的影响力太大。”爱丽说。

“是吗？”

“我奇怪为什么你要这么问？不错，我想他是的。他是个非常老派的人，我想。”然后她又露出了可爱的小姐儿笑容：“因为我以为自己会不得不像戴丝德玛娜一样，欺骗我父亲，随了你鸿飞冥冥，逃之夭夭。”

“爱丽，为什么你那么要见到我母亲呀？”我问道，急于想一探究竟。

“与其说是我急于要见到她老人家，”爱丽说：“毋宁说 我对这件事毫无举动，就会觉得万分难安。你并不时常提到妈妈，但我却了解她老人家为了你，总是每一件事都做，援救种种事错啦，辛勤工作使你能多受教育啦，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。我觉得不去接近她老人家，似乎太差劲、太倚富骄人了。”

“这个，那并不是你的过错呀，”我说：“那都是我的不是。”

“不错，”爱丽说：“我可以了解，或许你不愿意要我去见她老人家。”

“你以为我为了自己的妈妈而有一份儿自卑感吗？根本不是那么回事，爱丽，我向你保证现在不是那样，过去也不是那样。”

“不是，”爱丽若有所思地说道：“现在我知道了，而是因为你不愿意她老人家念一大串地妈妈经。”

“妈妈经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这个嘛，”爱丽说：“我看得出她老人家是那一型人，对别的人应该做些什么，知道得非常清楚；我的意思是说，她老人家会要你去干哪些职业、哪些工作。”

“答对了，”我说：“稳定的职业，成家立业安定下来。”

“自然而然呀。她具有相当支配的个性，而我又非有一个可以信托，可以倚赖的人不可，这个人能卫护我。”

“而且照料你走上自己的路吗？”我哈哈笑着问她。我们手挽着手走进屋子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那天下午看起来阴沉沉的；我想是太阳光刚刚离开了阳台，就在后面留下了一种阴森的感觉，爱丽说道：

“美克呀，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我说：“只是突如其来觉得就像有人在我的坟上走过似的。”

“一只鹅在你的坟上走，真正的那句话是这么说的，不是吗？”爱丽说。

葛莉娜什么地方都不在，佣人都说她出去散步去了。

现在，妈妈对我的婚姻完全知道了，也见过了爱丽，我就做了件有时真正想要做的事——寄了她一张高额支票，禀告她老人家迁进一幢比较好的房屋里去，随自己的意添置些新家具。当然，我很怀疑妈妈会不会接受这笔钱；因为这钱并不是我工作赚来的，也不能假装老实说是挣来的。正如我料到的一样，她老人家把支票寄回来了——一撕两段，附了有一张草草的手谕，上面写到：“我要这笔钱没有半点用处，我现在算是知道了，你决不会改变的，老天爷保佑你吧。”我把信抛在爱丽的前面。

“你可明白妈妈是什么人了吧，”我说：“儿子娶了个富家女，靠阔太太的钱过日子，老太君大不赞成呢。”

“别着急吧，”爱丽说：“很多人都这么想，她老人家以后就会不计较了；美克，她老人家很爱你呢。”她加了一句。

“那么为什么她一直都要改造我呢？要使我成为她的模式，我就是我自己呀，根本不是别人的模子。我并不是妈妈的小娃娃，会给塑造造成她所喜欢的模式。我就是我，是个大人了，我就是我呀！”

“你就是你，”爱丽说：“而我爱你啊。”

这时，或许是要分散我的念头，爱丽说了些相当使我不安的事情。

“我们那个新来的男佣人，”她说道：“你觉得如何？”

对这个佣人我根本没有想到什么，他会有什么？我比较喜欢这一个，从前的那个男佣人，对我的社会地位看不起，从来都不想掩饰一下。

“他很好呀，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只是琢磨，他会不会是一个安全人员？”

“一个安全人员吗？你说的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一个侦探，我想是安德伯伯安排的。”

“他为什么要派侦探呀？”

“这个——我想，很可能会有绑票吧。在美国，你知道吗，我们通常都有警卫员——尤其在乡下。”

人有了钱竟有好多的不方便嘛，这又是我从来不知道的一项！

“多么恶毒的想法啊！”

“呵，我不知道……我想自己习惯了吧。那有什么关系？人家根本不注意这回事。”

“他的老婆不是也在这吗？”

“我想，虽然她饭菜做得很好，但肯定有问题；我认为是厉安德伯伯，或者是劳斯坦，不论是哪一个想到了这件事，一定付了钱要我们以前那个男佣人离职，让这两个跟班准备接替，这种事相当容易做。”

“竟然不告诉你？”我依然难以相信。

“他们连作梦都不会告诉我，我也许会搞得天下大乱的。”

再说，也许我完全弄错了也不一定，”她做梦似的继续说道：“这只是一个人习惯了一直在四周围的人，而得到的一种感觉罢了。”

“可怜的小小富家千金呵。”我说得很残忍。

爱丽根本不介意这句话。

“我想事情已经说得相当清楚了。”她说。

“这些事可都是我随时向你学到的，爱丽。”我说道。出品：阿加莎·克里斯蒂小说专区

第十七章

睡眠真是件妙不可言、秘不可测的事，你上床时还担心着吉卜赛人啦，暗中的仇敌啦，安插在自己宅第里的探员啦，绑票的可能性啦，以及一百件其他的事情。而睡眠却把你从那一切里拂拭开来，自己行进得遥遥远远的，却不知自己身在何方；可是一觉醒来，却完完全全是一个新世界了。

没有烦恼，了无忧虑。而且，九月十七日早上我醒过来时，情绪极其兴奋。

“美妙的一天嘛，”我很有信心地对自己说：“今天会是美妙的一天。”我说得一点儿也不假，人就像广告中的那些人一般，愿意到任何地方去，任何事情都干。脑子里反反覆覆想着很多计划；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二十五公里外的一处乡间房舍里，要举行大拍卖，我要和费少校在那里会面。拍卖的东西中有些很不错，我业已在拍卖目录册上划出了两三项，对于整个事情我都相当兴奋。

费少校对各朝各代的家具、银器，以及其他这一类的东西，知识非常渊博；并不因为他爱美——他完完全全是一个打猎家——而是因为根本他就懂；他的全家都是万事通。

吃早餐时，我就在翻这本拍卖目录。爱丽穿了一身骑马装下来了。现在她骑马大部分都在早上——有时候一个人，有时候和哈劳黛一起。她有美国人的习惯，午餐时只喝咖啡和一杯橙汁，其他什么也不吃。而现在我的胃，因为用不着加以限制，各方面都很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乡绅！我喜欢餐橱里好多的熟菜；今儿早上我吃的是腰花、香肠，还有腌肉，可口得很呢！

“葛莉娜，你要做什么？”我问道。

葛莉娜说道，她要到查德威市场的车站去接哈劳黛。一起到伦敦去参加一次“白色拍卖会”，我就问“白色拍卖会”是怎么回事。

“那里真的是只有白色东西才能拍卖吗？”我问道。

葛莉娜一副瞧不起的神色，说：“白色拍卖会”的意思，就是拍卖家用桌巾啦、毛毯啦、浴巾啦、床单啦等等。彭德街有一家特卖场，有些东西特殊大廉价，她已经收到一份目录了。

我向爱丽说道：“好啦，如果葛莉娜今天要到伦敦去，为什么你不开车进市区，在巴丁顿区的乔治餐厅和我们会面呢？那里的菜很不错，这是老费说的。他建议你无妨去一去。一点钟好了，你开车经过查德威市场，过了大约五公里处转弯，我想，那里有公路的交通标志。”

“好吧，”爱丽说：“到时候我会到那里的。”

我扶她骑上马，她便穿树越林骑走了。爱丽极其喜欢骑马，她在一条迂回盘旋的山径中骑上山去，然后骑下山来，到家以前来一段跃马疾驰。我把那辆小轿车留给爱丽，因为比较容易停车；而我自己则开那辆克里斯勒轿车。在拍卖开始以前，赶到了“巴丁顿宅邸”。费少校业已到场了，为我保留了一个位置。

“这里有些相当好的货色，”他说：“有一两幅好油画，一幅是罗姆尼，另外一幅是雷诺瓦的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？”

我摇了摇头，当时我的鉴赏力完全放在现代画家的作品上。

“这里有好几位经纪人，”老费说道：“有两个是从伦敦来的。看见那个瘦瘦的撮起嘴巴的那一个吗？那是客瑞笙，很有名气。没有带尊夫人来吗？”

“没有，”我说：“她对拍卖并不十分精明。再说，今天上午我尤其不要她来。”

“呵，为什么？”

“我要使爱丽惊喜一番，”我说：“你没有看到第四十二号吗？”

他看了一下目录，然后望望屋子那面。

“唔，混凝纸书桌吗？不错，相当漂亮的一件小东西嘛。

这是我所见过混凝纸的最好的样子，书桌尤其稀少。倒是桌上放的那种手书桌很多。不过这是一件很早的样子，以前从来没见过像这样的一件。”

这小件镶嵌得有温莎古堡的图案，几面却有一束束的玫瑰花、蓟花、酢浆草的图案（译注：这三种花分别为英格兰、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国花。）

“状况很好嘛，”费少校说，他好奇地望着我：“我以前没有想到过这是你的嗜好，不过——”

“呵，这倒不是，”我说：“在我来说，这种东西有点点儿太俏、大娘娘腔。可是爱丽喜欢这一色的东西，下星期就是她生日，我要把它当作生日礼物送给她，一件惊喜的东西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不要她知道，今天我出价来买的原因。但是我知道我送给她的东西，没有一件能比这更使她喜欢的了；她一定会真正惊喜万分呢！”

我们走进屋子里坐下，拍卖就开始了，实际上，我所要的这件东西价钱窜得很高，伦敦来的那两个经纪人，对它似乎都很精，推测其中一个对这一件很现实也很保守，你根本察觉不到他目录上微乎其微的动作，可是拍卖人却观察得很仔细。我也买了一只齐朋戴尔雕花的椅子。我认为放在我们客厅里会很好看，还买了一些质地很好的织锦窗帘。

“唔，看起来你可真是能乐在其中嘛，好了，”费少校说，拍卖人结束了上午的拍卖时，他就站了起来：“今天下午还来吗？”

我摇摇头。

“不来了，下午要拍卖的东西，没有我所要的；大部分都是寝室家具啦、地毯啦这一类的货品。”

“是呀，我想你不会有什么兴趣，唔……”他看看手表——“我们最好一道走吧，爱丽不是要在乔治餐厅和我们见面吗？”

“是呀，她会到那里的。”

“还有……呃……那位葛莉娜小姐呢？”

“呵，葛莉娜到伦敦去了，”我说：“她去参加什么她们称之为‘白色拍卖会’的地方，和哈小姐一起吧，我想是。”

“呵，对了，哈劳黛有天也说过这些日子里，床单和那一类东西的价钱俏得很呢？你知道一个枕头套要多少钱吗？要三块五角一个呢，通常只要六角钱就买到手的東西。”

“你对家用物品的采购非常内行嘛。”我说。

“唔，我听到内子对这些大发牢骚呀，”老费微微笑了：“美克，你的气色好得很嘛，快活得就像是神仙嘛。”

“那因为我买到了那张混凝纸书桌呀，”我说：“或者，照你所说的，这是我兴奋的一部分原因。今儿早上我一觉醒来就觉得很快乐，你也知道这些日子里，世界上每一件事情都似乎很顺心呵。”

“呵，”老费说道：“小心点儿吧，这叫做乐极呢。”

“乐极吗？”我说：“这是句苏格兰话吧，是吗？”

“我的好哥儿，乐极则生悲呀，”老费说了：“最好还是收敛收敛你全身的劲儿吧。”

“呵，这种愚蠢的迷信我才不相信呢！”我说。

“连吉卜赛人的未卜先知都不信，是吗？”

“最近都没有见到我们那位吉卜赛人了，”我说：“这个，至少有一个星期了吧。”

“或许她已经离开这处地方了吧。”老费说道。

他问我能不能用车载他一程，我说可以。

“用不着载他们两个了，你在回程时可以在这里把我放下来，好吗？爱丽怎么样？她会开自己的车来吗？”

“是呀，她会开那辆小车。”

“希望乔治餐厅做出一席好菜来，”费少校说道：“我饿了。”

“你买了什么没有？”我问道：“我兴奋得没有注意到呢！”

“是呀，你出价竞买的时候，当然得全副精神放在上面喽，得注意那些经纪人做些什么。我并没有买什么，出过一两次价，可是每一项的竞价，都太高出我的价钱了。”我推测到老费在附近拥有大片地产，但实际上的收入却并不太多，尽管是个大地主。你也许可以形容他是个穷户。唯有把他的土地卖掉一大部分，他才有钱可花，而他却不愿出售土地，他是很喜欢土地的。

我们到了乔治餐厅，已经停了很多汽车——可能有些人是从拍卖会来的；然而我却没有见到爱丽的座车。我们走近餐厅，我向四面张望找她，但她还是没有露面。不过，这时候刚刚才过一点。

我们在等爱丽来时，便到酒柜间处喝喝酒，这地方相当拥挤，我向餐厅里面张望一下，他们还是替我们留下了一桌。这里有很多本地人，我都不很认识；而坐在靠窗的一张台子边的那个人，看来我很熟

悉；我保证认识他，可是却记不起来，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和他见过面，我想他并不是本地人，从他的衣着和这些地方人士不大相配上，我有把握他是个生客。当然，在我一生中遇见的人多而又多，要把他们统统很容易记得起来，却不太可能。不过我以为，这张面孔是我最近见到过的。就我的记忆所及，在这次拍卖会上并没有见到过他。

主持乔治餐厅的女老板。穿着常常穿的一袭装模作样的爱德华时代的丝料黑礼服，哗啦哗啦走了过来，说道：

“罗先生，您会很快就席吧，有一两个人在等着呢。”

“我太太一两分钟就会来。”我说道。

我走回去又和费少校在一起，我以为或许爱丽受了伤。

“我们最好过去吧，”我说：“他们对迟不入席似乎很烦躁呢，今儿个他们的客人很多，”我又加上一句：“我只怕爱丽并不是一个最守时的人。”

“呵，”老费以他的旧式态度说道：“太太小姐们要我们等是有道理的，不是吗？好吧，美克，如果那对你不要紧，我们就进去入席开始就餐吧。”

我们走进了餐厅，从菜单上点了牛排和腰形馅饼，便吃起来。

“爱丽要我们这样等她，真太糟了，”我又补充说，这可能因为葛莉娜到伦敦去了。“你知道的，爱丽非常习惯于葛莉娜的协助，使她能守约，提醒她，使她及时赶到，以及所有这一类的事儿。”

“她非常依赖葛莉娜小姐吗？”

“要那么说的话，是的。”我说。

我们继续吃下去，由牛排到腰形馅饼，再吃到苹果饼，饼上还难以为情地加了一片便宜的面饼皮面。

“我奇怪她是不是压根儿忘了这回事儿。”我突然说道。

“或许你最好打个电话去。”

“对，我认为这要好一点。”

我走出去拨电话，接电话的是卡逊太太，我们的厨娘。

“呵，罗先生，是您啦，罗太太还没回家呢。”

“你说的是什么意思？还没回家吗？从什么地方回家？”

“罗太太骑马出去还没回家啦！”

“可是骑马是在早饭后的事。她不能整上午都在骑马呀。”

“罗太太并没说什么别的指示，我还等着她回来呢！”

“你为什么不早打电话来，让我知道这件事？”我问道。

“这个，我不知道到什么地方找您呀；不知道您上哪儿去了。”

我告诉她。我现在在巴丁顿医的乔治餐厅，把电话号码告诉了她，要她在爱丽一到家，或者有什么消息，就打电话来。然后我又回到老费旁边，他立刻从我脸上的神色，看出来有什么事不对劲儿。

“爱丽并没有到家，”我说：“今儿早上她出去骑马，通常她都在早上骑，但每回只骑上半个钟头到一个钟头。”

“孩子，现在你还不用着急，”他说得温温和和：“你知道的，你们住的地方孤得很，也许她的马瘸了腿，人正在走回家的途中呢，从树林上去全都是荒野和丘陵，那个地方又没有什么人能送个信或者什么的。”

“如果她决定改变主意，骑马去看什么人，或者任何别的什么事情，”我说：“她会打电话到这里来，替我们留个话的。”

“这个，还用不着着急嘛，”老费说道：“我想我们现在就去的好，立刻就走，看看能找到些什么。”

正当我们出来向停车场走去时，有辆汽车开走了，车里面坐的那个人，就是我在餐厅里所见到的，突然一下子想起来他是谁了，劳斯坦，要不就是个十分像他的人；我琢磨着，他在这里干什么，他会是来看我们的吗？如果是的话，却不让我们知道，这就奇了。车里同他一起的还有个女人，长得很像哈劳黛；但是她这时一定在伦敦，和葛莉娜一起买东西呀，这一切一切可把我弄迷糊了……

我们开车出去，老费望了我两眼，我看了他一下，说得相当痛苦：

“好了，你在早上说过我乐极吧。”

“这个，别想那个吧，也许她骑了马，扭伤了脚踝或者像这样儿的事。不过，她的骑术好好，”他说：“我见过的，不可能真会有那样的意外。”

我说了：“人有旦夕祸福呵。”

车开得很快，终于到了我们地产上面俯瞰丘陵的公路上，我们一面开车，一面四处张望，不时停下来问人。有个汉子在挖泥煤，我们停车下来问他，得到了最初的消息。

“一匹没人骑的马，俺见到了，”他说道：“两个钟头以前，或者更久点吧。俺要去抓呢！”

“最好开车回家去，”老费建议：“没准儿家里有她消息了。”

我们开车到家，却没有什麼消息，我们便找了马夫派他骑马出去到荒野地上搜寻爱丽。老费打电话回自己的家，也派了自己的一个人。他和我两个人走一条小径，穿过树林，这条小路爱丽时常走的，出林就到了那边的丘陵上。

起先什么都没有看到，然后我们便沿着树林边缘走，那里另外有条小径出来，所以——找到她了。我们见到的像是胡乱的一大堆衣服，那匹马已经回来，正在那乱七八糟一大堆的旁边，站在那里吃嫩芽呢。我就跑了过去，老费跟着我也跑，跑得很快，比我以为他这种年龄能保持的速度还要快。

她就在那儿——乱蓬蓬的一堆儿躺着，她那小小白白的面孔向着天空。我说：

“我不能——我不能——”只有把面转了过去。

老费走过来，蹲在她旁边，几乎立刻就站起来。

“我们要去找大夫，”他说：“肖大夫，他最近。不过，美克，没有什么用了。”

“你意思是——她死了吗？”

“不错，”他说：“要装成是别的什么情况，并没有什么好处啊……”

“呵，天啊！”我说道，转身走开：“我简直不能相信，不是爱丽吧。”

“这儿来，喝一口。”老费说。

他的口袋里掏出个瓶子，把瓶盖旋开递给我，我就着瓶口，深深喝了一大口。

“谢谢。”我说。

马夫这时也来了，老费派了他去请肖大夫。出品：阿加莎·克里斯蒂小说专区

第十八章

肖大夫开了一辆周身创伤的老“禄宝”车来了——我猜想他在恶劣天气时用这辆车，开了到偏僻的农庄里去看病。

他根本看都不看我们一眼，径自走到爱丽身边俯身下去，然后走到我们这边来。

“至少死了有三四个钟头了，”他说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我告诉他，她在早餐后，就像往常般出去骑马。

“她这次出去骑马以前，出过什么意外吗？”

“没有，”我说：“她的骑术很好。”

“不错，我见过一两次了，知道她的骑术很好，打从小时候起她就骑马了。这我也知道，我只是想要知道，最近她有过什么意外，或许对她的神经有了点点儿影响，如果马儿受了惊……”

“为什么这匹马会受惊？这是匹安静的……”

“这匹马一点儿都不难骑，”费少校说：“调教得很驯，并不紧张，她断了什么骨头吗？”

“我还没有作全身检查，不过看上去，各方面似乎都没有受到什么外伤，也许有内伤；或许就是惊骇吧，我想。”

“但是受惊并不能吓死人呀。”我说。

“以前就有人吓死过，如果她心脏强的话——”

“他们在美国的人，说她心脏很弱，至少是最弱的一种。”

“唔，我检查的时候还找不出太多的心脏衰弱痕迹，我们依然还没有心脏计。再说，现在再来检查心脏也没有道理，经过验尸，以后就会知道的。”

他体谅地望着我，然后轻轻拍拍我的肩头。

“你回家去睡睡吧，”他说：“受到惊骇的你就是一个了。”

说也奇怪，不知道从乡下的什么地方，出来了一些人，就在这时，有三四个人站在我的身边——一个是远足的人，正在公路上走，看见了我们这一小批人；另外一个面色娇艳的女人，我想她是走近

路到一处农庄上去，还有个年纪大的修路工人。他们都唉声叹气叽叽喳喳的。

“可怜的年轻太太。”

“是好年轻啊！从马上摔下来的，是吗？”

“呵，说的也是，马儿可是说不准的哟。”

“这是罗太太嘛，不是吗？‘古堡’里的那个美国太太吧？”

一直到每个人都惊慌地叫过了，那个老修路工人才说话，他摇着头，把消息告诉我们，说道：

“俺应当看到了这回事，俺应当看到了这回事。”

医师猝然转身对着他。

“你见到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俺见到一匹马窜田过地的跑呢！”

“你见到这位太太掉下来吗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，俺没见到。俺看到她时，正骑了马在树林的最上面走呢。俺就转身过去凿石头修公路。以后俺听见马蹄声，抬头望望，只见一匹马跑得飞快。俺可没想到会出啥事，以为那位太太或许下了马，把马儿放走了呢。马儿可没有冲着我来，却往另外一个方向跑了。”

“你没见到这位太太躺在地上吗？”

“没有啦，俺看得并不太远，见到了那匹马，因为衬着天空呀。”

“她一个人骑马的吗？有没有人跟她一起？或者挨她很近？”

“她附近啥人也没有，没有啦，就只她一个人呀。她骑马离俺不太远，在俺身边经过，沿着那条路过去，方向冲着树林的，俺想。没有，啥人都没有见到，只除了她和那匹马。”

“或许是那个吉卜赛人把她吓着了吧。”那个面色娇艳的娘们说。

我转身来。

“什么吉卜赛人？什么时候？”

“呵，那一定是一一这个，一定是在三四小时以前，今儿早上我在公路上走，或许是九点三刻吧，我见到了那个吉卜赛女人，就是住在村里农舍中的那一个，至少我想是她，离得不近，不敢断定；但是在这附近穿了红斗篷到处走的只有她一个呀。她在树林中的一条小路上走，有人告诉过我来着，说她对这个可怜的年轻的美国太太，说过好些讨厌的话，恐吓过她呢！说如果她不从这地方搬走，就会出些不利的事，我听说她恐吓时凶兮兮的呢！”

“那个吉卜赛人，”我说道，然后痛苦地自言自语，声音却很大，“‘吉卜赛’呵，我但愿自己从来没见过这处地方就好了。”

出品：阿加莎·克里斯蒂小说专区

第十九章

在那次事情后发生了什么——我的意思就是，那件事情的一切后果——要我记得起来，真是异常困难。直到那时为止，你也见得到，我内心中十分清晰。从什么地方开始，我有点儿疑惑，也仅止于此了。可是打从那时候起就像一把刀落下来一般，把我的生活劈成了两半。自从爱丽死了的那时起，我所做的事情，现在看起来，就像我没有准备，突然插进来的人、事、物混乱不堪，到了我自己再也不能控制什么事情了。发生的事情不是冲着我，而是都在我的四周，似乎就是这种情况。

每个人对我都非常亲切，我记得最清楚的似乎就是这一件。我跟跄走动，神色茫然，不知道该做什么才好。我记得，葛莉娜也开始积极地活动了，她具有一种惊人的力量，是女性不得不负起责任、处理情况的一种力量。处理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总得要有人来监督、处置所有那些鸡毛蒜皮无关紧要的琐琐碎碎，我可没有本领来注意这些啊。

我想，他们把爱丽抱走，我回到宅子，我们的房屋——这幢房屋——里后，自己记得清清楚楚的头一件事，便是肖大夫和我谈话。打那以后我不知道有多久。他沉沉静静、客客气气，很明白道理——只是清清楚楚斯斯文文地解释各种事情。

安排，我记得他用了“安排”这个词儿，这是个多么可恨的字眼儿。它代表了所有的事情。人生中所有的事情都有伟大的词儿。爱情——性——生命——死亡——仇恨。这些根本都不是支配生活的东西，而是许许多多其他琐碎而不登大雅之堂的事，你不得不忍受，也是从来没有想到过，直到发生在你身上的事。殡仪馆的人，为葬礼所作的许多安排事项。佣人到每间房里，把百叶窗拉下来。为什么因为爱丽死了，就要把百叶窗拉下来呢？所有这些蠢事呵！”

我记得，这就是我为什么觉得，对肖大夫相当感激的理由。他应付这些事情非常仁慈，非常通情达理；斯斯文文，解释为什么有些事情不得不办——我记得，他说得相当慢，所以他才会有十分把握让我会加以考虑。

我不知道会是种什么情形的验尸，因为从来没有见过一次。在我看起来，不象是真的，外行得可疑。法医是位爱小题大做的小个子，戴着副夹鼻眼镜。我不得不提出验尸的证据，说一说我在早餐桌上最后一次见到爱丽，以及她离开去作例行的晨间骑马，还有我们预定以后在中餐时会面的安排。我说，看起来她完全就象往常一样，健康情形极其良好。

肖大夫提出的证据很单调，不得要领：什么锁骨扭了一根啦、身上的瘀肿啦，这是从马上跌下来所致，性质上并不十分严重，是在死时受的伤。看上去她掉下马以后，就没有移动过。他想，实际上当时就死了。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伤害造成了死亡，除开由于出于惊骇，以致心脏衰弱致死外，提不出别的其他解释。从他们所使用的医学术语里，我所听得出来的，便是爱丽的死亡，根本是缺乏呼吸所致——是一种窒息的性质。她的器官很健康，胃脏里的食物也正常。

葛莉娜也提出证明，比起以前她对肖大夫所说的，要强调得多，说三、四年以前，爱丽有过心脏病。她从来没听人确确实实提过有什么病，可是爱丽的亲人偶尔说过她的心脏弱，一定要小心做事情不要过于劳累。除开这些以外，就没听过更为确定的事情了。

然后，我们又到了那些见到了或者发生事情当时在附近的一些人那里，挖泥煤的老头儿就是头一个。他看到这位太太在身边经过，离他大约有五十公尺左右。他知道她是谁，虽然从没和她说过话，但知道她就是那幢新宅中的太太。

“一眼就认出她来了吗？”

“不，并不完全靠看见的，但是俺认得出那匹马，您哪，马毛是白的，原来是肖特冈那边卡瑞先生的马，象那种又文静，又调教得好，宜于太太小姐骑的马，俺还从来没听到过呢。”

“你看见时，那匹马出什么纵漏了吗？发作什么野性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那匹马当时很安静呀，那天早上天气好着呢！”

他说，附近的人并不多，他也没注意到有多少。那条通过荒野的小径，除开偶尔有人抄近路到一处农庄上去以外，并不常有人走；过荒野还有一条小路。在一公里半开外了，那天上午见到一两个人走过，但却没有留意——一个骑自行车，另外一个走路。他们走过的地方，离他太远所以看不清楚；话又得说回来了，他也不会怎么去注

意。他说，早些时候，见到这位骑马的太太以前，见到过黎老太太，或者他以为是见到了。从小路上向他走过来，然后就转弯离开，走进树林里去了；她时常在荒野里走过，树林里出出进进的。

法医问为什么黎太太不到庭，他知道传了她来庭的。然而，人家告诉他，黎太太好些日子前，已经离开村子了——没有一个人知道是什么时候走的，她连地址都没有留，她的习惯就是这么做，她时常外出，也不通知任何人就回来；所以这一点倒没有什么不寻常的。事实上，有一两个人说，在出事前一天，她早已离开村子了。法医又问老头儿：

“然而，你认为当时所见到的是黎太太吗？”

“俺也说不上，没法儿一定是。那个娘们身材高大，大踏步走路，穿着件紫红斗篷，就象黎太太有时所穿的那件。

不过俺也没特别多盯两眼，俺在做事，忙着啦。可能是她，也可能是别的人，谁能说得准呢？”

其他的话，他把告诉我们的话又重说了一遍：他看见这位太太在附近骑马，以前也时常见到过她骑马，也就没有怎么特别注意啦。唯有到后来，他见到只有那匹马在飞跑，就象受到了什么惊骇似的。他说：“至少，可能是那么回事吧，”他也说不出是什么时候，或许是十一点吧，也许更早一点。后来他又见到了那匹马，往远处走，似乎是回到树林里去。

然后法医又叫我去，问了几个关于黎老太太的问题——“葡萄棚农舍”的黎爱瑟太太。

“你和尊夫人一眼见到就能认得出黎太太吗？”

“不错，”我说：“认得相当清楚。”

“你和她谈过话吗？”

“谈过，有好几次；或者，毋宁这么说，”我又补充一句：“她和我们谈话。”

“她在什么时候威胁过你和尊夫人吗？”

我停顿了一会儿。

“在某种意识上说，她威胁过，”我缓缓说道：“但我从来都不以为——”

“你从来不以为过什么？”

“我从来不以为她会真的那么做。”我说。

“她说话时，是否对尊夫人有特别怨恨反对之意呢？”

“内人有一次这么说过，她认为那个女人对她特别怨恨，但是她不明白为什么。”

“你和尊夫人曾经在什么时候，命令她离开你们的土地。

或威胁过她，用粗鲁的方式对待过她吗？”

“任何气势汹汹都是来自她那一边。”我说。

“你有没有过任何印象，她的神智很紊乱吗？”

我考虑了一下，“是的，”我说：“我认为她竟相信，我们盖了房屋的这片地皮属于她所有，或者属于她那一族人。

或者他们自称的那些什么人。她对这种信念执迷得很呢！”我缓缓补充一句：“我认为她越来越厉害，那种想法越来越固执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她有没有在什么时候对尊夫人作过什么实质的暴力行为？”

“没有，”我慢吞吞说道，“我要那么说就不公正了。那完全——这个，完全是一种吉卜赛人警告的话：‘你们还待在这里的话，就会歹运临头’，‘除非你们搬走，否则就有毒咒咒你们’。”

“她提过死这个字儿吗？”

“不错，我想她提过，我们并不把这些话很当真，”我改正自己的话：“至少，我并不把它当一回事儿。”

“你以为尊夫人把这话很当真吗？”

“我怕她有时的确如此，那老太婆，你知道的，可能使人相当恐慌。我并不以为，她对自己的所说所为，要负什么真正的责任。”

由于法医把验尸延后两周，这项调查进行就告了了结。

对于爱丽死亡，种种情况都显示出是意外的原因，但是却没有充分的证据，足以显示形成意外的是什麼。他要把调查程序延缓下去，除非他听到了黎太太的证词。出品：阿加莎·克里斯蒂小说专区

第二十章

验尸后一天，我去见费少校，开门见山就告诉他，要听听他的意见。那天早上，那个挖泥煤的老头儿，见到有人——认为那就是黎爱瑟太太——向上走向树林里去。

“你认识那个老太婆的，”我说：“你真正以为，她存心不良时，有本领造成一次意外吗？”

“美克，说真格儿的，我不能那么以为，”他说：“要做那一种事情，一定要有非常强烈的动机——对造成了我伤害的人加以报复，像这一类儿的事。爱丽对她有过什么深仇大恨吗？半点儿都没有呀。”

“那似乎是发了疯，我也知道。为什么她经常鬼鬼祟祟露面，威胁爱丽，要她搬走呢？那老太婆似乎对她有仇有恨，可是怎么能有这种积怨宿仇的呢？她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爱丽，会过爱丽。在她来说，爱丽除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陌生美国人以外，还能是什么？她们之间过去没有关系，也没有交往的历史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”老费说道：“美克，我忍不住觉得，这里有些事情我们都不明白。我不太知道你太太结婚以前在英国的情形，她在这片地方住过一段时间吗？”

“没有呀，这点我保证。那也太困难了，我对爱丽的事也并不真正知道；我的意思也就是说，她所认识的人，她所去的地方。我们根本只是一巧相逢。”我制住自己望着他，这才说道：“你不知道我们是怎么相遇的，是吗？猜不到的，”我继续说：“你猜上一百年也猜不到我们怎么相遇相识的。”我突然哈哈笑了起来，然后这才定下心来，觉得自己都快神经兮兮的了。

我看得见他那仁慈忍耐的面孔，正在等待我恢复原状，他真是个帮忙的人，这一点毫无疑义。

“我们在这里相遇，”我说：“就在‘吉卜赛庄’，我当时正在看标售‘古堡’的海报栏；我在这条公路走上去，到了山顶，因为我对这片地方很好奇。就是在那我头一次见到了她，她就站在那里的一株树下。我吓了她一跳——或许是她使我吓了一跳；反正，相遇的情

形就是那样；也就是我们竟在这片他妈的该死的不走运的地方住下来了。”

“你一直就觉得那是运气不好吗？”

“不，是呀，不，我不知道，说真格儿的不知道。我从来不承认这一点，也从不要承认这一点，但我想她知道，她一直都害怕。”然后我缓缓说道：“我想有人故意要吓她。”

他说得很猝然，“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有谁要吓她？”

“大概是那个吉卜赛老太婆吧。不过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也没有十分把握……那老太婆总是等着爱丽，你知道吗，告诉她说这块地方会使她走霉运，应该从这里搬了走。”

“岂有此理！”他气愤愤地说：“早知道这些事就好了，那我就向老爱瑟说，告诉她不能做这种事。”

“她为什么要那么做呢？”我问道：“是什么要她做的？”

“也象很多人一样，”老费说道：“她喜欢使自己变得很重要；不是向人提什么警告，就是算别人的命，测他们的未来快乐；她喜欢装成知道过去未来。”

“假定，”我慢慢儿说道：“有人给了她钱的话，我听说来着，她很喜欢钱。”

“不错，她十分爱财，假使有人付钱给她——这不是你刚才听说的吗？你脑子里怎么有这种想法呢？”

“是金恩警佐，”我说：“我自己决不会往那上面想的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他怀疑地摇摇头。

“我不能相信，”他说：“她会故意要吓你太太，到造成不幸事件的程度吧。”

“她也许并没指望出一次致命的意外事件，也许只做了点什么手脚去惊那匹马，”我说：“点一枚爆竹啦，挥一张白纸啦，或其他什么的。有时，你知道，我的确觉得她对爱丽有一种完全是个人的痛恨，恨的理由我却不知道。”

“这话越扯越远了。”

“这处地方从来不属于她吧？”我问道：“我的意思是，这带地皮。”

“不属于呀，警告过吉卜赛人离开这片地产，或许都不止一次了。吉卜赛人一向都在各处地方赶来赶去，可是要说他们对这处地方，竟怀有一辈子长久的愤恨，我却很怀疑。”

“是呀，”我说：“那可真是牵强附会了。但我的确很奇怪，会不会为了我们所不晓得的理由？她会——”

“我们所不晓得的理由吗？——什么理由？”

我想了一下。

“我所说的每一件事都是异想天开，我们这么说吧，也是金恩警佐所暗示的，有人付了钱给她做这些事。付钱的那个人要的是什么？例如说，他们要把我们两口子从这里撵走。他们集中在爱丽身上，而不正对我，因为吓得了爱丽的办法却吓不了我。他们恐吓她，使她——由于她和我们两个人一起——离开这里。如果真是这么回事，一定是为了想要这片地皮，再到市场上买卖。我们可以这么说，有人为了一些理由，要我们的土地。”我停下来了。

“这种联想很合情理，”老费说道：“但是我知道没有理由，人家为什么要这么做。”

“一处重要的宝矿嘛，”我暗示道：“没有一个人知道。”

“哼，我怀疑这一点。”

“这有点儿像埋藏了的金银财宝。呵，我知道这话荒唐。

或者——这个，比如说一些银行大劫案的进行。”

老费依然一个劲地摇头，但现在已经不那么摇得厉害

“另外唯一一项主张，”我说：“就是往后面更进一步，就和你刚才做的一样——到黎太太后面，找出那个付她钱的人，那或许就是爱丽所不知道的仇人了。”

“但你就想不起可能会是仇家的什么人了吗？”

“想不起，她在这里并不认识任何人，这我可以保证，她同这处地方没有什么关联。”我站起身来：“谢谢你听我说这些话。”

“我希望自己能多帮点忙。”

我走出门，摸到了口袋里带来的东西，便立刻作了个决定，转过身来走回屋子里。

“有点东西我想给你看看，”我说：“实际上，我要带了它到金恩警佐那里去，看他能不能判断出来。”

我的手探进口袋，掏出一个圆石头来，石头上裹着一张皱纸，上面端端正正地写有字。

“今儿早晨吃早饭时，从窗子外扔进来的，”我说：“正当我下楼时，便听见玻璃碎的声音。我们起初到这里时，也有一次有人把石头从窗外扔进来过；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同一个人。”

我把裹的纸打开递给他，这是张又脏又粗的纸，上面有些印的字，而不是隐隐约约墨水写的，字迹很短，就这么一句：“一个女人杀了你太太。”

老费的眼珠子都鼓出来了。

“太不寻常了，”他说：“你头一次得到的字条也是印就的吗？”

“目前记不起来了，那只是警告要离开这里，现在连里面的字句甚至都记起来了。反正，似乎相当确定这是些不良少年，似乎又不太一样。”

“你想知道是什么人扔进来的吗？”

“或许是写无头信那一伙人的一点又蠢又傻的恶意吧，你知道，在村子里多得很呢。”

他把那张纸交还给我。

“不过我想你的怀疑很对，”他说：“带去给金恩警佐吧；他对这些无头信的事儿，知道得比我多。”

我在派出所找到了金恩警佐，他的确发生了兴趣。

“这里怪事真还不少嘛！”他说。

“你以为这是什么用意呢？”我问道。

“很难说，也许只是心怀恶意，要指出来控告某一个人。”

“是专门控诉黎太太的吗？我以为。”

“不，我并不以为会那么做，也许——我想那是——那是有人看到了，或者听到了什么——听到了噪音，哭叫声，或者那匹马逃走时刚刚在什么人旁经过，他们在事后马上又见到了，或者碰到了一个人。可是听到的话，却像是一个与吉卜赛女人不一样的女人，因为每一个人都以为吉卜赛人混在这一案里了，所以这虽然是另外一种说法，却指的是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女人。”

“那个吉卜赛女人呢？”我说：“你有没有她的消息？找到她了吗？”

他缓缓摇了摇头。

“我们知道她离开这里常去的几处地方，东安其利，往那个方向去；她在那里的吉卜赛族人里有些朋友；他们说，她并不在那里，不过反正他们也会那么说。他们的守口加瓶，你也知道的。在那些地方，只要见到，很容易认出她来，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见到她。不过话虽这么说，我却认为她并没有离开到东安其利那么远。”

他说这些话时，样子有些古怪。

“我并不太懂。”我说。

“这么说吧，她吓坏了，此中大有理由。她一直都威胁你太太，加以恐吓，而现在好了，她惹出了事，你太太死了，警方在找她。她知道这一点，就会一头躲进洞里去，你可以这么说。她要使自己和我们中间的距离，尽可能越大越好；她可不愿自己露面，也一直害怕公共汽车。”

“但你们会找到她吗？她可是个外表显著的女人啊。”

“呵，不错，我们总会找到她的，这些事得花点儿时间，那也就是说找对了路的话。”

“但你以为是别的路子呀。”

“这个，你知道我一直奇怪的是什么呢？是不是有人付钱给她，说些那种话。”

“那么，她也许就更急于要离开了。”

“但是另外那一个人也会担心呀，罗先生，你得想到这一点。”

“你意思是，”我慢慢说道：“付钱给她的那一个吗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假定那是——那是个女人付钱给她。”

“假定什么人真有了那种概念了，所以他们就开始寄起无头信来。那个女人也吓坏了，你知道吗？她原意并不是出这种事的。不论她是多么要那个吉卜赛女人，把你太太从这地方吓走；但却并不想结果竟会使罗太太一命呜呼。”

“不错，”我说：“并不希望有人死，只是吓吓我们——恐吓恐吓我太太，再吓吓我，让我离开这儿。”

“而现在受到惊吓的是谁呢？造成这次事故的那个女人，那就是黎爱瑟太太。因些她就要坦白说出来，人家付钱要她做的。她就会提出名字来，说是谁谁谁付的钱。而那个人会不乐意有这种事，罗先生，他会乐意吗？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多多少少假定的这个未知的女人，实际上还不知道真的有没有，是吗？”

“男人或者女人，总有个人付她的钱。唔，就有人要她很快不吭声儿，不是吗？”

“你在想她或许死了吗？”

“这确是种可能性，不是吗？”金恩说道，这时他作了个似乎猝然的话题转变：“罗先生，你知道‘痴舍’那处地方吗，就在你们家树林那边的山顶上。”

“知道呀，”我说：“有什么吗？内子和我找人把那里修理好一点儿了。偶而我们也去那里，但不是经常去。当然最近没有去过，为什么？”

“这个，你知道的，我们一直在到处搜寻呢。我们找过那个‘痴舍’，门也锁上了。”

“没有呀，”我说：“我们从来都懒得去锁它，里面一点值钱的东西都没有，只有几件零碎家具。”

“我们认为很可能黎老太太在用那处地方，但却找不到她的踪迹。然而，我们却发现了这个，反正我也要拿给你看看。”他打开一个抽屉，拿出一个小巧精臻的雕金打火机来，这是只女用打火机，上面用钻石镶了一个“见”字母。“这不是你太太的吧？”

“有H字母的绝不是，不是，不是爱丽的，”我说道：“她并没有这一类的东西。也不是葛小姐的，她的名字是莉娜。”

“它就在那上面，什么人掉在那里的，这是种高级的——贵得很呢！”

“H，”我说道，深深思索又说了一句：“我想不起跟我们一起的人，谁的第一个字母是H，除开是可瑞。但是我实在想不出，她会沿着那条草木繁密的小径，爬到那‘痴舍’里去。再说，她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相当长，大约有个把月吧，我也没见过她用这只打火机。或许我并没有注意吧，”我说：“葛莉娜小姐也许知道。”

“好吧，你拿去给她看看吧。”

“我照办，不过如果真是这么回事，真是可瑞的话，我们最近在‘痴舍’从来都没有见到，这却似乎是件怪事。那里的东西并不多，像这样儿的东西掉在地上，一定看得见——是掉在地上的吗？”

“不错，相当挨近那条长躺椅。当然，任何人都可能在‘痴舍’住过。你知道，那地方很方便，任何时候一对情人都可以在那里会面。我在和本地人谈过话，不过他们不可能有像这样的打火机。”

“还有位哈劳黛，”我说：“但她会有像这样特别精致的东西吗？我很怀疑；而且她到‘痴舍’去干什么呢？”

“她是你太太相当要好的朋友，不是吗？”

“不错，”我说：“我想爱丽在这里最要好的朋友就是她。”

“呵。”金恩警佐说。

我凶狠狠望着他：“你该不以为哈劳黛是——爱丽的仇人吧！那就太荒唐了！”

“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她会是仇人，我同意这一点，不过你对女士们是绝不知道的呀。”

“我以为——”我开始说道，然后停下来，因为我所要说的，看上去相当古怪。

“是什么呀？罗先生。”

“我相信哈劳黛原来和一个美国人结婚——一个姓劳的美国人。实际上也就是内子在美国的主要信托人——劳斯坦。但姓劳的人一定

成千上万，而且如果是同一个人的话，却完全只是一种巧合。对所有这些事，又该做些什么呢？”

“那似乎不可能嘛，不过当时——”他闭嘴不说了。

“奇怪的是，我以为就在出事的那天——就在这里——在这个郊区的乔治餐厅，见到劳斯坦——”

“他没有来见你吗？”

我摇摇头。

“他同一个人在一起，看起来很像哈小姐。但也可能是我的错误。你知道的，我想，建造我们房屋的是她哥哥吧？”

“她对这幢房屋很有兴趣吗？”

“没有，”我说：“我认为她并不喜欢她哥哥的建筑式样。”这时我站了起来：“好了，我不再占用你的时间了，设法把那个吉卜赛人找到吧。”

“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们不会停下来不找的，法医也要找她呀。”

我道过再见便走出了派出所。说起来也真邪门，这种事常常发生，真是说到曹操，曹操就到，哈劳黛就在我经过邮局时，从里面走了出来。我们两个人都站住了，她说话还有点儿难为情，那就是遇见最近丧亲失偶的人所常有的表情。

“美克，我真是太为爱丽难过了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

人人向你说东道西，真是太恶劣了。可是我刚刚——刚刚也说了那些话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我说：“你对爱丽很好，使她在这里有宾至如归之感，我一直都很感激。”

“有一件事情我要问问你，而我想最好在你去美国以前，现在就问问，听说你马上就要去了吧。”

“尽我所能的快走，在那边有很多事情要料理一下。”

“那只是一——如果你要把房屋卖掉的话，我想这会是你走以前要办的事吧……如果这样——如果这样，我很想有第一承购权。”

我盯着她，可真正出乎我意料之外，即使我的想象力再丰富，也无法预见到这件事。

“你的意思是你要买下来吗？我还以为你连建筑的式样都不喜欢呢！”

“托尼哥哥向我说，那是他生平的杰作，我敢说他知道。

我料到你会要一笔大价钱，可是我付得起，我喜欢有这么幢房屋呀。”

我止不住想这真是古怪，她对我们的房屋，从来没有表示过哪怕是隐约的欣赏；我奇怪，从前也奇怪过一两次，她和她的隔山哥哥真正的关联是什么。对他有真正的莫大的崇拜吗？有时，我几乎认为她不喜欢他，乃至于痛恨他呢。她谈到他时，必会会用非常古怪的方式。但不论她的真正感情是什么，对她来说，他代表着了不起——很重要的人物。我缓缓摇了摇头。

“我很明白，你以为由于爱丽过世，我愿意把这片地方卖掉离开，”我说：“但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我们在这儿住过，生活得很快乐，这是一处我最能记得她的地方，我不卖‘吉卜赛庄’——决不考虑！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。”

我们的眼光相遇，那就像我们中间的一场打斗，然后她的眼光低下去。

我在行动和说话这两方面，都鼓起了勇气。

“这本来不关我的事，不过你以前结过一次婚，先生的大名是劳斯坦吧？”

她望着我，默然一阵子，然后猝然说道：

“不错。”就转身离开了。 出品：阿加莎·克里斯蒂小说专区

第二十一章

混混乱乱——回想起来。我所能记得起来的一切就是这样。报纸记者提出问题——要求作次访问——大批大批的信件和电报——由葛莉娜加以处理——

头一件真正使人吃惊的事，便是爱丽的家人，并不像我们所料想的，都在美国。我发现大部分人实际上都在英国时，着实是吃了一惊。或许，可以了解可端是这样，她是一位极其安定不了的女人，一向都是在欧洲匆忙地来来去去——去意大利，赴巴黎，上伦敦，又重回美国——到棕榈滩，出西部到牧场；这里，那里，每一处地方都有。爱丽去世的那一天，她在离住宅不到八十公里远，依然在随着自己的一时兴起，要在英国置幢房屋。她匆忙到伦敦待了两三天，到新的房产经纪人那里，检视新的式样，就在那一天，在乡间看了五六处房屋。

原来，劳斯坦也坐同一架飞机到伦敦来参加一次业务会议。这些人知道了爱丽的死讯，倒不是从拍到美国去的电报上面知道的，而是从报纸上。

爱丽该安葬在什么地方，引起了一场丑恶的争执；我所采取的态度，她要安葬在逝世的这里——这儿也是她和我生活的地方，该是天经地义的。

可是爱丽的家人激烈反对，他们要把尸体立刻就运到美国去，下葬在她的祖先坟地——她的爷爷、父亲、母亲，以及安息了的其他人的坟地里。人要是这么想，我认为这也真的是自然而然的事。

厉安德来和我谈这件事，说得很有道理。

“她从没有留下任何遗言，该埋葬在什么地方。”他向我指出这一点。

“她为什么要那么做，”我气愤地反问：“她多大了？——才二十一岁。你二十一岁时不会想到就会要死吧，也不会想到自己要安葬的途径吧。假如我们曾经想到过这件事，便可以断定：我们不是同年同月生，但也会在什么地方安葬在一起。

可是谁在一生的中途想到过死呢？”

“非常正当的观察，”厉先生说道，然后他又说了：“我怕你也不得不去美国吧，你知道的，那里很多业务上的利益，非得你去处理一下不可。”

“是什么方式的业务？我为了什么业务，一定得到那里去？”

“你要处理的业务多着啦，”他说：“难道你不知道自己是遗嘱中主要的受益人吗？”

“你意思是说，因为我是爱丽最近的亲人或者什么吗？”

“不是我，而是她的遗嘱里。”

“我并不知道她立过遗嘱呀！”

“呵，立了，”厉安德先生说：“爱丽是个实事求是的年轻女性，你知道的，她非如此不可，因为自小生长在这种事情中间的缘故。她成了年，几乎就在结婚后，立刻立了一份遗嘱，寄放在伦敦她的律师那里，要求送了一份副本给我。”他迟疑了一下，这才说道：

“如果你真到美国来，我向你建议——我也是这么想，你应该把自己的很多事，交给那里一些信誉卓著的律师去办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在这种大宗财富，庞大房地产、股票、各种工业中统制股权的情形下，你就会需要技术上的意见了。”

“我不够资格处理这样儿的事情，”我说：“说真格的，我不够资格。”

“我完全了解。”厉先生说。

“我不能把整个事情托付给你吗？”

“你也可以这么做。”

“这个，那么，我为什么不这么办呢？”

“然而，我想你还得找个人做代表。我业已为这一家的一些成员代理了，也许会引起利益上的冲突。如果你交由我处理的话，再有了一位很有能力的律师做代表，我会使你的利益受到安全保障。”

“谢谢你，”我说：“你真是太好了。”

“如果我略略有点儿轻率的话——”他的神色有点不自在——想到厉安德也会轻率，使我很高兴。

“怎么样？”我说。

“我要建议你对任何要签字的东西，都要非常谨慎。任何业务上的文件；在签以前，一定得彻彻底底小小心心看过。”

“你所说的文件种类，也就是我一定得看的吗？”

“假如你并不完全明了，你就可以把它交给自己的法律顾问。”

“你是在警告我对付什么人吗？”我说，兴趣一下子就引起来了。

“要我回答，那可根本不是个恰当的问题，”厉安德说道：“我只能到此为止。只要是涉及大宗钱财的地方，最好谁也不要相信。”

原来他在警告我对付什么人了，不过却不打算把名字告诉我听，这我看得出来。对付可瑞吗？或者，他已经猜疑——或许好久以来就猜疑——劳斯坦吗？那个浮华俗气的银行家，这么和蔼、这么有钱、这么快活，最近会到这里来“为了业务”吗？也许是博南克姑父带了貌似有理的文件来接近我吧？我突然看到了自己的形象，一个可怜与无辜的笨蛋，在湖里游泳，四周都是不怀好意的鳄鱼，全都是一副亲睦的假笑。

“这个世界，”厉先生说：“是处非常罪恶的地方。”

要说出来，或许是件蠢事，可是我却突如其来地问了这个问题。

“爱丽死了有谁有好处？”我问道。

他眼光锐利地望着我。

“这可是一个十分好奇的问题嘛，为什么你要问这个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我说：“只是刚刚想起罢了。”

“对你有好处呀。”他说。

“当然啦，”我说：“我认为理所当然，刚才我说的真正意思是——对任何别的人有好处吗？”

厉先生默默然好久一阵。

“如果你的意思是，”他说道：“爱丽的遗嘱中，在遗产方面是不是使别人受益，这么说有点儿，有几个佣人，一个女家庭教师，一两处慈善机构，但对任何特定的时间却没有什么捐助；还留得有笔遗

产给葛莉娜，但为数不多，因为她——八成儿你也知道——业已支付了相当可观的一笔钱给葛小姐了。”

我点点头，爱丽做这件事时告诉过我。

“你是她的先生，她也没有什么近亲。不过，我对你的问题，认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涵义在吧。”

“我对自己所问的话，也不知道有些什么用意，”我说：“但是不晓得是什么缘故，你成功了，厉先生，使我觉得猜疑——我不知道猜疑谁，和为了什么。仅仅只是——这个，猜疑猜疑罢了。我并不懂财务上的事。”我又补充了一句。

“不，还是相当显而易见的事。我只能这么说吧，我并没有精确的知识，也没有任何种类的猜疑。在某人逝世时，通常有很多事情要结算，也许处理得很快，也许会耽搁上好多年。”

“你真正的意思是说，”我说道：“有些人很可能弄些快帐过来，把总帐搞乱。或许使我签些弃权书——以及你所称的种种事情吧。”

“我们可以这么说，如果爱丽的帐务并不像所应该的那么健全，那么——不错，我们可以这么说，很可能，她的早逝，对有些人——我们不提他们的名字——是幸运，我可以这么说，要应付一个相当单纯如你一样的人，有些人或许会轻而易举掩饰痕迹。我的话只能到此为止，我并不想就这件事再说下去了，再说就不公平了。”

在一座小教堂里举行了一次简单的追思礼拜。如果我能躲得开的话，我真会那么做。我恨透了在教堂外面一排排盯着我的人，都是好奇的眼色。葛莉娜替我主持一切事情，直到现在以前，我还不知道她是个多么坚强、多么可靠的人。

她安排很多事情，订购鲜花，一切事情都由她来处理。爱丽以前是多么依赖她，现在我知道得更清楚些了，这个世界上像葛莉娜的人并不多啊。

在教堂中的人，大部分都是我们的邻居，有一些我们甚至根本不认识。不过我见到一个从前曾经见过的人，可是当时当地却想不起来。我回到家中，佣人卡逊告诉我，有个人在客厅中等着见我。

“今天我任何人都不能见，叫他走吧，你根本不应该让他进来的！”

“对不起您啦，他说是您的亲戚呵。”

“亲戚？”

一下子我想起在教堂中见到的那个人来了。

卡逊把一张名片呈给我。

当时这张名片对我半点儿印象都没有：“白威林先生”，我把名片翻过来，摇了摇头，然后交给葛莉娜。

“你知不知道有这么个人？”我说：“人看起来好面善，可是一时却想不起来，或许是爱丽的一位朋友吧。”

葛莉娜从我手中接过名片看了看，这才说道：

“当然是呀。”

“是谁呀？”

“鲁朋表叔呀，记得吧，爱丽的表兄，她向你说过他的，一定说过吧！”

这一下我记起来，为什么那个人好面善，在客厅，她有许多亲戚的照片，随随便便放得到处都是，这个人面善的原因就在这里了，到现在为止，我还只在照片上见过呢。

“我就来。”我说。

我走出房进入客厅里，白先生站起身说道：

“罗美克吗？你也许不知道我的名字，但你太太是我表妹，她却一向喊我鲁朋表叔。不过我们远没见过面，我知道，自从你们结婚以后，这是我头一次到府上来。”

“当然我知道你是谁。”我说。

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白鲁朋，他是个魁梧的大块头，一张宽宽的大脸孔，表情上像是神不守舍似的，就像他正在想着别的事。然而你和他交谈过一阵子以后，就有这种感觉，他远比你所想象的机警：

“用不着我多说了，听说爱丽死了，我是多么震惊、多么伤心。”他说。

“我们不谈这个吧，”我说：“我并不打算谈到这件事。”

“是，是，我懂我懂。”

他具有一种同情别人的性格，然而他却有一种什么，使我隐隐约约不安。葛莉娜进来了，我便说道：

“你认识葛小姐吗？”

“当然当然，”他说：“莉娜，你好吗？”

“还不太坏，”葛莉娜说：“你到这儿多久了？”

“才一两个星期吧，到处观光呢。”

“以前我见到过你，”我说，在冲动下我继续说：“前一天就见到了。”

“真的？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一处拍卖会上，那地方叫做‘巴尔顿庄’。”

“现在我记起来了，”他说：“不错，不错，我想起你的脸来了，你和一个六十来岁、棕色胡须的人在一起。”

“是的，”我说：“那位是费少校。”

“你们当时看起来精神很好嘛，”他说道：“两个人都一样。”

“没有比那更好的了，”我说，带着一向都觉得陌生的惊奇再说了一句：“没有比那更好的了。”

“当然——那时候你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嘛。出事就是在那一天，不是吗？”

“我们当时都在等，”我说：“等爱丽和我们一起去吃中饭。”

“惨事，”鲁朋表叔说：“真是惨事……”

“我一点儿都不知道，”我说：“你当时在英国，我想爱丽也不知道吧？”我停了一下，等他告诉我。

“不知道，”他说：“我并没有写信。事实上，我不知道自己在这儿要待多久。实际上，业务结束得比我所想的要早一点，我当时就琢磨，能不能在拍卖会后，有时间开车去看看你们。”

“你是为了业务，而从美国赶来的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这个嘛，一部分是，一部分不是；可瑞有一两件事要我提提意见，有一件关于她想买这幢房屋的事。”

一直到这时他才告诉我可瑞在英国，我又说道：

“连这件事我们也都不知道呀。”

“实际上那一天，她就住在离这里并不太远的地方。”他说。

“挨得很近吗？住在旅馆里？”

“没有，她和一个朋友在一起。”

“我倒不知道，在这个地方她还有什么朋友。”

“一个女的名叫——叫什么名字来着——哈吧，姓哈的。”

“哈劳黛吗？”我吃了一惊。

“不错，她是可瑞相当好的朋友，在美国就认识她了，你不知道吗？”

“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呀，”我说：“对于这一家子我认识得太少了。”

我望着葛莉娜。

“你不知道可瑞认识哈劳黛吗？”

“我想没听见她谈起过，”葛莉娜说：“所以哈劳黛那天没有来。”

“当然啦，”我说：“她和你坐火车去伦敦嘛，你们要在查德威市场车站见面——”

“是呀——她当时却不在那里，我刚刚走了以后，她打电话到这里来；说没料到会有美国的客人要来，她不能离家。”

“我奇怪，”我说：“那位美国客人会不会就是可瑞。”

“显而易见，”白鲁朋说，摇了摇头：“似乎一切都搞拧了，”他继续说道：“我知道验尸延期了。”

“不错。”我说。

他喝完了自己那一杯站起身来。

“我不想留下来使你再麻烦了！”他说：“如果有什么事我能效力的话，我就住在查德威市场的庄严大饭店里。”

我说只怕他所能做的没有什么，但还是谢了谢他。他走了以后，葛莉娜说：

“我奇怪，他要的是些什么！为什么要来呢？”然后刻薄地说：
“我巴不得他们都回到自己来的地方去。” 出品：阿加莎·克里斯蒂小说专区

第二十二章

我在“吉卜赛庄”没有什么可做的了，就留下了葛莉娜替我管庄宅，而我却准备启程到纽约去，把那边的事情结束，参加爱丽最最庞大的镀金葬礼，心中不免有几分害怕。

“你会进入非洲的丛林里，”葛莉娜警告我：“自己要小心哟，可别让他们把你活生生剥了皮呀。”

这一点她说得很对，那是处非洲丛林，一到那里就感觉出来了。我对丛林并不认识——不认识这一种丛林。我知道自己力不能及，自己是猎兽，而不是错人；在我四周的人都在树丛中，用枪瞄准我。有时候，我能自己想象得出很多事情来，有时，我的猜疑得到证实。我记得厉安德替我找的那位律师那里去（他是个最为文质彬彬的人，对待我就像是位全科大夫。我得到过别人的忠告，要我摆脱一些矿产区，说那些矿区的地契不太分明。

他问我是谁告诉我的，我说是劳斯坦。

“这个，我们一定要调查一下，”他说：“像劳先生那样的人应该知道的。”

事后他向我说，

“您的地契没有半点儿不对，当然按照他对您的劝告，要在匆匆忙忙中把这片地皮卖掉并没有道理，还是不要卖地吧。”

当时我就有了这种感觉，自己的想法对了——每一个人都用枪瞄着我呢，他们全都知道，我一涉及财务的事情就是一个傻蛋了。

丧礼极其隆重，而我以为，相当恐怖，就像我在前面所推测的——镀金。在墓地里，一大堆一大堆的鲜花，墓地本身就像是一处公园，有钱人的哀悼装饰，都用大理石的墓碑来表示。我有把握，爱丽很讨厌这个，但我认为她的家人对此乐此不疲呢。

我到纽约四天以后，就接到了京斯顿区的消息。

黎老太婆的尸体，在山那面一处不用的石坑里找到了，已经死了好几天。那处地方以前发生过好几次意外。一直说要在那里设护栏——却什么都没有安设过。判断是意外致死，向镇公所又作了建议，

在那里装设护栏。在黎老太婆的农舍地板下，找到了藏着的钞票，有三百多英镑，全都是大钞票。

费少校在后面又附加了一行，“我敢说你听到了哈劳黛昨天打猎时坠马死亡的消息，一定会很难过的吧。”哈劳黛——死了吗？简直不能相信嘛！使我大为震惊。两个人——就在两周以内，先后死于骑马出事，这似乎像是一种几乎不可能的巧合吧。

我并不想延长待在纽约的时间，在这个外国的环境中，我是个生客；一直都觉得对自己所说的、所做的非小心不可。我所认识的爱丽，完全属于我的爱丽，已经不在那里了。现在我看起来，她只是个美国女孩，家财殷富的千金小姐，周围都是朋友、各种关系的人士和远房亲戚，一个在这儿生活了五代的家庭，她从那里来，就像彗星般，掠过我的土地。

现在她回来了，归葬在自己的亲人、自己的家庭一起，这样也使我很高兴，如果在村庄外松林底下端端正正的小坟地里，我决不会觉得自自在在；不会的，我决不会自自在在。

“爱丽，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去吧。”我对自己说道。

不时，她伴着六弦琴时常唱的歌，那时时唱起的小小曲调，在我心中响起，我记得她的手指头在琴弦上轻捻慢拨。

“朝朝复夜夜，
有些人生而甜蜜欢畅。”

我想：“对你都是真的，你生而甜蜜欢畅，在‘吉卜赛庄’，也有甜蜜欢畅，只是不够长久啊。现在已经过去了，你已经回到了或许并不太欢畅的地方，也并不快乐的所在。

不过话又得说回来，你在这里回到了家，回到自己的亲人之间了。”

突然间我想到，一旦我死去的时候来临，我应当在什么地方，在“吉卜赛庄”吗？可能。母亲会来亲视含殓——如果她老人家还没有死的话，但我却不能想到母亲的死，想起自己的死还要容易得多。不错，妈妈会来看我下葬；或许她老人家脸孔上的严厉不会松弛吧。我的思绪离开了她，不要想她了，不要接近她，不要看见她了。

最后这一项却不是真的，倒不是见到她老人家的问题，问题是一向都是她老人家看得见我，眼光着穿了我，那种急切的眼光扫过，就像瘴气般把我团团围住。我心里想：“做娘的都是鬼！”为什么她们一定要为子女打算？为什么她们觉得对子女的一切都知道？她们不知道，她们不知道！她应该为我而得意，为我而快乐，为我到了目前这种了不起的生活而快乐呵。她应该——”然后我又把思绪从妈妈身上移开。

我在美国过了多久？自己都没法儿记得起来了，被许许多多面带假笑、眼光中充满敌意的人所注视，就像注定得步步小心的一个世纪似的。我每天都对自己说：“我一定要熬过去，一定要熬过去——那时——”这就是我常用的两个花儿，也就是说，在内心中常用的花儿，每一天要用上好几次。

每一个人都走出来要对我好，因为我富了！在爱丽遗嘱的规定里，我成了极富的富翁；这种感觉很奇怪，好多投资自己都不懂——股东啦，股票啦；至于要拿所有这些做些什么，更是半点儿都不知道。

回英国去的前一天，我和厉安德先生作了一次长谈。他在我的内心中一向就是——厉先生，从来都不是安德伯伯。

我告诉他，我要把我对劳斯坦的金额退出来。

“真的吗？”他那灰白的眉毛扬了起来，精明的眼睛，硬梆梆的面孔望着他，我不知道他这一声“真的吗？”真正的用意是什么。

“你觉得这么做对吗？”我迫不及待地问道。

“我猜想，你有很多的理由吧？”

“没有，”我说，“我还没有找到理由。一种感觉罢了，就这么回事；我想可以对你无话不谈吧？”

“当然啦，与当事人的通信是不会公开的。”

“好吧，”我说，“我只觉得他是个坏蛋！”

“呵，”厉先生的神色很有兴趣了：“不错，我可以说你的直觉可能很正确。”

所以这时我知道自己弄对了，劳斯坦对爱丽的债券、投资，以及所有其他的一切，都在搞鬼。我签了一张代理委任状交给厉安德。

“你愿意接受吗？”我说。

“只要与财关有关的业务，”厉先生说：“你可以绝对信得过我，这一方面我会替你竭尽全力的。我想你对我的处理，不会有任何理由不满意的。”

我不明白他这话的真正用意是什么，指的是什么事吧。

我想他意思是并不喜欢我，从来都不喜欢我，但看在钱的份上，他会尽全力替我做，因为我是爱丽的先生，我便签了所有必要的文件，他问我怎么回英国，坐飞机吗？我说不是，不坐飞机，要坐船走。“我自己一定要有点儿时间，”我说：“我想航海对我有益处。”

“而你已决定了回去的住处了吧——什么地方？”

“吉卜赛庄呀。”我说。

“呵，你打算住在那里。”

“不错。”我说。

“我还以为你或许要在市场上脱手卖掉呢。”

“不。”我说，所说出来的话还不及我立意的坚定，我不打算和“吉卜赛庄”分开。它已是我梦想中的一部分——这是我自从孩提时代以来，就非常珍惜的一个梦。

“你离开那里到美国来时，有人在那里照看吗？”

我说留下了葛莉娜在负责。

“呵，”厉先生说：“不错，葛莉娜。”

他说“葛莉娜”的方式，好像是别有用意，可是我却没有领会出来。如果不喜欢她的话，就不喜欢她，他一向都不喜欢她呀。这句话尴尬地停了下来，这时我念头一转，觉得该说些什么话了。

“她对爱丽非常好，”我说：“病了时都由她来看护，她来和我们住在一起，照顾爱丽，我没有比这更要感谢她的了，这也希望你了解，你不知道她的为人处事，在爱丽死后，她真正帮忙了，样样事情都做，没有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”厉先生说，声音的冷淡超出了你可能的想象。

“所以你明白我欠她的情不少吧。”

“一个很有能力的女孩子嘛。”厉安德说。

我站起身，道过再见，而且谢谢他。

“你没有什么事要谢我的。”厉安德说，还和寻常一样的冷淡。

他又补充说：“我给你写了一封短信，由航空邮寄到‘吉卜赛庄’；如果你坐船回去，你到家时或许发现信已在等着你了。”然后他又说道：“祝一帆风顺。”

所以就是这么回事。

到我回到大饭店时，接到了一封电报，要我到加州一家医院去；电报中说我的那位朋友桑托尼找我去，他自知在世的日子无多，希望能在死前见上一面。

我把船期改成了下一班轮船，坐飞机飞到了旧金山，他还没有死，但是却衰弱得很快。他们说，不知道他能不能在死前恢复意识，但他紧急要求见到我。我就坐在病房里看着他，望着这一个我所认识的人成了一身皮包骨头。他一向看起来都有病态，有一种怪怪的透明感，非常柔弱、虚弱。现在躺在那里，看上去是一个死沉沉的蜡人了。我坐在那里细想：“希望他能和我说话，能说些什么，在去世以前能说说就好了。”

我觉得孤孤单单的，孤零零得可怕。我已经从敌人处逃了出来，到了一位朋友前——说真格儿的，我唯一的朋友。

他是对我无所不知的一个人，只除了妈妈，不过我并不想到妈妈。

我向一位护士说过一两次，问问她有什么办法没有，可是她摇摇头，答得含含糊糊。

“也许他会恢复意识，也许永远不会了。”

我坐着，终于他动弹起来，呼了口气。护士非常轻地把他扶了起来。他望着我，但却说不上他认得我还是不认得；他并不只是看着我，而是看穿过我，看到了我的远景。忽然，他眼光异样了；我想，“他认识我了，他见到我了。”他说了些含含糊糊的话，我弯腰在床上想听个明白；可是他所说的似乎却不是什么有意义的话，然后他的身体猛然一阵抽动，头往后一仰，叫道：

“你这个该死的蠢才……为什么你不走另外一条路？”

说过这句话，他就颓然倒下死了。

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——或者，甚至他自己是不是知道说的什么。

所以这就是我最后见到桑托尼了，我也不知道，如果我向他说什么，他会不会听？很乐意再告诉他一次，他为我建造的那幢宅第，那是在世界上最好的东西——对我关系重大的事情。一幢房屋能有那样的意识，也真是有趣。我想那是一种象征主义吧。你所要的东西嘛，要得不得了的东西，连自己都不十分知道那是什么。但是他却知道这幢房屋是什么，把宅第交给了我，而我也得到了，现在我就要回家到那里去了。

回家了，我上船时这是我所能想得到的一切——一起先是疲倦得要死……然后渐渐涌起了快乐的潮水，好像是从极深处涌出的……我回家了，回家了……

“国家呵，水手，从海上还乡，

而猎户从山岭归来……” 出品：阿加莎·克里斯蒂小说专区

第二十三章

不错，这就是我在做的事。现在一切都过去了，最后一场战斗，最后一次挣扎，旅程中最后的一程。

似乎，我那坐立不安的青春时期，已是好久好久以前了，“我要——我要——的日子。然而它却并不久呀，还不到一年呢……”

我对这些细细回想——躺在床上思索起来。

遇见了爱丽——我们在瑞琴公园中的时光——在登记处办公室的结婚。这幢宅第——桑托尼建造的——建造完成。

我的了，已都是我的了。我就是我呵——我——自己所要的这一个我——就像一向所要成为的这一个我；所要的东西样样都有了，现在我就回家到那里去。

我在离开纽约以前，先写了封信以航空方式寄出；写给老费的，不知道什么缘故，我觉得老费会明白，而别人或许就不会。

写信比告诉他要容易得多，再说，他非知道不可。每一个人都一定要知道，有些人或许不了解，但我认为他会。

他自己也见到了爱丽和葛莉娜多么的亲近，爱丽是多么依仗葛莉娜；我想他也会了解，我也会要依靠她了；在我和爱丽住过的宅第里，要我孤孤单单一个人住，会是多么的不可能，除非那里有人助我一臂之力。我不知道这些话说得是不是很好，只是已经尽了最大本事来写了。

“你对我们都很好，”我写道：“我乐于要你成为头一个知道的人，而我想你也是唯一了解的人；我没法儿面对在‘吉卜赛庄’一片孤零零的生活；在美国时，我一直在想，已经决定了只要我一到家，就要向葛莉娜求婚。她是我可以真正谈到爱丽的唯一一个人，你明白吧。她会了解，或许她不肯嫁给我，但我想她会……这么一来，就会使每一件事情，都像我们三个人依然在一起似的。”

我把想要说的话表达出来，这封信足足写了三遍，老费应该在我到家前两天就能收到信吧。

轮船驶近英国时，我走到甲板上来，眼见得陆地越来越近。我心中想：“但愿桑托尼同我在一起。”我的确发了这种愿，愿他能知道

这一切事情是如何成真的——我所计划的每一件事情——我所设想的每一件事情——我所要的每一件事。

我要甩开美国，甩开那些坏蛋、那些谄媚者，以及所有那些我所痛恨的人，以及我可以十分确定，那些由于我出身卑微而痛恨我、看不起我的人！我凯旋归来了，回到那一片松林，回到那一条盘旋弯曲，险状丛生的公路，直上山巅的“吉卜赛庄”的宅第，我的宅第了！我正回到自己最需要的两件事上。我的房屋——这幢房屋是我梦寐以求，计划所得的，也是超出我所要的每样事情以上的东西。以及那一个了不起的女人……我一向就知道，有一天会邂逅一个了不起的女人，已经遇到了。我见到了她，她也见到了我，我们在一起了，绝色无双的女人呵，以前我一眼见到她时，就知道自己是属于她的，绝对是她的，永远是她的。我已是她的，而现在——终于——我要到她那里去了。

我到达京斯顿区，没有一个人见到我。火车到站时，太阳已经西沉了，我从车站走出来，采取一条绕远儿的侧路，我不想遇见村子里的任何人，这个晚上可不要见到任何人……

我走上往吉卜赛庄的公路时，天几乎全黑了。我已经把到达的时间告诉了葛莉娜，她正在山上的宅第中等着我呢。

终于有这一天了！到现在，我们的花枪耍完了，一切的假装——假装不喜欢她——演过了。这时一想到，就哈哈笑了起来，笑自己所演的这一角色，笑自己打从一开始就小心演的这一角色。不喜欢葛莉娜，不要她来，不要她和爱丽在一起。不错，我一直都非常小心，每一个人一定都信以为真；我还记得那次假装的吵嘴，吵得爱丽一定都听得到。

我们头一次邂逅，葛莉娜就已经知道我是何许人了。我们彼此从来都不存什么傻兮兮的幻想，她和我的想法一样，欲望也一样。我们要整个世界，半点儿也不能少！我们要站在世界的巅峰上，要满足每一种野心，每一样东西都要有，任何事情都要能称心如愿。我还记得，头一次在汉堡邂逅她时，我倾心相告，把自己对许多事情的狂热欲望说给她听，对着葛莉娜，我用不着隐藏自己那种了无节制的贪婪，因为她也有这种相同的贪心。她说道：

“你要在人生中有这许许多多，一定得要有钱才办得到呀。”

“不错，”我说：“而我却想不出要怎么样才得到钱。”

“得不到，”葛莉娜说：“靠辛辛苦苦工作攒钱，你是办不到的，你不是那一种人嘛！”

“工作吗？”我说：“那我得工作上多少年！我可不愿意等，不要成了人到中年，”我说：“你知道那个夏莱曼小伙子的故事吧，他拼命工作，辛辛苦苦攒了一大笔钱，可以使自己的梦想实现，好到特洛伊去发掘，把特洛伊城的坟都挖出来。他的梦实现了，可是却一直等到了年逾不惑。我可不愿意等到自己成了中年男人，一只脚都进了坟墓；现在就要有，趁自己年轻力壮的时候；你不也是这样想的吗？”我说。

“不错，而我却知道你能做得到的办法。容易得很嘛，我奇怪你怎么还没想到过；在你来说，钓马子易如反掌，不是吗？我看得出来，也感觉得到呢！”

“你还以为我注意小妞儿吗——或者真正有妞儿吗？我所要的妞儿仅仅只有一个，”我说：“那就是你，而你也知道这点；我是你的，头一回见到你时我就知道了。我一直知道会遇到像你一样的妞儿，而我已经遇到了，我就属于你了。”

“不错，”葛莉娜说：“我想你的确是这样的。”

“我们两个人在人生中所要的东西都是一样。”我说道。

“我告诉你吧，那很容易，”葛莉娜说：“非常容易，你要办到这一点，就是娶个富家女——全世界最富的妞儿之一，而我可以使你走上这条路。”

“别异想天开了好不好。”我说。

“这并不是异想天开；而且容易得很呢！”

“不干，”我说：“那对我没有好处，我并不想做阔太太的老公。她会替我买东买西，我们会干事儿，她会把我关在金笼子里，那可不是我要的事情，我不想做一个被捆住手脚的奴才。”

“你也用不着呀，那一种情况用不着过得很久。只要日子久一点，你也知道，太太会死的呀。”

我骇然盯着她。

“这一下你可吓着了吧。”她说。

“没有，”我说：“我并没有吓着呀。”

“我想你也不会吓着；或许业已——”她怀疑地望着我，但我却不想回答，还有些自卫心存在。人总有些秘密，不愿意任何人知道呵。它们倒不是什么太大的秘密，但我不喜欢想到。没有半点儿要紧，只是当年有种孩子气的狂热，喜欢上了一个男孩——学校里的朋友——人家送他的一只上等手表。我好想要，好想要得紧。那只手表价值不菲，是他那个有钱的干爹送的。不错，我好想要，但是也知道没有机会弄到手。后来，有那么一天，我们一起溜冰，冰层并不够溜冰的厚度，我们溜以前并没有想到，就出事了，冰层一裂开，我从冰上向他溜过去；他攀住了，人已经掉进冰洞里，但手攀住了冰块，而冰割了他的手，当然，我溜过去拉他出来，可是我刚刚到那里，只见那只手表闪烁发光。我想：“如果他沉到冰下淹死的话：那会是多么容易……

我想，那似乎毫无意识地，我解开表带，一把抓住手表，不但没有设法把他拖出来，反而把他的脑袋往下按……把他的脑袋按住。他没法儿多加挣扎，人已经在冰下了。看到的人向我们赶过来，他们还以为我在设法把他拖出来呢！他们花了好大劲儿，才把他拖出来，想对他实施人工呼吸，可是已经回天乏术了。我把这件贵品藏在一处特别的地方，那是我不时藏起东西，不愿妈妈见到的所在，因为妈妈见到了就要问我是从什么地方拿来的。有一天她老人家弄我的袜子，凑巧见到了这只表，就问那可不是皮德的手表吗？我说当然不是——这只表是我从学校一个男生那里换来的。

我对妈妈一向紧张兮兮的——老是觉得她对我认识得太清楚了。她发现了我的表时，我就紧张起来。心中想，她犯了疑心了，当然，她没法儿知道。也没有半个人知晓，但是他老人家时常望着我——一种可疑的方式。每个人都以为我在设法拯救皮德呢，我想她老人家从来没这么想过，她一定知道实情。她老人家并不在现场，可是麻烦就出在对我认识得太清楚了。有时，我觉得有点儿罪孽感，但很快就消失了。

后来我在军营里——那是在军中受训期间——有个叫艾迪的小伙子，和我一起到一处赌场里去。我手气不好，输得罄空；而艾迪却大赢特赢。他换成了钱，我们便回营去，他几个口袋里鼓鼓的都是钞

票。那时有两个粗汉从街角上转出来冲着我们，他们手上有刀子，使用得非常灵便，我手上挨了一刀，可是艾迪却被捅了很重的一刀，人就倒了下去了。

这时传来有人走来的声音，两个粗汉便溜之大吉了。我看出来了，如果动作快……我真是动作快！反应相当好——用手帕裹住手，抽出艾迪伤口上的刀来，朝致命的地方狠狠又补上几下子，他喘了口气就昏过去了。当然，我吓得很，不过，只怕了一两秒钟，然后就知道这不会要紧。所以我觉得——这个——自然对自己的想得快、动得快而得意！我想：“可怜的老艾迪，一向都是个傻蛋。”我立刻把那些钞票全都放进我的口袋里。没有什么能比得上迅速反应，而把握住自己机会更美妙的了。麻烦却在这种机会并不常来。我想，有些人知道自己杀伤了人而吓得要死，但我不然，这一次就没有。

提醒你吧，这码子事你可不能干得太频，只有真正值得时才能做。葛莉娜对我这些并不知道。但是她会知道的，我的意思并不是知道我真杀过两个人；而是她知道，这种杀人的念头，不会使我震惊或者讨厌。我就说了：

“葛莉娜，你这个异想天开的故事是怎么回事儿？”

她说：“我的地位可以帮你的忙，能使你和美国一个最有钱的妞儿碰面。我多多少少在照料她，和她住在一起，对她有很大的影响力。”

“你以为她在找像我这一号儿的人吗？”我说，半点儿也不相信。一个富家千金可以随便挑选中意的、有性感的男人，何必要找上我？

“你自己就有很大的性感呀，”葛莉娜说：“好多马子都找你，不是吗？”

我笑了，说这方面我做得还不赖。

“她从来没有过这种事儿，被人看管得太周到了，能让她见得到的年轻人，都是传统型的——银行家的少爷啦，大老板的少君啦；教养她要同有钱阶层缔结良缘；他们怕死了她和那些也许是为了钱的外国年轻人会面。但是当然啦，她更渴望像那样的人，也就是对她来说很新奇、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人。你一定得为她演一出好戏，要一见

钟情和她男欢女爱起来，用闪电爱把她打垮！这种事容易得很，她从来没有和任何人其正在性方面有过接触，你可以办得到的。”

“我可以试试。”我疑惑地说道。

“我们可以布置布置。”葛莉娜说。

“可是，她一家人会插一脚来阻止呀。”

“不，他们不会，”葛莉娜说：“他们会一点儿也不知道，知道时已经太晚了，知道时你们已经秘密结婚了。”

“原来这是你的主意呀！”

所以我们谈到这件事，拟定了计划，不过得提醒你们，并不怎么详细。葛莉娜回美国，不过随时和我保持联系。我继续干了好几种工作，我告诉过她“吉普赛庄”的事，说我要那块地方，她说在那里布置一个悱恻缠绵的故事也恰到好处。我们定下计划，使我在那里和爱丽邂逅。葛莉娜则怂恿爱丽在英国有一幢宅第，一到成年就立刻离开她的一家人。

呵，不错，我们行动起来了。葛莉娜是一个计划大家，我想我自己没法儿策划得出，但却知道自己这一角色会唱得很好，我一向都喜欢演此类角色的嘛！因此这就是事情发生的原委，我如何邂逅爱丽的经过。

这一切一切都很有趣；有趣得要死，当然，完全是因为总有冒险在——一直有不成功的危险性。使我真正紧张兮兮的一件事，便是我不得不和葛莉娜见面的那几次。你们也看得出，我不得不要有十分把握，望着葛莉娜时能不露出马脚来。力求不望着她，我们都同意，最好我应当装成不喜欢她，佯装嫉妒她，这一点我做得很好。我还记得她下来待一待，我们演出一场吵嘴——爱丽听得到的一场吵架。我也说不上是否做得过火了一点，大概不至于吧。有时我紧张兮兮的，怕爱丽也许会猜出来或者其他什么，但我想她并没有。

说真格儿的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我对爱丽的一切从来都不知道。

和爱丽做爱非常容易，她非常甜蜜。不错，她真正可爱。只是有几次我很怕她，因为她做了事情而不告诉我。她知道的事情，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；但是她很爱我，不错，她爱我。有时——我想到我也爱她啊……

我倒不是说，这种爱就像是葛莉娜，葛莉娜是我所归属的女人，她是性的化身。我为她疯狂，而我不得不忍耐下来。爱丽截然不同。你知道，我很享受和她一起的生活。不错，现在回想起来，这话听起来很奇怪，我很享受和她在一起的生活。

现在我把这些搁下，因为这是我从美国回来的这一晚，我所想到的事情。这一回我回到了世界的巅峰，尽管冒险、危险，犯了一次干净俐落的谋杀案——这是我对自已说的——我已经有了一切一切自己所渴望的东西了。

不错，这可有点儿巧妙，我想过一两次，但是没有一个人能指得出来，更不必提我们实施的过程了。而今，冒险过去了，危险结束了，我正回到了“吉卜赛庄”这里——就像那一天见过墙上的海报，走上山来看这幢旧宅的废瓦颓垣一般。走上山来，转过那处转弯——

而这时——也就是在这时候我见到了她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就在这时候，我见到了爱丽。正当我在公路车祸频繁的危险地段转过弯时，她就在那里，以前就在那里的同一处地方，就站在那株枫树的阴影中。她正站在那里，见到我时动了一下，我见到了她也吃了一惊。我们原先就在那里彼此相望，我走上去和她搭讪，演的是惊艳的小生一角，而且演得也十分好呢！呵，告诉你们吧，我是名角呵！

可是，我却没料到现在还见到她……我意思是，现在没法儿见到她了，是吗？可是我看见她了呀……她正望着——一直勾勾望着我呢。只是眼光中——有些什么使我害怕——有些什么使我怕得要死。你明白吗？那就像是她并没有看着我——我意思是我知道她真正不可能还在，她死了呀——然而我却见到了她。她人已经死了，尸体安葬在美国的一处墓地里了。然而还是一样，她站在那株枫树下，望着我。不是，并不是望着我，那种眼色就像料到要见着我似的，脸上含得有爱意——那一天我见到她时同样的爱——那一天她在六弦琴琴弦上轻轻捻拨——那一天她对我说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而我说：“你为什么问我？”她说：“你望着我，就像你爱我一样。”我说了些蠢话，就像是那么一句：“当然我爱你呀。”

我死死地站住了，就在公路上死死站定，全身发抖，大声说道：

“爱丽。”

她并没有动弹，人还站在那里盯盯地望着……直勾勾望着我，望过了我。这可把我吓惨了，因为我只要想上一分钟，就知道为什么她不看我，这个原因我也不愿意知道。

不，我不要知道。直勾勾望着我在的地方，而不看我；我十分确定不要知道这原因，这时我撒腿就跑，就像个孬种般跑完了其余的路，一直跑到我的庄宅灯光明亮的地方，直到这时，我才从这种傻不可及的恐慌中镇定下来。这是我的凯旋归来嘛，已经到家了；我是山上归来的猎户，回到了自己的家，回到了超出全世界其他一切的地方——到了我灵魂和肉体都隶属的绝色女人身边。

现在我们结婚了，住在这幢“宅第”里了，我们为了要而假装的东西都已经到手！赢了——垂手赢得！

门没有扣，我走了进去，踩着脚步，走过藏书室敞开的房门，葛莉娜就站在窗户旁边等着我呢。她兴致勃勃，也是我所见过最愉快最美丽的可人儿，就像是督师作战的布隆妮王后，金发闪耀的一员女将，她是性的色香味呵，除开偶尔在“痴争”作过短暂的幽会外，我们抑制得太久太久了。

我径直进入了她双臂的拥抱里，海洋的水员回航到了他归属的地方。不错，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妙时刻中的一次呵。

不久，我们又降落凡尘，我坐下来，她把一小堆信件给我，我几乎立刻自动挑出有美国邮票的一封，是厉安德寄来的航空信。我不知道他信中写的是什麼，为什么一定要给我写一封信？

“这个，”葛莉娜满意地深深叹了口气：“我们办到了。”

“是胜利日，没错。”我说。

我们俩都哈哈笑了，笑得发狂。桌上摆着香槟酒，我开了一瓶，彼此敬酒。

“这处地方太美好了，”我说，向四面看看：“比我所记得起来的更漂亮。桑托尼——对了，我还没有告诉过你呢，桑托尼死了。”

“呵，天啊，”葛莉娜说：“太可怜了，原来他真的病得很厉害吗？”

“当然他病了，我从来不愿这么想，在他临死之前，我去看了他。”

葛莉娜打了个冷噤。

“我可不喜欢那么做，他说什么来着？”

“并没怎么真正说，他说我是个该死的蠢才——我应该走另外一条路。”

“他说的是什么意思——什么路？”

“我不知道他意思是什么。”我说：“我想他当时神志昏迷了吧，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话。”

“唔，这幢房屋可是回忆他的好纪念碑嘛，”葛莉娜说：“我想我们会一直住下去，不是吗？”

我瞪着她：“当然啦，你以为我还会住到别的地方去吗？”

“我们不能一直都住在这里呀，”葛莉娜说：“可不能一年到头都住，埋在像这么个村庄的坑坑里吧？”

“可是这儿却是我要住的地方——是我一直期望着想住的地方。”

“是呀，当然，不过话得说回来了，美克。我们有全世界的钱，可以到任何地方去！我们可以逛遍全欧洲——我们可以到非洲去游猎远征，去蛮荒探险、去观光、去寻找——兴奋的油画；我们可以去安哥古迹，你不要过一种冒险的生活吗？”

“这个，我也这么想……但我们总要回到这儿来，不是吗？”

我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——觉得很不舒服，有什么事情在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了。我一直想到的所有事情，便是我的宅第和葛莉娜，没有要过任何别的事情。可是她却要别的，我看出来了。她还只是开始呢，开始要有很多东西，开始知道她自己有能力弄得到了。突然间我有了一种残酷的预兆，便哆哆嗦嗦起来。

“美克，你怎么了？你在发抖嘛，感冒了还是什么？”

“不是那么回事。”我说。

“美克，那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见到爱丽了。”我说。

“你说些什么，见到爱丽了？”

“我从公路走上山来时。在转弯的地方就见到了她，人站在一株枞树下，望着——我意思是说，望着我。”

葛莉娜眼睛瞪得好大。

“别荒唐了。你——你想出来的事吧。”

“或许一个人的确想得出事来，毕竟，这是‘吉卜赛庄’吧。爱丽在那儿，没错，看起来——看起来相当快乐呢。就像她自己一样，就像她以前——她以前一直在那里，一向会要到那里一样。”

“美克！”葛莉娜抓紧我的肩头，一个劲地摇我：“美克！别说这种活了，你来以前喝了酒吧？”

“没有，我等着一直到了这儿同你喝酒，知道你会准备了香槟酒等我。”

“那么，我们就把爱丽抛开，喝我们的酒吧。”

“是爱丽呵！”我顽固地说。

“当然不是爱丽！只是光的把戏——像那一类儿的事。”

“是爱丽呵，她人就站在那里，在找——找我、望我，可是她没法子见到我，葛莉娜，她没法子见到我。”我的声音高了起来：“我知道为什么，知道为什么她没法子见到我。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这时，我头一遭儿屏住呼吸悄悄地说话。

“因为那不是我，我并不在那儿，她什么都见不到，只除开‘此夜绵绵无尽期’。”然后我恐慌地高声大叫：“有人生而甜蜜欢畅，有人生而甜蜜欢畅，而有些人生而此夜绵绵，我啊，葛莉娜，是我啊。”

“葛莉娜，你还记得吗？”我说：“她是如何坐在那软椅上的？她惯于在六弦琴上奏那首歌，用她温柔的嗓门儿唱着，你一定记得吧。”

“‘夜夜复朝朝’，”我低低唱着：“‘有些人生而感伤；朝朝复夜夜，有些人生而甜蜜欢畅。’葛莉娜，那就是爱丽呵，她生而甜蜜欢畅。‘有些人生而甜蜜欢畅，有些人生而此夜绵绵无尽期。’那是妈妈所知道的我，她老人家知道我生而此夜绵绵，我还没有到那种程度。桑托尼知道，他知道我是往那个方向走。但是它也许不会发

生，只有一个时候，仅仅只有一个时候，那就是爱丽在唱这首歌时，我娶了爱丽，原可以真正过得十分幸福的，不是吗？我和爱丽的婚姻原可以继续下去的啊！”

“不，你不能继续下去，”葛莉娜说：“我从来没想到你是这一号儿的人，美克，你害怕了，”她又重重摇我的肩膀，“醒醒吧。”

我瞪着她。

“葛莉娜，我很抱歉，刚才我说什么来着？”

“我以为美国的那些人把你整倒了，但你做得很不错，不是吗？我意思是，所有的投资都安然无恙吧？”

“一切都安排妥当了，”我说：“一切都安排妥当供我们的未来使用了，我们光辉灿烂的未来呵。”

“你说话非常古怪嘛，我倒要知道知道，厉安德在这封信里说些什么？”

我抽出这封送过来的信，把信拆开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幅剪报——也不是新剪下来的，很旧，而且揉得很皱了。我凝望着这上面，是一条街上的照片。我认出这条街了，背景上有一幢相当宏伟的建筑物。这是汉堡的一条街，有些人正走向摄影的人——正前面有两个人手挽手，就是葛莉娜和我嘛。原来厉安德已经知道了，他一直就晓得我早已认识葛莉娜了。一定有人在什么时候把这个寄给他，或许并没有什么凶狠的打算，或许只为了逗乐子，认出葛莉娜小姐在汉堡街上散步。他知道我认识葛莉娜，我也记起来了，他是多么特意地问我是不是遇见过葛莉娜小姐。当然，我加以否认，但是他知道我在说谎，这一定使他开始猜疑起我来。

我突然害怕起厉安德来了，当然，他没法儿猜疑我杀死了爱丽，但他猜疑有事，或许已经猜疑到那上面去。

“看吧，”我对葛莉娜说：“他知道我们彼此认识了，一直都知道这件事；我一向痛恨那只老狐狸，而他一向也痛恨你，”我说：

“他现在知道我们要结婚时，就会猜疑了。”厉安德必定已经猜疑到葛莉娜会和我结婚，他猜疑我们彼此认识，或许还会猜疑到我们以前是情人。

“美克，你别那么像只惊慌万状的小兔子好不好？不错，我就是要这么说——惊慌万状的小兔子。我欣赏你，一向都欣赏你，可是现在你却六神无主了，对每一个人都害怕。”

“别对我说这种话！”

“这个，这是实话呀。”

“此夜绵绵无尽期啊！”

我想不到说些别的话，依然还在琢磨这是什么意思。此夜绵绵无尽期，那也就是说漆黑一片了，意味着我在那里看不到什么，只能见到死人，但是我虽然活着，死人却见不到我。他们没法儿见到我，因为我实际上不在那里，爱爱丽的那个男人并不真正在那里，他会自作自受，进入了无尽期的黑夜，我把头向地面低下去。

“此夜绵绵无尽期呵。”我又说了。

“别说那些了，”葛莉娜厉声尖叫起来：“站起来！美克，做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吧，不要信这种荒唐的迷信观念。”

“我有什么办法呢？”我说：“我已经把命卖给‘吉卜赛庄’了，不是吗？‘吉卜赛庄’决不安全，对任何人都决不安全。对爱丽不安全，对我不安全，或许对你也不安全吧。”

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我站了起来，向她走过去，我爱她。是的，我依然要以一股子最后的强烈情欲来爱她。可是爱、恨、欲——它们不都是一样东西吗？三而一一而三呵，我从来不可能恨爱丽，但是我恨葛莉娜，越恨越高兴，全心全意的恨，甚至是一种一涌而起的欢欣愿望——我没法儿等到用安全的办法了，也不要等那些办法，我走到了她面前。

“你这个臭婊子！”我说：“你这个可恨可爱金头发的婊子，葛莉娜，你难逃一命了，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。你懂吗？我已经知道杀人——我要杀人。爱丽那天骑了马出去死时，我好兴奋，因为把她杀死，使我那天整个上午都好快乐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象现在一样这么接近杀人。这回不同了，除开有人在早饭时吞了颗药丸而会死，和把个老太婆推下坑以外，我要知道得更多一点，我要用自己的手来。”

这时，葛莉娜害怕了，自从我们在汉堡邂逅的那天起，我就装病扮症，抛职弃业，和她在一起，我已经属于她了。

是的，自从那时候起，我的肉体和灵魂都已经归属了她。现在，我不属于她了，我就是我。我进入了另外一种王国，要到我梦寐以求的一个王国里去。

她害怕了，我最爱见到她怕，两只手勒在她脖子上使劲儿。不错，即令现在我坐在这里，把自己这一生都写下来时（这件事我得告诉你，做起来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）——要写到自己的一切一切，经历啦，感受啦，思想啦，如何欺骗每一个人啦——不错，写起来真是过瘾。不错，我杀死葛莉娜时，真是极其快乐…… 出品：阿加莎·克里斯蒂小说专区

第二十四章

那件事情以后，说真格儿的，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我意思是说，事情已经到了最高潮。我想，人家忘记了不可能会有更精彩的事情在后面——你已经都写过了呀。我在那里坐了好久一阵，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的，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一下子全都来了。他们不可能一直都在那里，因为那样他们就不会让我杀死葛莉娜了。我记得头一个在场的是“天老爷”，我不是指天上的神，我搞糊涂了，指的是费上校。我一向很喜欢他，他对我也很好。我想，在某些方面他真倒是有点儿象“天老爷”——我的意思是说，天老爷如果是人，而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话——就在九天云外的地方。他人很公道——非常公正、非常仁慈。他照料很多事情很多人，想为大家竭尽自己的力量。

我不知道他对我的认识有多少，只记得那天早晨在拍卖场的房间里，说我是“乐极”时，望着我的奇怪神色，我奇怪那天他为什么凑巧想到我“乐极生悲”了呢？

然后我们又在一处，地面上小小一堆蓬乱的爱丽骑马装……我不知道他当时就知道了，或者有种想法，多多少少那件案子与我有关。

刚才我说过，葛莉娜死了以后，我就坐在椅子上，直直地望着自己的香槟酒杯，杯中已经空了，每一件事都是非常空虚——的确的确，非常空虚，只有一盏灯是我们开的，葛莉娜和我，可是灯在角落里，光也不太亮。而太阳——我想太阳老早就已经下去了。我坐着心里在想，闷闷沉沉地想，下一步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

我想，后来人就来了，或许很多人一起来，如果是的话，他们悄悄地的来；要不然就是我没有听见，或者看见任何人。

或许桑托尼也在那里吧，他会告诉我该怎么办的。桑托尼死了呵。他走了另外一条路到我的路上去了，所以他也帮不上什么忙了，说实在话，没有一个人帮得了忙。

过了一阵子以后，我见到了肖大夫，他太安静了，起先我几乎不知道他就在场；他坐的地方高我很近，是在等什么吧，经过一会儿，我这才想起，他在等我说话呢，我便向他说：

“我回家来了。”

我后面什么地方，有一两个人在走动，他们似乎在等——等着他要做的什么事。

“葛莉娜死了，”我说：“我杀死的，你们最好把尸体抬走，还没有抬走吗？”

有人在什么地方闪亮了一个闪光灯泡，一定是警局摄影员在摄取尸身照片。肖大夫头转过来，厉声答道：

“还没有。”

他又转过头来看看我，我向他倾身说道：

“今儿晚上我见到爱丽了。”

“你见到了吗？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就在房子外面，站在一株枫树底下，那也是我头一次遇见她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，”我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道：“她没见到我……也见不到我，因为我不在那里。”过了一会儿我说道：

“那使我很不舒服，不舒服得很。”

肖大夫说了：“在那颗药丸胶囊里，不是吗？药丸胶囊里加了氰化物，那天早晨你给爱丽吞的就是那个吧？”

“那药丸是她防干草热用的，”我说：“每当她出去骑马，她就服一粒预防过敏症。葛莉娜和我，用花园棚屋里的黄蜂窝做了一两个胶囊，又把它们放在一起，我们在‘痴舍’做的，很伶俐，不是吗？”我哈哈笑了，一种古怪的笑声，自己都听得出来，倒更像是一种怪里怪气的吱吱笑声。我说：“你们已经把她服过的东西都检验过，不是吗？那时你来看她扭了的脚踝吧。安眠药片，过敏症药丸，它们都很正常，不是吗？没有一颗有害。”

“没有害处，”肖大夫说：“它们完全没有坏作用。”

“说真的，那可真是很精明，不是吗？”我说。

“你一向都很有小聪明，不错，但是还聪明得不够。”

“然而，我还是不明白你怎么发现的。”

“第二次又出命案我们就发现了一——这次出的命案发现你并没有预料到的意外。”

“哈劳黛吗？”

“不错，她死的方式和爱丽一模一样，在打猎的野外从马上摔了下来。哈劳黛的身体也很健康，可是只从马上摔下来就死了。不过时间并不太久，你明白吗？他们几乎立刻把她扶了起来，还有些氰化物的味道散出来。假如她像爱丽般躺在开敞的空地，过了几个小时以后，那就什么都没有了——气味没有了，什么都找不出来了，不过，哈劳黛怎么吃了那颗胶囊的，我却不明白。除非你留了一颗在‘痴舍’里。有时，哈劳黛常到那里去，留得有指纹，还掉了一个打火机在那里。”

“我们一定都很不小心，要弄得天衣无缝，那可真是难而又难啊！”

这时我说道：

“你们都疑心爱丽的死是我做的手脚，是不是？你们都这么想？”我环顾四周黑压压的人群：“或许你们统统这么想吧。”

“别人时常都知道呵，不过我并没有把握，我们是不是能尽心尽力。”

“你们应该警告我。”我斥责地说道。

“我并不是警员。”肖大夫说。

“那么你是什么人呢？”

“我是医师。”

“我不需要医师。”

“那就走着瞧吧。”

我望望老费说道：

“你在做什么呢？到这里来审问我，担任法庭的庭长吗？”

“我只是治安推事，”他说：“我以朋友的身份到这里来：

“我的朋友吗？”这句话使我吃了一惊。

“爱丽的朋友。”他说。

我可不明白，这些话对我来说毫无道理，但是我止不住觉得相当重要。他们统统来了！警员、法医、肖大夫、老费，老费本身可是个大忙人呵。整个事情盘根错节，我对这些已茫无头绪了。你也看得出，我非常疲倦，时常突如其来倦得不得了就去睡觉……

所有的人来来去去，有人来看我——形形色色的人。大律师啦，小律师啦，还有一种随着他和医师来的一种律师啦，好几个医师呢。我对他们烦得要死，都不愿意回答他们的问题。

其中一个总是问，有没有什么需要的东西，我说有，仅仅只有一项我要的，那就是一支圆珠笔和一大堆纸。你明白了吧，我要纸笔把这一切都写下来，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。

我要把自己的感觉、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。一想到自己越多，就觉得对每一个人越有兴趣。因为我过去很有兴趣，也做出了很有兴趣的事。

医师——至少有一个医师——似乎认为这是个好主意，我说：

“你们一向都让人写声明书，那么为什么不能让我写声明书呢？或许，有那么一天，大家都看得到呀。”

他们就让我写了，我没法儿一直写下去，写得很长，时常觉得疲倦。有些人用上什么“责任减退”的词儿，而别的人却不同意，五花八门的说法不一而足。有时他们甚至以为你没有在听，然后我又得出庭，我要他们把最好的衣服捎来，因为在法庭上不得不装成良好的姿态嘛。似乎他们早已派上侦探监视上我有一阵子了，这些新来的佣人，我想是老费雇用或者教唆出庭的；他们列举我和葛莉娜的事证太多太多了。说也奇怪，葛莉娜死了以后，我再也不怎么想到她了……我把她杀死以后，似乎不再要紧了。

我很想回忆起自己勒她掐她时，那种堂堂胜利的感觉，然而甚至那样的东西也是一去不回了……

有一天，他们突如其来把妈妈带来看我，她老人家站在门外看着我，妈妈的神色并不像往常般焦急了，我想现在的神色是伤心；她老人家和我，都没有什么可说的。她所能说的只是：

“美克，我努力过啊，我拼命努力过要使你安安全全的，却失败了，我一直都怕自己会失败啊！”

我说：“好啦，妈妈，这不是您的错，这是我自作自受啊……”

而我突然想起来，“这正是桑托尼说过的话嘛，他也为我而害怕啊，他也无能为力，没有一个人能有什么办法——或许只除开我自己……我不知道，也不敢保证。不过我倒是不时地记起——记起那一

天爱丽向我说：‘你像这样儿望着我时，你在想些什么呀？’我说：‘像什么？’她说：‘就像你爱我似的。’我想在一方面我的确爱她，也可以爱她，她太甜蜜了，爱丽呵，甜蜜欢畅……”

我想自己一向的罪孽便是贪得无厌，而且要这些东西时，却只想走容易的路子，贪心的路子。

头一次，也就是我头一天到“吉卜赛庄”遇见了爱丽，我们又从公路下山时，遇见了黎老太婆，她对爱丽的警告，使我在脑子里记着要付钱给她，我知道她是为了钱什么都肯做的人。我付了她钱，她就对爱丽警告，恐吓，使爱丽觉得很危险。我当时觉得爱丽惊吓而死掉，似乎更为可能。我现在知道了，就在第一天，黎老太婆真正给吓坏了，为了爱丽而吓坏了，便警告爱丽，要爱丽离开，对“吉卜赛庄”不要有任何举动。当然，她警告爱丽，是要不同我来往。我当时不明白，爱丽也不明白。

爱丽要怕的是我吗？我想一定是的，只是她当时并不知道。只知道有什么事情正威胁她，有危险存在。桑托尼也知道我内心的狠毒，也像我妈妈一样。她却毫不在乎，奇怪，太奇怪了。现在我知道了，我们在一起时如胶似漆，呵！非常恩爱。要知道当时我们很幸福就好了……我当时是有机会的啊！或许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，而我——却置之不顾。

葛莉娜根本不重要呵，似乎很奇怪，是不？

甚至连我这幢漂亮的宅第也不重要呵。

唯有爱丽……而爱丽却再也找不到我了——此夜绵绵无尽期……这就是我这个故事的终了。

“终了也就是开始”——大家都这么说。

可是那是什么意思？

我的故事要从什么地方开始呢？一定要试一试，想一想了………
出品：阿加莎·克里斯蒂小说专区